

柳残阳著

魔箫

上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魔 箫

(上)

柳残阳 著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2)
第 三 章	(40)
第 四 章	(58)
第 五 章	(76)
第 六 章	(95)
第 七 章	(113)
第 八 章	(131)
第 九 章	(149)
第 十 章	(167)
第十一章	(186)
第十二章	(204)
第十三章	(223)
第十四章	(242)
第十五章	(261)

第一章

“的笃”、“的笃”、“当当”……

时间在寂静中流过，耳听得打更声“的笃、的笃、当当”的打过二更……

一会儿，阴云四合，不久便“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夹杂着偶而一阵的寒风，这是晚春时分，春寒料峭，别有一种凄凉的感受。

在一座大庭院外的墙角，有一条人影，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他上头的一个小窗户，他一动不动，脸上肌肉扭动，神色凄楚，宛如他身上正被剥去一块肉般的那么难受，那么痛苦。

那扇窗户漆黑一片，里头如果不是没有人住，大概就是已经安歇了，可是这个人似乎在等待什么，几个时辰中，他一直盯着那扇窗子。

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难看，渐渐现出凄凉之意，显然心中甚是悲痛，斜风细雨，兀自未息，他仍勉强克制自己的冲动。

时间慢慢的流过，于是“的笃、的笃、当当”的打过三更……

他已经忍耐不住了，深深吸了一口气，游目四顾，确定四周无人后，提气一纵，便即蹿上了墙头，轻轻的跃下庭院。

这人沿着花间小巷，往大屋里走，他对这里头的环境似乎极是熟悉，穿过长长走道，这人绕到一幢小楼门前，四周另有矮矮的围墙围住。

这人悄悄的在门环叩了三声，里面没有一点反应，他伸手推

门，发觉门内上了闩。

毫不犹豫，他翻身进了围墙，里面有一扇小门却是虚掩着，这人推门入内，轻轻的拾级上楼，黑暗中只听得楼梯发出轻微的吱吱之声，此外，没有丝毫的声音，里面一片死寂。

虽然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人依然通行无阻，显然他对这里非常熟悉，有没有灯光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两样。

到得楼顶，侧耳静听，仍然没有半点声息，他朝着边间的卧房走了进去，房中连呼吸之声也没有，他再吸口气，退了出来。

怔了怔，他感到一股不祥的预兆，有一种说不出的寂静凄凉之意。

他再走到对门的房中去看，室中空空洞洞，除了一床、一桌、两椅之外，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慢慢退了出来。

他又在每一处查看了一遍，确实一个人也没有，而里头的家具用具，显然是最近才搬走的，如今看来，却仿佛是许久以来一直便是如此空无所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这里从未有人居住呢！

他隐隐觉得不对头，来到楼下，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莫非搬过去了？”

他呆了一呆，越墙而出，他对这里甚是熟悉，穿廊过户，就像是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来到大厅前，门外两盏大灯笼，上头有块横匾，写着：

“正气凛然！”

冷冷一笑，低声骂道：

“好一个正气凛然！”

他又过了三条走廊，来到花厅门外，见到窗纸中透出光亮，他轻轻伸手推开了厅门，只见窈窕的身影，背着门而立，同一个姿势好像已经站了很久，浑然不知有人推门而入！

这人望着少女的背影，犹豫半晌，似乎想要叫她，却又不愿，四面窗户紧闭，寂然无声，这人突然发起抖来，颤声道：

“怡人……”

那少女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只见她圆圆的脸蛋，双大眼睛黑溜溜的，大约十七八岁年纪，生的极是俏丽，不过此时脸色有些苍白憔悴。

少女“咦”的一声，声音中颇有焦虑之意，张大了嘴巴，过得半晌，轻声道：

“你……你怎么来了？”

这人叹了口气，上前一步，低沉的道：

“怡人，你家小姐呢？”

怡人瞧了这人一会，怔怔的流下泪来，把头垂得低低的，却是一言不发。

这人心中一惊，叫道：

“是不是……”

怡人只是流着泪，并不回答那人的话，那人忍耐不住，上前扳住怡人的双肩，拼命的摇晃着，像失了心性似的，叫道：

“你说话啊！你说……”

怡人吓得倒退一步，惊叫道：

“别问我！”

这人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放开双手，凝目瞧着怡人，呆了一

阵，道：

“怡人，出了什么事，你老实对我说，我既然来了，我……”

怡人忽听得脚步声响，门外有数人匆匆奔向这里，怡人道：

“快走，有人来了！”

这人呆在原地，对有人来到，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双手紧紧握住拳头，如同一具蜡像。

只见火光明亮，有两个人高举火把，后头跟着两个人，走了进来，执火把的其中一人，一见到里头有人，大声喝道：

“什么人敢夜闯本府？”

后头两人也踏了进来，左边这位年纪稍长，锦衣华贵，一脸精悍之色，他向身边那人横眼瞧了一下，重重哼一声，说道：

“你终于来了，敖大侠！”

原来，这位生得十分俊俏，斜耸的眉如剑，双眼大而澄澈，鼻梁端秀而挺直，身着一身黑衣衫的年轻人，就是“鬼箫影”敖子青！

这位江湖上威名赫赫的侠客，武林中睥睨一时的英豪，假如他不是因一股出奇的愤怒冲激心头，致使他面孔微微扭曲着，一定更加俊逸！

他那微微下抿的嘴唇，不但含蕴着些蔑傲神态，他的整个外表，都散发着一股无形的脱凡超俗的气息，更有一股说不出，道不出口的潇洒韵味，真是人中龙凤，翘楚之绝！

敖子青满腔激愤，但他将心里火气按住，缓缓的道：

“亦虹呢！”

另一位紫色脸膛，面色严酷，年约四十五六的中年汉子向前

迈了一步，反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这里大呼小叫？”

敖子青冷笑一声，浑不理睬，静静的注视着紫色胸膛的汉子，问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手执火把的一人喝道：

“敖子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沙大爷这么讲话，你不想活了？”

敖子青剑眉一挑，似笑非笑的道：

“沙大爷”？紫霸王沙野町？”

紫色脸膛的汉子，得意的笑笑，傲慢的道：

“不错，正是你家爷爷！”

敖子青望着对方，沉静的道：

“只可惜，我家爷爷老早已经入土为安了，想来你也不会活太久了。”

原先说话的那人，厉吼一声道：

“敖子青，你猛、你傲，只是今天你选错了对象，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满不在乎的道：

“湖魔邵化易，如果不是看在亦虹的份上，你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还敢在我鬼箫影敖子青面前逞威风，你最好掂掂自己的份量！”

湖魔邵化易恨恨的道：

“哼！敖子青别以为我怕你，早晚我会叫你知道，狠话别说的太早！”

敖子青语音竟十分平静，摇头道：

“邵化易，我不是来跟你闲磕牙磨，我要见亦虹，请你把她交出来！”

缩在一旁的怡人，泪眼婆娑，抽抽噎噎的道：

“敖公子，小姐她……”

一个箭步，邵化易拨头拨脸就是两记大耳光，愤怒已极的咆哮道：

“小贱人，你给我住嘴！”

怡人被打得晕头晕脑，鼻口流血，两颊红肿了起来，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

敖子青大吼：

“邵化易，你说，亦虹呢？”

邵化易向敖子青看了一眼，说道：

“亦虹是我的女儿，她在哪里，我有必要对你说吗？”

敖子青森然的道：

“我只是想知道亦虹是否平安无事！”

邵化易长叹一声，道：

“敖子青，你也太固执了，倘若你把东西早早交了出来，说不定我和你已成了翁婿，今日也不必怒目相视，干戈相见！”

敖子青呆了一阵，皱皱眉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怡人甩甩头，冷凄凄地插口道：

“小姐被老爷打死了……”

敖子青一惊，瞪大眼睛，嘶吼的道：

“怡人，你……你说什么？”

邵化易不再去责怪怡人，双手背后，却十分镇定，摇头道：

“敖子青你害死亦虹，尚有脸来此问我要人，你真是……”

敖子青差一点晕了过去，闭闭眼睛，放缓了嗓音，道：

“我害死亦虹？邵化易，你是不是人？虎毒不食子，你竟打死自己的女儿，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你实在太残忍了！”

邵化易愤然道：

“我把她养大，她拿什么回报我？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在她心目中，除了你这个臭小子之外，还有我这个爹吗？”

敖子青有些艰涩的道：

“即使如此，你也不该狠下心杀死她，杀了自己的女儿，你的心太毒了！”

说着，向邵化易走上一步，眼中凶光暴长。

沙野町站在邵化易的前面，喝道：

“敖子青，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天你沙大爷就送你到黄泉……”

邵化易大声叫道：

“沙贤弟，暂且退下！”

沙野町回应一声，回转身，站到一边，恶狠狠的瞪着敖子青。

邵化易阴沉的道：

“姓敖的，事已至此，亦虹已死，咱们之间已无恩情可言，快将东西交出来！”

敖子青忍住泪水，目光寒凜如冰，生硬的道：

“今天我若杀了你，亦虹在九泉之下，必然怪我，我不杀你，你扪心自问，为了身外之物，害死自己的女儿，你不悔恨吗？”

邵化易表情冷漠，沉缓的道：

“生她，养她，亦虹本来就是我的，要怎么处置她，你是个外人，可管不着！”

带着一抹凄凄的苦笑，敖子青喃喃自语道：

“亦虹，他待你如此，你为什么还那么孝顺他，你太善良了，亦虹！”

随即又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硬崩崩的道：

“亦虹葬在哪里？”

摇摇头，邵化易不动声色的道：

“这就不劳敖大侠你费心了！”

重重一哼，敖子青不再多说，转头面对怡人，怡人泣然欲泣的摇摇头！

双眉倏竖，敖子青怒道：

“邵化易，难道你不肯让我去祭拜一下亦虹，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你竟然连她埋葬的地点也不让我知道，你太没有人性了。”

这位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煞星，此时可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面对自己心爱之人的父亲，他即使满腹怒火，却发泄不得！

阴诡的笑了笑，邵化易颌首道：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须得将东西交给我，我即刻带你去！”

敖子青怪梟似的狂笑一声，道：

“好，很好，邵化易，想不到你把自己的女儿看的这么不值钱，今晚我饶了你，以后如果咱们再碰上，休怪我无情……”

摇摇头，敖子青无可奈何的又道：

“亦虹要恨我就让她恨吧！是我无能，未能好好保护她！”

说着，他转身正要往外走，沙野町一跃，挡住他的前路，怒傲的道：

“想这么走了？没那么便宜的事！”

缓缓退回一步，敖子青冷冷一咧嘴，道：

“凭你这块料，也想拦住我？你自己最好先斟酌一下自己的份量！”

沙野町恨得一个劲的跺着脚，咬牙切齿，狂厉的大吼，道：

“娘的皮，姓敖的，老子今天就挑你这个活王八试试，你他妈拉个巴子……”

敖子青“呼”的一个箭步上来，抖手就是一个大耳括子，沙野町脑中急快的闪了一个意念，却已来不及，只有挨打的份！

“啪”一声脆响，他的左颊已红肿了起来，五条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唇角血迹殷然，用手指着敖子青，声如雷鸣般道：

“你这狗操的野种，你道沙大爷收拾不了你吗？老子在行道的时候，你还赖在你娘胯下闲爬呢！你给老子来这一套……”

他话未完，敖子青冷不防地，又“劈劈啪啪”的赏了他四记大耳光，双目倏寒，沉沉的道：

“你嘴巴放干净点！”

呆了呆，沙野町连连着了道，不由顿时大怒，暴跳如雷，怪叫道：

“有本事咱们……”

邵化易低叫道：

“沙贤弟，休得鲁莽！”

沙野町口不关风，唾沫横飞，脸色变青，愤怒如狂的叫道：

“邵大哥，今天我非剥了这小子皮不可，以为老子含糊他了

.....”

猛然大吼，邵化易火了道：

“给我住嘴，滚到一边去！”

沙野町显然很畏惧邵化易，立即垂手低头，噤若寒蝉，但仍是满脸怒色，咬牙切齿，似是恨不能生啃了那敖子青！

沉着脸，邵化易愠道：

“姓敖的，你到底要不要将东西交出来，我已经渐渐失去耐性了！”

“呸”了一声，敖子青不屑的道：

“东西在我身上，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少在哪里大呼小叫的！”

邵化易哈哈一笑，更加在狂傲嚣张，他放肆又得意的道：

“姓敖的，如果你还想活一口气出去，你最好把东西交出来，我可以把解药给你，免得你英年早逝，枉自送了性命！”

敖子青面色大变，目光冷酷生硬，觑着邵化易的眼睛，一字一字的道：

“什么解药？”

邵化易毫无笑意的一笑，道：

“我早知道你会来，在亦虹的小楼四处我已经洒了无味无色的“银棠花”，此刻，在你体内的剧毒想必就要发作了。”

一刹时，敖子青面如死灰，混身不可察觉的簌簌轻颤，他双目圆睁，握拳透掌，仅从紧闭的牙缝里吐了四个字：

“你好狠毒！”

“银棠花”是天下最剧烈的毒药，毒性厉害之极，寻常的人，只要闻得几下，便会晕死过去，而敖子青这一次却碰到了肌肤，

要不是他内力修为高超，只怕早已毒发而死了。

邵化易长叹一声，假惺惺的道：

“像你这么一位人才，我实在有点舍不得就这么让你死了，你把东西交出来，我就把解药给你，否则，等你死了，在你身上一搜，我照样拿得到！怎么样，敖大侠，要不要命？”

敖子青不由气涌如山，双目愠赤，他微抖着声音，道：

“你狠，我认栽了！”

便在此时——

敖子青只觉脸颊，手掌，混身各处忽有轻微的麻痺之感，他又惊又怒，身子摇晃。

邵化易狂笑道：

“怎么样？敖大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识时务者俊杰，你认了吧！”

敖子青毒气渐渐上行，只觉一阵阵晕眩，身子不由自主的摇摇晃晃，缓慢而坚定的道：

“邵化易，你打的如意算盘，今天即使我姓敖的栽了跟斗，送了命，你也拿不到东西！”

邵化易狠辣的咧嘴笑道：

“敖子青你不必嘴硬，等你躺下了，拿不拿得到东西，那就是我的事了！”

怔了怔，敖子青喃喃的道：

“也罢……”

话甫住，纵身而起，发掌便向邵化易击去，口中厉叱一声，有如凭空响起了个旱雷，而随着这声叱喝，单掌已戮向邵化易咽喉！

邵化易蹲身，侧首、移步，身手甚是敏捷，沙野町手执“连环刀”迅向敖子青攻去！

邵化易多少有些吃惊，以“银棠花”的毒性来说，敖子青早该躺下了，想不到他还能出手攻击，而且威力十足！

他咬咬牙，粗狂的道：

“姓敖的，你越是反抗，毒性就走的越快，你的命就更短了。”

敖子青不理睬他，飞起左足，向沙野町的手腕踢去，这一脚的方位去得十分巧妙，眼看沙野町手中的连环刀，给踢掉不可，岂知那毒药当真厉害，他脚到中途，劲力消失，虽然碰到了，却没能把沙野町的刀踢掉。

“呔！”

大喝着，沙野町刀光如雪，猛斩狂砍，凶悍反扑，在一片“哗唧唧”暴响声中猛斩敖子青的双胫，威猛绝伦！

当然，若在平时，敖子青根本不把沙野町这种角色放在眼里，可是此刻，他却颇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意味，无力反击！

沙野町行动似电，弹跃穿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飞快的挑削，其攻势之凌厉迅捷，实骇人听闻。

敖子青只想快速离开此地，见敌人攻来，惶急中不及细想，纵身就往外跃出，沙野町翻转刀背，“啪”的一声，打在凌空中敖子青的左脚骨之上，一阵剧痛，他险些摔了下来。

沙野町趁机，以一种怪异的反手方式摔刀，只见刀如链，芒似电，蓝汪汪的寒刃，宛似已化为一波波、一溜溜的流光碧浪，那么汹涌澎湃，围向敖子青。

渐渐地——

毒性在敖子青体内发作，十几招过去，他已险象环生，心浮

气喘，攻守之间，可以看出迟滞缓慢多了，局面非常恶劣。

敖子青振作精神，奋力一击，逼退了沙野町，闪身至门口，哪知一直在旁观阵的邵化易左掌斜出，“呼”一声，狠狠的击在敖子青胸口。

邵化易流露出得意又振奋的神色，他的手法、劲力、均属上乘，已入化境，他仿佛看见敖子青横尸当场的情状！

将来传言出去，鬼箫影敖子青是死在湖魔邵化易肉掌之下，邵化易在江湖中的声望立即水涨船高，哪一个不敬他神功盖世？

敖子青反应已不似先前敏捷，但他不屈不挠，仍是全力抗拒！

邵化易这一掌用了十足功力，明明击中了敖子青胸口，却见对方毫不理会，一惊之下，已被敖子青拿住了胸口的“膻中穴”！

敖子青心想只有抓着邵化易作为要胁，才能出得了邵府大门。所以一击得手，牢牢的抓住邵化易的胸前要穴，慢慢后退。

此时，门外又抢进了三名大汉，但见主人被擒，心有顾忌，只是喝骂，却不敢上前。

沙野町喝道：

“臭小子，快放下我大哥，老子就留你一个全尸！”

敖子青无暇答话，右手抓住邵化易的前胸，快步抢出，片刻间来到庭院的后门，一脚踢开板门，奋力在邵化易的“膻中穴”上猛击一拳，便跑出去。

沙野町领着家丁已经追到，见倒在地上的邵化易，忙扶起他，急道：

“邵大哥，怎么样？”

邵化易向他的手下狠瞪了一眼，低促的喘口气，咬牙道：

“还不快给我追！”

几名家丁见主子倒下，以为就此了结，现经一喝，怔了怔，随即叱喝的追着敖子青而去。

沙野町宽大的脸膛越发黑紫了，道：

“大哥，你……”

沉着脸，邵化易愠道：

“妈的，这姓敖的，硬是要得，中了“银棠花”还能行动自如，妈的！”

额际青筋浮突，鼻孔曲张，厚厚的嘴唇一翻，沙野町道：

“我要不要追去看看！”

连连点头，邵化易道：

“也好，反正他活不了了，至今江湖中，我尚不知有谁能够活得了“银棠花”的毒，你带几个人追下去，等着收他的尸就可以了。”

沙野町答应一声，亦快步踏出。

黑暗中，敖子青一脚高一脚低的狂冲急奔，他的内力非同泛泛，但他击向邵化易这一掌，正好击中对方胸口要穴，偏偏软弱无力，他知道自己须得快跑，后面的追兵即刻就到。

敖子青熟悉这附近的道路，转左向右，不久便远离邵府的范围，到了一片疏林之中。

他的手脚越来越麻木，神智却仍清醒，他呼了口气，睁着那双虽然疲惫，却仍旧清澈含神的眼睛，默默的向四周打量了一遍，他轻轻倚靠在一株柏树之下，慢慢的喘着气！

他叹了口气，呢喃的道：

“亦虹死了，难道我就这么跟她去了？亦虹，你不该不听我

的劝，你爹跟本没有人性，你就这么白白送了命，我却不能为你报仇……”

那身黑色衣衫，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紧紧贴在他的身上，他捂着胸腹，暗自骂着自己。

“敖子青啊敖子青，你在江湖上呼风唤雨，而今连自己的情人也保护不了，假如找不到解药，你就如此死的不明不白……”

摇摇头，疲乏的伸展了四肢一下，抚着胸口，苦笑道：

“‘银棠花’之毒，究竟何人能解？看来幸运之神这一次是不再眷顾我了……”

他开始感到疲惫，眼皮宛如有千斤重，直压得他睁不开眼。

朦朦胧胧之中，他仿佛看到了亦虹，一直是摇手，要他回头，他想奔近她，可是两人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将他们隔开，他跑的越快，亦虹就离的更远，无论他怎么用力，总是握不住亦虹，他叫道：

“亦虹，亦虹，等等我……”

他紧张得全身发抖，声音都哑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只见亦虹身上全是鲜血，他伸手就快摸到她的脸，又叫道：

“亦虹……”

亦虹突然不见了，连个影子也找不着，敖子青大吃一惊，颤声道：

“亦虹，你在哪里？”

猛然睁开眼来，不过是一场梦，才想起亦虹已经离他而去，心中痛如刀绞，他伤心得哭不出眼泪来，只是不住的自责：

“当时我如果坚持不让亦虹一个人回去，说不定她不会遭此毒手。”

想不到邵化易如此凶狠，连自己的女儿他也下得了手，他简直不是人！

敖子青摇摇头，咬紧牙关，脸上的肌肉不住跳动，看来毒性正自蔓延，他全身犹如坠入冰窖，胸口似乎充塞了一股闷气，头脑中一阵晕眩，苦笑道：

“我敖子青真是短命之人吗？”

他又叹口气，缓缓伸出腰间的长箫，爱惜的抚摸着，轻描淡写的道：

“即使最心爱的东西，到了黄泉地府岂能一齐带去？”

他十分熟练的吹起箫，一缕幽幽的，极其特异而哀怨、柔婉的箫声已袅袅响起。

由于敖子青的毒已慢慢蔓延，一时半刻还要不了他的命，但也是挨一刻是一刻，越来越难解，越来越危险，他反而心中坦然，视死如归，因此，他吹出的曲子虽然凄凉，但没有丝毫杀伐之气！

吹到后来，他脸上现出一股奇采，眼中神色湛湛，表情甚是柔和。

他顿了顿，吸口气，又换了首曲子，非常低柔，像是情人间久别重逢，互诉衷肠，也有浓重的思念。

敖子青开怀的吹箫，全不理全自己可能被敌人追纵而至，不理睬自己身处之地，越吹越响，箫声也富情感，非常动人。

敖子青吹了良久，他已经听到脚步声，有几个人来到他的附近，他仍然继续吹他的箫，对有人来到，全没放在心上！

而追来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摸不清敌人真正中毒的情况，场面僵持着……

箫声又转入另一种境界，凄惨悲凉，似泪滴洒，似弥留别言，

似出殡时的呜咽，像阴曹路上凄风苦雨，哀痛在空气中荡漾……

箫声终于停了，轻轻的，敖子青向站在离他不远处的沙野町笑了笑，低沉的道：

“沙野町，如果想多活几年，现在就带着你的人逃命去，或许还跑得了。”

沙野町一张面孔已由紫红在刹那间变为煞白，他唇角痉挛了一下，他当然知道敖子青之所以有“鬼箫影”的名号，是因为他的箫不同于其他的箫，其中别有玄机，而且厉害得很，但是为了争口气，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对方已中了毒，他胆子壮大不少。

他向敖子青怒瞪了一眼，向他后面的三名大汉使了个眼色，这三名大汉已齐齐向敖子青包围过来，沙野町紧促的大吼道：

“姓敖的，你不必故弄玄机了，快把东西交出来，我就把解药给你。”

敖子青不在意的撇撇嘴，淡淡的道：

“沙朋友，你以为敖子青在江湖上是怎么混？你们有没有解药，我会看不出来？不管我肯不肯交出来，你们是决定要我的命。”

沙野町狠狠的看了看敖子青，道：

“你既然知道，何不束手就擒，免得多费力气，反正你铁定活不了。”

敖子青“啧、啧”了两声，笑道：

“年头果真不对了，像你沙野町这种角色也在我敖子青面前逞横了，恐怕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一次足够叫你丧命了！”

沙野町仿佛吃人敲了一记闷棍似呆了一呆，张口结舌的道：

“你……姓敖的，你中了‘银棠花’能……够拖了这么久已

经是奇迹了，你别再自大狂妄，如果好言相求，沙老大说不定留你一个全尸，否则……老子把你抽筋剥皮……”

敖子青宛如未闻的道：

“不要怕，说狠话别忘了配合口气，自己先胆怯，如何叫敌人怕了你？”

“妈巴羔子的！”沙野町低低的吼叫了一声，破口再骂道：

“姓敖的，你的人生就要结束了，还给老子装什么人熊，他妈的！”

敖子青不理睬他的咒骂，道：

“我的外号叫‘鬼箫影’，沙朋友想必知道吧！”

沙野町那张紫红的大脸朝着敖子青，抽了口气，他恍然道：

“有什么屁快放，少他妈的婆婆妈妈的，老子开始不耐烦了！”

敖子青抬起头，向沙野町等四人惋惜的道：

“可悲，可叹，自己就快撒手人间了，竟浑然不知……”

他又吹起箫，箫声比先前更加凄凉，哀哀切切，似香烟白帋下灵堂内亲人的啜泣，像在不甘的呼号，愁苦像幽灵般在无形中徘徊……

沙野町实在憋不住了，厉声道：

“住你娘的口，你不必故作神秘，不过为了拖延时间，说穿了一个钱不值！”

敖子青停了停，他摔摔头，那张秀白的脸孔上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光采，他淡淡的一笑，道：

“沙朋友，你们今天逢上了阎王，在下恭送各位到黄泉路上休息休息！来吧！”

沙野町扬起手来，他的三名手下气冲牛斗的冲了过去，齐声吼道：

“找死！”

敖子青站起来，悠闲的向每个都打量了一眼，平静的好似一点事也没有，像是在与老友闲话家常一样的，道：

“箫既吹过。各位，怪不得在下了！”

当每一个字在他舌尖上急速流出的刹那间，他的一身黑衫已蓦然发涨飘拂，三名彪形大汉，也已同时满脸鲜血的倒栽于地！

沙野町“霍”的脱去长衫，露出劲装后背挂着一把锋利的斧头，他双目尽赤，他暴吼一声急冲而上，斧头快速砍向敖子青！

敖子青猝然一跳，右晃右偏，迅捷得令人不及喘息的提前而进，洞箫的亮光一闪，沙野町仰身翻倒地下，在他栽倒的一刹那，可以清晰的看到敖子青鬼箫的尾端，正从他敌人的小腹内拔出！

沙野町痛苦的躺在地上呻吟哀号，他嘴巴鼻子全变了位置！

鲜红的血，喷得左右三尺斑斑点点，敖子青向地上打滚的沙野町打量了两眼，摇着头道：

“这两下子，你也敢出来混？你实在活的够久了，凭你功夫！”

沙野町咽了口唾沫，竭力使自己扭曲的脸平静下来，但仍有些力不从心的囁嚅道：

“敖……敖大侠，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别跟小的计……计较……”

敖子青似笑非笑的“嗯”了一声，语调虽然温和，却平板得不带一丝感情的道：

“在下是想放过你，可是箫已吹过，依在下习惯，断无留人

活口的先例！”

沙野町伤口痛的几乎熬不住了，他又艰辛的咽了口唾沫，生怕自己的五官再起变异，显得可怜兮兮，抖着嗓子哀求道：

“敖大侠……你请看在邵大哥……不，不……是我邵侄女亦虹的面上……高抬贵手，你老就放过小的一马……”

敖子青一听“亦虹”的名字，面色已如死灰，面孔上的肌肉在急速的跳动着，咬了咬牙，冷笑了一声，低沉的道：

“亦虹葬在什么地方？”

沙野町稍微定下心来，叹了口气，道：

“邵侄女……”

敖子青红着眼叫道：

“你不配！”

沙野町低声下气的道：

“是，是，邵姑娘她……她葬在……”

沙野町狡猾的向敖子青看了看，道：

“敖……敖大爷，如果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网开一面，放过小的一条小命……”

敖子青平淡的道：

“你跟我谈条件？我答应给你留下一个全尸，你再多说，我将你挫骨扬灰！”

后面这句话，敖子青说得嗓音较重，沙野町脱口叫道：

“那我不说！”

敖子青怪笑一声，冷然的道：

“君子不强人所难，在下不会勉强你，但是我要刖了你的双

足，再挖了你的双眼，然后……”

沙野町愁眉苦脸的惊叫道：

“你……你太狠毒了，好，我……我说，邵……邵姑娘埋在芙蓉山下……”

敖子青“嗤”的一笑，道：

“很好，你很识时务，我会让你好死，连一点痛苦也没有……”

第二章

鬼箫猝而翻飞，亮光闪射，蓦而一个大旋转，在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后，已如飞云一朵，迅速的，鬼箫已深入敌人的额头内！

浓白的脑浆，与鲜红的血，染成奇异的景象，沙野町连死前最后一声不甘的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已尸横就地！

忽然——

敖子青深深吸口气，故作轻松的模样，轻轻一晒，快捷的道：“朋友，该你了，露面吧！”

右首处的一颗相思树上已“哗啦啦”一阵暴响，一个红髯红须，红眉恶目的红衣老人已自枝叶绿处飘然落下，这位老人的手上，赫然执着一只长约五尺，通体红光闪动的铁鞭！

这人从头到脚，除了皮肤微黑外，全都是红色的，连兵刃也是红的，红得耀眼，红得诡异，红得叫人有点不敢逼视！

敖子青平淡的道：

“我该谢谢你，你没有趁火打劫，虽然你不见得讨得了便宜！”

这人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他生硬的瞪着眼，话声僵硬的道：

“你功力深湛，年纪轻轻的，很不错，但是未免太精毒诡狠了，也太狂妄，目中无人了。”

敖子青安详的注视着这人，这位武林中素以狠辣为名的煞星，飘逸的一笑，道：

“朋友说的是，不知你的大名可否告知？来此何意？有在下效劳之处吗？”

这人平板的面孔没有什么改变，向前走了一步，他木讷的道：

“赤红阎王柴造烈，今日好像碰到对手了，很好，我已近十年没有对手了！”

敖子青笑了笑：

“果然是你，在下虽未见过，但对阁下的大名可久仰得很，今日有缘一见，荣幸之至！”

赤红阎王柴造烈擦了擦眼，又看了敖子青一会，疑惑的道：

“你是什么人，听到我的名字，好像不怎么吃惊，难道你不知道我阎王的外号？”

敖子青双目凝注着面前的人，低沉的道：

“在下当然知道，别人说我敖子青心狠手辣，比起阁下可差的远了！”

赤红阎王有些不敢相信的仔细向眼前这位神色憔悴的青年人，上下注视了片刻，震惊的颤抖了一下，脱口叫道：

“你……你是鬼箫影，敖子青？”

敖子青眼睛眨了两下，诡秘的笑道：

“怎么，不像吗？”

赤红阎王神态一怔，面孔上惊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之色，想了想，道：

“太年轻了，不可思议，我还以为一定是个阴阴的、冷冷的糟老头儿，怎么是你这副俊模样？”

敖子青既不承认，又不否认的扬了扬眉，道：

“在下只是想知道你为何而来？”

赤红阎王犹豫了一下，佯笑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听说你拿了湖魔邵化易的一样什么宝贝，他……请老夫来向老弟你要，不知你……”

敖子青摸了摸面颊，语声幽冷的道：

“柴朋友，以在下鬼箫影，还会拿了别人的什么宝贝？邵化易是不是说我偷了他的东西？”

敖子青在武林之中，声威显赫已足可列为独霸一方的雄才大豪，他向来自视颇高，对一些世俗眼中的宝贝他一向不屑一顾，别说是偷的，即使有人双手奉送，他还不肯赏脸呢！

赤红阎王的柴造烈应邵化易之邀，一路追了过来，他却不知自己的对手是鬼箫影敖子青，他们虽未遭遇过，但刚才见他出手的狠辣，恐怕会是他江湖上闯荡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对手！

他已年过五旬，而他的对手，又竟是如此年轻，他可是栽不起这个跟斗，所以在他心里，他希望彼此和平解决，最好别动干戈！

因为有一种顾忌，所以心中多少有着几分畏惧，只是在目前，他不能表露出来。

抚了抚赤红的长髯，这位冷漠的赤红阎王柴造烈呵呵一笑道：

“敖老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果那东西真是邵老儿的，你给老夫一个面子……”

敖子青咧开嘴唇笑了笑，道：

“天下还没有一个人的面子有这么大，让在下把东西恭手送给别人，对不起，在下没有这么大方，你多包涵。”

赤红阎王站得直直的，深沉的笑笑，道：

“敖老弟，到底什么东西，让你们如此你争我夺，说给老夫听听，如果真是你的东西，老夫绝对不会横加劫夺！”

敖子青俊俏的面孔上，掠过一丝不易觉的惨白，他急忙强自支撑，闭闭眼睛，嘴里却仍然笑吟吟，道：

“我的事还没有向别人报告的必要！”

赤红阎王一再忍让，此时阴恻恻的哼了几声，嘿嘿笑道：

“老弟，不要再逞强，你在邵化易哪里中了毒吃了亏，任你如何掩饰，老夫还是看的出来，老夫不过敬你是条好汉，才不愿动干戈，你不要不识好歹，得寸进尺，老夫也不是好惹的！”

敖子青古怪的注视了赤红阎王柴造烈一下，平静的道：

“那你可以试试，看看姓敖的是不是不识好歹，枉自尊大！”

赤红阎王柴造烈平板的面色瞬息万变，他仿佛在迅速思考着一个很重大的疑难问题，半晌，这位深谋远虑的老奸堆下一脸佯笑，道：

“敖老弟，老夫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咱们无冤无仇的，怎么会跟你动手呢！”

敖子青淡雅的道：

“如此说来，倒是在下心眼太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赤红阎王忽然煞有介事的道：

“既然敖老弟说东西是你的，那一定的邵老儿说谎，老弟你可否告诉老夫，你那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让老夫开开眼界？”

敖子青面带浅笑，他迅速的道：

“不是老值钱的东西，不过是本旧书，在下不懂邵化易为什么要如此用尽心机，东西既是别人托付给我的，不管它如何不值钱，我也不会送人的。”

赤红阎王神色大变，他喃喃的念道：

“一本旧书？一本旧书？到底是什么旧书？一本旧书？……”

柴造烈不解的道：

“敖老弟，老夫想不起有哪一本书如此重要，可否让老夫看一看……”

敖子青双眉微扬，挑衅的道：

“有必要吗？”

赤红王柴造烈尴尬的一笑，讨好的道：

“老弟果真不愿意，老夫也不便勉强，等老夫问清楚真象之后，或许再来麻烦老弟，且从此暂别，咱们后会有期！”

话声甫住，转过身去，像只展翅的飞鸟，这老煞星流云掣电般，几个速起速落，迅速离开现场，一下子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敖子青不敢大意，一直望着他的身形隐冥不见后，敖子青才长长吁了一口气，黄豆大的汗珠已自额际滚滚滴下。

他疲乏得像散了骨头似的斜躺在地，俊逸的面上灰败而痛苦，冷汗涔涔，心里却连称侥幸！

其实，当沙野町出现时，他已发现相思树上有人，为了吓阻对方，他只好勉强运功力，出手杀了沙野町等人，而不敢露出急躁的神色，故作若无其事，以便掩饰自己的窘态。

可是，他心里也十分明白，他这样做，除了更加深自己的毒伤外，他的生命里程也越来越缩短，但他不愿惨死在敌人的手

下。

敖子青用力搓着额角，自言自语的道：

“这‘银棠花’的毒性实在厉害，以前也碰过毒，但从没有像这一次这么痛苦过，难道我敖子青就这么默默的死去……”

他向四周巡视了一遍，摇摇头，目光已瞥及沙野町等四人的尸体，一抹古怪的微笑浮上他的唇角，他凄凄的喃喃说道：

“假如柴老鬼看出破绽，与他硬干起来，只怕现在我要比地下躺着的沙野町更惨了……”

忽地——

敖子青的微笑凝结在唇边，他皱着眉侧耳听了一会，深深的叹了口气，心中忖道：

“又有人来了，莫非又是邵化易那一伙人，今晚危机重重，想过关，只好靠点运气！”

没有多久，一阵“达达”的蹄声已遥遥传来，这蹄声虽然并不急，但好似马上的骑士十分暴烈，蹄声沉沉重重的！

渐渐的，两乘骑影已在夜空中隐约的出现，片刻间已接近到五丈之内，有一声惊异的低呼，自左首马上骑士口中发了出来。

敖子青在黝黯的光线下，亦看得十分清晰，其中一个是一位高瘦的和尚，两眼如铜环，湛湛有光，另一个是个小和尚大约十七八岁，骨瘦如柴，但长得还算眉清目秀！

敖子青登时心中打了个滚，他们彼此不相谈，但从装扮来看，他却可以想出这两个人的来头，两个都是难缠的怪物。

敖子青不敢再向他们多看一眼，这时，马背上的两个人已全下了马，一个浓浓的童音怪声怪气的叫道：

“师父，你看这地上躺了四个死人，刚才有人在这里干过一

场呢！”

这个小和尚，看来将及弱冠，可是他浓浓的童音，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小孩呢。

他手里捏着一条马鞭，在手中不停把玩着，东张西望了一会，那个大和尚已行到他的身边，这位大和尚大约五十来岁，不胖却很壮硕。

他过来看了一看，哼了一下，声如破锣般的道：

“看这位臭皮囊，好像是紫霸王沙野町，不知道撞上什么霉星了，死得这么惨！”

小和尚长长的“哼”了一声，道：

“这种角色没什么用，死一个少一个，叫我碰到了，也会给他来上一记拦路刀。”

大和尚摇摇头，道：

“什么油水都没有，咱们沾什么腥，何必自找麻烦，正经事要紧。”

小和尚左瞟右瞧了一会，忽然一扯大和尚，指着靠在树干上的敖子青，紧张的道：

“师父，那儿有一个人没有死，这些死人说不定是他干的，我瞧瞧去！”

敖子青躺在地下，心想：

“这江湖黑道上的宝元和尚与他的徒弟归缘两个人，最是古怪泼辣，倒要好生应付，先忍他一忍，见机再行事。”

想到这里，归缘已谨慎的走来，敖子青故意装成痛苦不堪似的发出一阵串的呻吟。

归缘行到敖子青身前，就着星光尚他全身上下仔细打量了

一番，“咦”了一声，道：

“师父，你来看看，这人好像中了毒也！”

敖子青并非胆小怕死之辈，却也忍不住一颗心怦怦乱跳，心中想道：

“这小和尚小小年纪，如此锐利的眼光，不得不另眼相看。”

大和尚不耐烦的“呸”了一声，道：

“算了，管他中什么毒，咱们不打他落水狗已够仁慈了，莫不成还帮他祛毒？”

小和尚疑神疑鬼的向四周搜视，嘴里急道：

“这人中毒，地上的死人一定不是他下的手，咱们问个清楚有什么关系。”

大和尚嘶哑的声音喝道：

“小孩子心性，别人的事，咱们管他个屁，赶路要紧，走吧！”

归缘不理睬宝元和尚，径自对敖子青问道：

“喂，丑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中了毒？说给大爷我听听。”

敖子青又好气又好笑，出家人自称“大爷”，实在荒唐，他连忙哼嗯了两声，低弱的道：

“这位大爷请了，在下误中了仇家的算计，在半路上又碰着这几位大汉，想抢劫在下，后来有个人来，他们一言不合就打杀起来，在下因为身体不适，也不知道谁杀了谁，一下子就躺下来了……”

这个归缘虽作和尚打扮，但心中极是不愿意，一听敖子青称他“大爷”早已心花怒放，他手中的马鞭扭了几下，嘻嘻笑道：

“你小子命倒挺强的，中了毒不死，遇上强盗又没有死，大

祸不死，必有后福。”

宝元和尚踏地有声的走了过来，淡淡瞥了躺在地下的敖子青一眼，道：

“这小子是什么人？”

归缘尖细的道：

“喂，你叫什么名字，我师父在问呢？”

敖子青故意呻吟了一声，孱弱的道：

“在下叫吴真！”

宝元和若有所思的凝注着敖子青，看他的模样，决非寻常百姓，心中起疑，粗厉的道：

“小子，你最好给老子讲老实话，你哪一路子的，要敢说半句假话，老子立刻送你到阎罗殿上转一遭，给老子快说！”

敖子青心里骂了一声，这两个师徒和尚也太不像话了，却抖索着身子，道：

“大……大师，在下就叫吴真……骗你干什么呢？真的，吴真。”

宝元和尚大吼一声怒道：

“还不实说，你不认识宝元大师吗？哪一条路上的？”

归缘笑了笑，道：

“小子，我师父嗓子大了些，你只要不撒谎，大爷们不会为难你的。”

敖子青这时又开始觉得头昏眼花，周身发冷，五脏却如焚，满身的骨头像被人一根根拆掉似的，他憋住一口气，故意做成畏惧之状，道：

“两位大爷……在下说的都是实话，在下是个樵夫……练过

几天小把式，为了防身，山上猛兽多，在下没有……蒙骗两位……”

宝元和尚像只猫头鹰一样格格笑了起来，很满意的笑道：

“看你这副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算了，大爷们没有空，懒得理你，徒儿咱们走！”

归缘是个出家人，平时别人几乎都称呼他小和尚，小师父，现在这个人叫他大爷，心中非常喜欢他，想了一下，低声道：

“师父，这小子中了毒，在这荒山野外的，看他怪老实可怜，就这么死了，实在有些可惜，师父咱们把他带了去吧！”

宝元和尚心性残忍，一生从没有救过人，对归缘这位徒弟平日甚是宠爱，言听计从，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大都会答应，此时却摇摇头，道：

“不，不，咱们只杀人不救人，再说咱们此行是为了找敖子青那混蛋借点东西，带个人不方便，再说咱们又不会解毒，他早晚会毒发身死的，咱们不必自找麻烦，走走走。”

敖子青一听此话，才知道这两个人家伙也是冲着自己来的。“借点东西”只怕是用抢的吧！他脑中急快的分析着自己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方能安全渡过这一关，他心中暗自忖道：

“宝元及归缘师徒两个，个性孤僻，行事不近情理，是凶悍之极的歹毒之人，自己毒创深重，设法冲出，又会泄露自己身份，不如跟了他们，或许还能除去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呢！再设法救救这条命……”

正想着，又听到归缘缠着宝元和尚，不依的道：

“师父，你便允了徒儿吧！这小子看来蛮伶俐的，就给徒儿做个伴儿吧！又可在咱们跟前使唤，凡事咱们就不用自己亲身动

手了。”

宝元和尚是个大懒人，归缘比他好不上哪儿去，如果有个人在跟前使唤好像不是件坏事，再看看敖子青好像还不错，道：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带了他，找个大夫帮他看看，治不治的好，就看他的造化，他就跟你骑一匹马，咱们上路吧！”

敖子青忙道：

“多谢两位大爷救命之恩！”

归缘笑笑，一把抱起敖子青，轻若无物的放到自己的坐骑上，宝元和尚向徒弟招呼了一声，两骑三人已抖鞭绝尘而去。

一路上——

他们十分悠闲似的在欣赏夜晚的景致，宝元和尚嘴巴不停的与归缘谈论着解决了敖子青的毒之后，他们一笔无本生计划，瞧他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的样子，就像那些珠宝本来就是他的一样，予取予求。

敖子青坐在归缘后面，心里却焦急异常，他的毒创越拖越严重，如果不尽快设法，只怕这条命真的会保不住，他又作声不得，心中叫苦不迭。

归缘与他师父谈了一会，忽道：

“师父，吴真这小子中的什么毒？好像挺严重的，你看……”

宝元和尚换了只手握了马鞭，笑道：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你师父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久，这还是第一遭救人，不知道他上辈子烧了什么好香，老子竟然会教人，说出来还真笑掉了人家的大牙，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呢！”

归缘得意的笑了两声，道：

“小子，听到没有，我师父大慈大悲才救了你，你可得知恩报恩，不要心存他念！”

敖子青在后面听得直皱眉，低声的道：

“如果在下的命保得住，两位的救命之恩，自然不敢相忘！”

宝元和尚格格一笑又倏而沉下脸来，道：

“老子不怕你玩花样，有胆子，便向老子试试你那两下子无妨。”

敖子青唯唯诺诺，笑道：

“大师取笑了，在下即使有十个胆，也不敢在菩萨面前撒野。”

归缘嘿了两声，回过头来道：

“只要你好好跟着咱们，决不亏待你，吃香喝辣的，享福不尽哪！”

敖子青舐舐嘴唇，想说些什么又住了口，他心中在暗暗想着：

“这两个老少混球，当什么和尚，杀人抢夺，吃荤绝无顾忌，佛门中如此败类，实在大大的不幸，只怕不会有好结果。”

宝元和尚凝望着前面蜿蜒黝黑的道路，忽道：

“徒弟，说真格的，敖子青可以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轻轻，武艺精，如果咱们碰上了，你自己千万得小心，不要有所闪失。”

归缘愣了一下，迷惘的道：

“师父，敖子青真的那么厉害吗？以师父的武功难道还怕了他不成？”

宝元和尚咽了口唾沫，低沉的道：

“敖子青这小子的聪慧机智几乎没人可敌，他曾经以一双肉掌活劈了塞外的荒漠十三鹰，一夜之间独自杀了地英帮六百余众，又用他的鬼箫力斗如来等十位长老，他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

归缘笑了笑，道：

“他不是为了一个小妞，跟湖魔邵化易闹得不可开交，这小子长的不赖吧！”

他们两人名为师徒，情同父子，所以归缘对宝元和尚也是一副随便的样子，而生性凶残宝元和尚一点也不在意，他“嗯”了一声又道：

“是呀，我也没有见过，不过听说那小子长的甚是俊挺，对感情好像又专心的很，死心蹋地爱着邵化易那个闺女，为了这件事，还惹得‘洪家店’的青鸟山庄包家父女火冒三丈，誓杀邵家小妞才甘心呢！”

敖子青笑了笑，他忍不住插口道：

“大师对那个叫什么敖子青的人，知道的好像很多嘛。”

宝元和尚脸色一沉，道：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何况敖子青这小子名号在江湖上实在太响了，想不知道，都不容易呢。哼！他妈的，我要好好会会他！”

敖子青闭口没有答腔，归缘问道：

“敖子青的外号为什么叫‘鬼箫影’？”

宝元和尚皱皱眉头，长长的脸一板，道：

“敖子青所使的兵器是一把洞箫，这把箫另有玄机，暗藏机关，他的身手又是非常迅捷，如鬼魅一样，又像影子般，在敌人

未看清时，他已取了人家的性命，厉害的很。”

敖子青又笑了笑，道：

“大师说他的洞箫中别有玄机，到底什么玄机，大师知不知道？”

宝元和尚“哼”了一声，道：

“老子还无缘见识，下回碰到了就知道。”

敖子青冷然一笑，暗自又把鬼箫收好，免得泄露了身份，心道：

“等你有机会碰上了，只怕你也不会有机会知道，因为你很快的会去向阎王报到。”

归缘又与宝元和尚说几句什么，忽然欢呼起来，叫道：

“有了，前面有个小镇，咱们到哪里休息休息，顺便给吴真找位大夫。”

宝元和尚点点头，道：

“刚好天亮，走了一夜的路了，咱们是该好好的休息，吃喝一顿，晚上再赶路。”

敖子青舐舐嘴唇，心中暗暗想道：“无本生意做惯了，这两个家伙专挑晚上赶路，这也好，可以掩人耳目。”

宝元和尚望望前方，转头道：

“走吧！大约还有两三里路，咱们走快点！”

归缘答应一声，策马加鞭，两匹马急奔向前面约三里处灯火明灭不定的市镇而去。

宝元和尚与归缘等三人两骑进入镇里后，归缘望着早起赶集热闹的街景，路上拥挤的行人嘻嘻笑道：

“太好了，这个小镇还真热闹，师父你看，天才刚亮就挤满

了人。”

归缘的目光被一位妙龄姑娘勾引住了，那女孩子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衣裙，柳眉儿，大眼睛小巧的鼻子配着一张像蕴藏着蜜汁般的小嘴，实在漂亮极了。

归缘笑了笑，道：

“师父，你看……”

他话只说到一半，宝元和尚顺着归缘的目光看去，嘿嘿！这小妞可甜得腻人呢！

宝元骑在马背上，不住打量着那个女孩的身形面貌，啧啧称赞：

“很漂致，很好看，哈哈！”

敖子青好气又好笑，怎么这师徒两个和尚如此好色？他转首望去，这一望，却吓得他差一点摔下马去，赶忙低下头去，把目光转向那一面，掩饰的用一只手遮住了半边面孔。

归缘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瞧着那个女孩子，令人有些作呕的邪笑，道：

“师父，这个给我吧！”

宝元大师拍拍徒弟的肩头，道：

“不，不，这个先给徒父，呆会儿师父再帮你找个更漂亮的。”

归缘皱皱眉头，不情愿的道：

“师父，每回好的尽让你拣去，我只吃你剩下的，这一回师父你就行好……”

宝元和尚再次伸手在他肩头一拍，笑道：

“好，好，那师父我先来，事后别把她杀了，就留给你好了。”

这时，那位姑娘也发觉了有两位和尚在垂涎欲滴的注视着

她，她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怒愤与不屑，脸上现出又惊又怒的神态。

归缘乐不可支的向宝元大师道：

“师父，你看，她……那妞，也在看我呢！那双眼珠儿多活，小嘴巴也甜，哎！太美了，简直是仙女下凡来……”

敖子青吃了一惊，心道：

“这两个和尚，怎么如此不知羞耻？万一真动起手来，怎么办？”

归缘向宝元和尚眨眨眼，然后下了马，像是失魂落魄般的向女孩子凑过去，他张着大嘴，摆出一脸难以言喻的怪相。

那女孩子冷冷的“哼”了一声，转身要走，目光一瞥，却正好看见了坐在马背上的敖子青。

那女孩子一声惊噫，她仔细的瞧着敖子青遮着脸的窘态，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震荡，面色倏忽惨白的摇晃了一下。

那女孩避开归缘的视线，脚步向敖子青的身边慢慢走了过来。

归缘见那女孩走到自己身边，突然伸手去拉她，神情举止，颇有轻浮之意，道：

“好妹妹，你可是看到你亲哥哥……”

那女孩子根本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她把目光全部集中在敖子青身上。

宝元和尚也觉得不对劲，但说不出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来，愣了愣，向敖子青做了一个古怪的表情，有研究他的味道。

那女孩子冷冷的望着他，话声幽恨的道：

“你……你转过头来，让本姑娘瞧瞧，听到了没有？”

归缘这时向两人一瞧，缓缓走过来，叫道：

“姑娘，这小子是咱们的下人，他那模样脏死了，你别太靠近，你看看我……”

那姑娘理都不理他，冷沉的道：

“姓敖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手放下，转过脸来！”

宝元和尚虽听不到那小女孩的话，但已看出情形透出点奇怪，策马过来，叫道：

“小姑娘，你认得这臭小子？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呢？”

那女子哼了一声，柳眉儿一挑，不屑的道：

“臭和尚要你多嘴！”气得脸红脖子粗，宝元和尚大吼道：

“他妈的，臭娘们，老子这一辈子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人说话，要不是看你长的细皮嫩肉的，老子一掌劈了你！”

那女孩子双目圆睁，讥笑的道：

“在洪家店一带，还没有人敢对本姑娘这样说话，你不懂江湖规矩？”

宝元和尚气涌如山的吼道：

“原来这里是洪家店，妈巴羔子的，老子宝元怕过谁了？你给老子摆个什么臭架子，难道你就是人家敖子青不要的包仪心？”

这女孩尖锐的道：

“你说什么？臭和尚，你敢取笑本姑娘，你……你分明不想活了，来人啊！”

两个扎着虎皮头巾，身着黑色铜扣劲装的三个大汉，闪至宝元和尚身边，其中一个皮肉不动的对宝元和尚冷沉的道：

“你哪个庙寺的和尚？不在寺里吃斋念佛，竟敢跑来这里撒野！”

宝元和尚打量了这两人一眼，格格一笑，道：

“老子是宝元和尚，怎么，吓着你了吧，，后生小辈，滚一边去。”

这名大汉尚未开口，有一位满面横肉的凶恶老人出现在众人眼前，冷冷的道：

“你是‘巫刀门’宝元和尚？”

宝元和尚“哼”了一声，生硬的道：

“你这老小子倒有眼光，认得你老子，你呢？老小子你叫什么？”

凶恶的老人恶狠狠的道：

“和尚无礼，你如今进了我‘青鸟山庄’的地界，非但不拜码头，还对咱们家小姐无礼，宝元你这是哪一门子的混法？”

宝元气得全身一哆嗦，怒道：

“老小子，咱们巫刀门与你们青鸟山庄不沾亲，不带故，三杆子捞不着，五鞭子抽不上，你想找碴就摆下话来，难道咱们巫刀门含糊你们了，少跟老子来这一套什么道理，老子不吃！”

这老人面色一沉，双目喷火般叫道：

“跑码头要有跑码头的道义，闯江湖有闯江湖的规矩，你们巫刀门在江湖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宝元你怎么全然不懂规矩。”

话才说完，转身向他身旁的两名粗壮大汉打一个招呼，三个人已迅速的站好了方位，盯着宝元和尚及归缘两人，大有立即拔刀相向之势。

第三章

另一边——

那女孩不管宝元和尚他们的纠纷，唇角急速抽搐着，痛苦的道：

“你把头转过来，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敖子青，你把头转过来。”

敖子青偷瞟了宝元和尚一眼，发觉他的注意力不在他身边，他才向眼前的少女淡淡的一笑，低涩的道：

“包姑娘，你……你这是何苦？”

这女孩的脸色转为死灰，轻轻抖索着，紧咬下唇，小巧精致的鼻翅儿急速翕动，却是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呆住了。

敖子青冷静的道：

“包姑娘，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以后有机会，在下……”

这女孩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泫然欲泣，她哽咽着声音，道：

“敖子青，你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那个邵亦虹她有什么好？论家世，论武功，论姿色我都不比她差，我哪一点比不上她，你说！”

敖子青叫苦不迭，微喟了一声，低沉的道：

“包姑娘，请你不要泄露我的身份，很多事一时之间实在说不明白，改天……”

这女孩子的眼中泪水满盈，顺颊流淌，她哽咽着哭道：

“我要你现在回答我，你告诉我邵亦虹她有什么好？她不过比我妖艳，她不要脸，我认识你在先，她凭什么抢走你，她……”

“咯崩”一咬牙，敖子青低吼道：

“不许辱骂亦虹，她……她已经死了。”

激灵灵的悚栗了一下，睁大了那双泪盈盈的眼，那女孩颤抖的问：

“真的？你……你没有骗我？她……”

敖子青愤怒的道：

“我骗你干什么？我会拿亦虹的生死开玩笑，你……你太莫名其妙。”

这女孩子不知该是喜，还是忧，情敌死了，可是眼前的意中人对她还是如此冷漠，她全身仍抖个不停，泪如泉涌，抽噎着道：

“那你……你以后会不会常来……来看我……我是说……”

敖子青叹了口气，深挚而柔和的道：

“包姑娘，感情的事谁也不能勉强，我跟亦虹情深意长，而她尸骨未寒，咱们别谈这事。”

这女孩哭得更悲切了，她咽着声道：

“你……她都死了，你还是不要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告诉我……”

泪水像珍珠断了线一样，成串的往下落，她一直仰着那张美丽无比的面靥，那是一张如何哀怨，如何凄楚的面靥，宛如梨花带雨，叫人见了多么心痛啊！

敖子青干咳了一声，又搓搓手，呐呐的道：

“包姑娘，你很漂亮，又是个好姑娘，你会找到如意郎君的，在下……”

那甜丽的少女不由全身一颤抖，泪水夺眶而出，迷茫的道：“我难道配不上你吗？敖子青你为什么选择邵亦虹，而不是我呢？”

又咳了一声，敖子青窘迫的道：

“我说过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我实在无话可我，我对不起你。”

此际——

归缘摸摸自己的大光头，尖细叫道：

“好朋友，咱们玩玩吧！好久没打架了，手痒的很哪！”

大街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见双方有一触即发的情势，也不敢站的太近，免得遭了池鱼之殃！

归缘在这节骨眼儿，又回过头来对宝元和尚叫道：

“师父，把这两个小子收回去当徒孙，如何啊……”

“啊”字还在他口中拖着，归缘的左右双肘已闪电般向两旁捣出，一个大转身，双腿又如飞般踢向迅速跳开的那名大汉。

归缘一动手，宝元和尚格格笑了笑，一掌劈向老人，掌风带起一片狂飚，“呼呼呼”的兜向敌人，出手之快，力道之雄，确是非同小可。

敖子青心里明白再呆下去，情势对他越来越不利，眼前的女孩又纠缠个不停，为今之计，只有迅速离开现场一途了。

他回头朝正在狠斗的宝元和尚笑了笑，双手一抖，马上已如狂风一阵，暴冲而出。

那生得甜甜蜜蜜的女孩子俏眼一瞟，带着泪珠的脸蛋儿一

仰，毫不考虑的双手摅鞍，飞身上了宝元和尚的坐骑，尖声叫道：

“敖子青，你别跑——”

宝元和尚斗的正酣，不看犹可，一眼瞥见，怒气陡上心田，他有如一只竖毛立冠的老鸡一样，敲破锣似的大吼道：

“小杂碎，臭婊子你们竟敢落井下石，偷了大爷们的马……”

归缘已听到女孩的叫声，他连出十一腿十六掌，将两名敌人逼退，他奋力挪身至宝元身边一面尖声的怪叫道：

“师父，那个小妞叫那小子敖子青……”

宝元和尚睁大了眼，惊道：

“真的？你没有听错？快，快，咱们快追，别跟他们纠缠了。”

一面叫着，一面有如脱弦之矢，急追而去，归缘也突出重围，连骂带喊的赶上。

那凶恶老人站在当地呆了呆，又蓦然跳了起来亦向前便跑，口中气急败坏的大叫道：

“小姐……不好了……小姐……怎么也跟着跑了，快追……”

于是，他们三个人也急急追出去。

两匹马八蹄扬，狂冲向前，周遭的景物似发了疯一样往后急速倒退，空气被割裂了一般响起“嘶”“嘶”之声，啼声有如焦雷轰鸣，震人耳膜。

敖子青已快撑不住，又感到气喘心悸，冷汗如注，在他后面，那少女紧紧追赶，一刻不敢放松，有非追上不可的样子。

一阵阵狂劲的风，迎面扑来，令人有些窒息，不太实在，像在腾云御风，敖子青用力呼吸着，一面回头吃力的大叫道：

“包姑娘，你就回去吧！这样……你是何苦？我一介莽夫不值得你如此……”

敖子青的话她都听见了，她的双手把马缰催的更紧，口中恨恨的道：

“哼！我今天非弄个明白不可，我始终不懂我到底哪一点不好……”

敖子青喘了口气，又用力道：

“是我不好……包姑娘你别多说，你……还是请回吧！”

那少女的面庞一下子转为惨白，她双眼里泪光浮现，声音凄哑，道：

“你实在没有良心，口口声声要赶走我，今天你不给我一个解释，我就死在你面前！”

敖子青抿抿嘴唇，没有继续说下去，回头向后望了望，后面赶命似的狂追的几条人影，越来越拖得远，逐渐模糊不清了。

前面一座山，一座满是大岩石的山，马儿翻飞着铁蹄，在短暂的时间里，已奔至山上。

敖子青缓缓勒住了马缰，虚弱的俯倒在马颈上，语声沙哑的道：

“包姑娘，你有什么话请说吧！”

那少女向周围一看，这些大石头一块块的直立着，巨大得吓人，像是一个个的妖魔鬼怪张牙舞爪，景色阴沉而恐怖。

少女恐惧不安的左右张望着，甜丽的面庞上浮着发自内心的畏怯，她不由惊悸的低呼道：

“敖子青你跟我回庄去，这里好吓人，咱们别在这里逗留，好吓人哦！”

敖子青脸孔迅速扭曲，唇角不停的抽搐着，他颤抖的道：
“回去吧……在我身上……你得不到……什么，只有痛苦……”

少女跳下马，跑到敖子青身边，拉着他的手，急促的道：
“敖子青，你……你怎么啦？你受了伤？不，你像中了毒，是不是？你快告诉我，你很不舒服吗？你说话呀，敖子青！”

敖子青抬起头，双目紧闭，面孔神色惨白如纸，汗珠盈盈，孱弱的道：

“这一次我不知道……过不过得关，我是中了……‘银棠花’之毒……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够熬……多久……”

这少女嘴唇在微微颤抖着，脸色转为死灰，她颤生生的道：
“你……你中了‘银棠花’？不……不可能，中了‘银棠死’一个时辰内，必然全身发黑，毒发而死，你……你骗我……”

敖子青苦笑了一下，低沉的道：

“难道我还会诅咒自己吗？我不过运功将毒气逼住，别让它运流得太快，其实……这也只是短暂的，终会控制不住的，你……回去吧……”

这女孩被敖子青苍白痛楚的形态吓呆了，她惊恐的道：

“我……我去找最好的大夫为……你医治，你……你不会死，我不会让你死，绝对不会！”

敖子青深深吸了口气，迷茫的道：

“包姑娘，别……”

抿抿唇，这女孩凝视着他，好一阵，她突然勇敢的道：

“你不会死，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你的毒伤，我可以带

你去，但是……我有条件……”

敖子青正色的道：

“你说吧！包姑娘。”

一抹深情又腼腆的笑意在泪痕中融开，这位少女深情款款的道：

“我要你答应跟我成亲。”

敖子青窒了窒，讷讷的道：“这不太好吧！我……你……包姑娘我的毒不一定能解……你何苦为我……”

抽噎着，女孩委屈的道：

“我是个女孩子，不顾忌自己的尊严开口向你……你竟然不答应，你难道一点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吗？你太无情，你……”

敖子青深切知道，这个条件由这个倔强骄傲的女孩嘴里的说出来，这等于袒露灵深处的委屈，毁灭一个美丽少女该有的矜持和含蓄，尤其是，这个少女是“青鸟山庄”庄主包封沙的掌上明珠。

悲伤的，她又哭着道：

“这辈子我心中只有你……如果你不要我……或者你死了……我会跟着你去……我不可能一个人独活……我一定要跟着你……”

连连点头，敖子青低弱的道：

“包姑娘……我是为你的声誉着想……这事如果传出去……你知道，江湖上那些人的嘴有多脏……如果你愿意指示名医，我……很感激，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如果……”

女孩子摇摇头，泪珠又纷纷洒落，她抱着敖子青，呜咽着道：

“你……为什么那么不懂得珍惜自己，只要你答应我，你的

命就可以救回来了，敖子青……”

长长嘘了口气，敖子青感叹的道：

“生死有命，包姑娘，亦虹去世没有多久，如果我又答应你的婚事，那敖子青岂不成了天下最无情之人，男女感情的事……”

禁不住泪水盈眶，簌簌颤抖，那女孩噙着声，道：

“好，你狠，敖子青我认输了，你……明知道我舍不得你死……所以你有恃无恐，你……好狠……我会恨你一辈子……”

一见这少女的泪水连连，敖子青不禁心也软了，也疼了，他尴尬的一笑，歉然的道：

“在下对不起你，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勉强你，如果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拭去泪痕，那少女幽幽的道：

“在元溪铺的乡下，有一个隐居的用毒高手，叫‘毒圣’房狱，你去找他，或许他能救了你，你对我无情，我不愿对你无义。”

本来，敖子青对生死两字，他已看开多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线生机，人类有求生的本能，他一定要跟命运搏斗到底。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在下如果还有命，当不忘包姑娘的救命之恩，以后有缘，愿效犬马之劳。”

这少女平静的道：

“这里离元溪铺还有百余里，一切就看你的造化了，我走了，你……”

敖子青孱弱的叫道：

“姑娘……”

那少女大眼睛又红又肿，道：

“等你好了，你……你会不会来找我？我是说……我们还有没有希望？敖子青你知道，我……我的心都给了你……”

说着，她又伤痛欲绝的哭了起来，敖子青拍拍她的肩，低微的道：

“我如果能够救回这条命，一定登门造访，或者我们无缘，包姑娘当知……”

小姑娘满脸泪痕，她抽噎着道：

“你不必说，我知道，我不应该苛求太多，我本想陪你去，可是我不能忍受万一你……”

敖子青粗浊的呼了口气，道：

“你怕我还没有到元溪铺就死了？或是找不到大夫？你的心情我了解，敖子青永铭于心，对姑娘的情意，但愿你这女孩哽咽着凝视敖子青，泪眼迷离中，她知道她的一切都失落了，目前的这个人，与她距离得好远好远，淡漠而又冷硬。

敖子青深深的注视着眼前这又甜又美的可人儿，他凄然一笑，语声里带着浓重的伤感，轻轻的道：

“包姑娘，快走吧，荒山野外的，你的朋友一定都急着找你，回去吧！”

似一尊石塑之像一样瞪视着他，良久，良久，小姑娘平静得出奇的点了点头，道：

“敖子青，或许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再见了，永远——”

敖子青紧紧的握了包仪心的小手一下，孱弱的道：

“姑娘多保重，敖子青祝你……”

不等他话说完，包仪心转过身去，默默的跨上马，扬蹄而去。

敖子青待蹄声冥寂，他才长长的叹息了一声，缓缓下了马，颓然坐倒，开始运功调解内力起来。

他的毒伤已加速发作了毒性，在他的经脉中逐渐升迫循流，他自己知道，他目前已越来越不能控制那毒性的蔓延之势，但他一定要坚强与命运争抗至最后一刻，方始罢休！

就在这紧要关头——

在他附近的一块大石上，有若鬼魅似的站着一个人，像是一个睡梦的冤魂，一个死不瞑目的僵尸，恐怖极了。

敖子青已经知道有人来了，但他双手重叠腹前，姿势依然不变，他的眼紧闭着，全身毛孔中汗出如浆，鼻翅急剧翕动。

缓缓的，那人向前移了过来，他的脸孔似是才自地狱中转回了人世般的冷厉，没有一丁点活人的味道，在这种地方，更增其恐怖气氛。

敖子青觉得心口在跳，血液流循加速，他是担心对方猝然动手，那他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

站在石上的人一直盯着他看，沉默了一会，语声有如来自九幽之境，空洞而飘渺，宛似山谷中不见人影的回音：

“你是什么人？赶来送死的？”

敖子青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长长的呼吸一了几次，他现在的气色稍微转好了一点，没有方才那种骇人的惨白，他淡淡的一笑，道：

“这是你的地盘？”

这人阴森森的道：

“不是，招魂子在的地方，本来就不充允许有其他的人出现。”

一听他的名字，敖子青心头也不禁跳了一下。他惊异的道：“你是招魂子曹炼，你还活着？”

招魂子曹炼没有回答，显然已经默认。

敖子青有些吃力的站立起来，蹒跚的走动两步，他轻淡的道：

“你的规矩也太不讲理了，事先人家怎么知道你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这里既然不是你的地盘，你无权这样对在下讲话。”

曹炼双目半睁的瞧着敖子青，淡漠的道：

“等你死了，你就知道有没有这个权，报上名来吧！”

敖子青揉了揉沉闷的胸腹，故示轻松的一笑，道：

“多了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招魂子，交个朋友，揭过这段不必要的梁子，不好吗？”

招魂子曹炼古怪的道：

“招魂子一生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在我眼前的，只有死人。”

敖子青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一笑，道：

“很好，自在下闯荡江湖，你是我仅见比我更狂妄的一个，但是，凡事适可而止，过犹不及，这个道理你懂吧！”

招魂子双目怒睁，暴戾的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在跟我谈道理？你以为自己有几分重量？活腻了？老子今天一定活剥了你的皮，将你……”

这时——

在招魂子身后，有四个人落叶般飘然站在大岩石下，四个人一式的蓝色长衫，同样的冷酷平板，有如一个模子造出来的。

敖子青瞧向这些突然出现的人，一人在先，三人在后，山风

一吹，阴森森的鬼气侵骨。

在前头的那人年约六旬，身穿一身蓝色的长衫，这人尖头削耳，脸上都是皱纹，他的整个外形，却另有一种虚无幽渺的气息。

在那人后头的三人跟前面一样的表情，年纪亦相当，身躯却较瘦长，面孔细小，三人的长相在眉宇间有点相似。

招魂子曹炼转首一看，脸色寒如冬霜，他幽冷的道：

“你来了。”

那人毫无表情的瞥了曹炼一眼，冷冷的道：

“你也来了。”

后头的三人已齐齐将背后的双刃刀现出，三柄锐利的双刃刀在空气中闪过一片寒芒，有些森森的味道。

后来的人看一看敖子青，很不客气的道：

“曹老头，他是你找来的帮手？”

曹炼表面深沉，心里却感到愤怒无已，冷然道：

“招魂子几时找过帮手？老夫不是你银鞭卷浪秦平须，一个人足够了。”

敖子青心中一惊，想道：

“原来这人是银鞭卷浪，那后面三个就是啸天三鹫了，这一下子有热闹看，听说他们从年轻时，就互相看不顺眼，彼此争斗十年，互有胜负，想不到至今仍然不罢休。”

他正想，那啸天三鹫已同时向招魂子曹炼扑到！

曹炼“嗤”的一笑，向左一闪，“呼”的朝右暴旋三尺，左手横迎当面二人，右手臂倏曲猝挥，一名敌人摔出寻丈之外。

场中人影一花，曹炼的肉掌又击中一人的胸中，那人尚未倒地，已被曹炼补了一脚，哀号一声，口吐鲜血，翻滚而出。

这些动作几乎是一连串的，在刹那时间开始，又在瞬息里完成，好像那两名敌人早就已经躺在地上一样。

以“啸天三鹫”在江湖中的名气，他们不该如此容易的被打倒，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对手招魂子曹炼武功太高，太强了。

银鞭卷浪秦平须何尝不知道啸天鹫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只是多年不见，他不知曹炼的武功精进多少，故意以他们三人先试试对手，可是……他没想到才一出手，胜负立分。

秦平须双目怒睁，暴戾的喊：

“退下！”

仅存的一人倏忽退后，站到秦平须的身边。

秦平须毫无表情的望向敖子青，蓦然仰天长笑，冷荡荡的道：

“小兄弟，你的毒伤很重，是不是？”

敖子青一时摸不清对方的用意，几乎打了一踉跄，他连忙稳住脚步，笑道：

“你现在该关心的应该不是在下，而是你眼前的这场血斗。”

秦平须生硬的眨眨眼，僵硬的道：

“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你，你想不想活命？”

那平直而毫无音韵喜怒的笑声，那张一点没有人味的面孔，敖子青直觉的有着极不舒服的感受，确实有些别扭。

秦平须睁着两只小眼，带着冷酷与深沉的表情，像是欣赏一件猎获物似的望着敖子青不动。

敖子青沉和的笑了笑，道：

“还请赐教！”

秦平须仿佛不把曹炼放在眼前，他走近敖子青，他生硬的

道：

“只有我能救你，只要你肯点头，我就可以治愈你的毒伤，拣回你一条命，如何？算是条件交换吧！”

敖子青懒懒的伸了个腰，以掩饰他的倦态，淡淡的一笑，道：

“你能治愈在下体内的毒伤？你的医术比之毒圣房狱如何呢？”

秦平须毫无平仄的道：

“不能比。”

敖子青嘴角一挑，道：

“那么你既能，为什么毒圣房狱不能？”

秦平须古怪的笑笑，生硬的道：

“我并没有说他不能，我只是说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人能，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敖子青眨眨眼，轻沉的道：

“当真？你怎么知道？”

秦平须平板的望着敖子青，道：

“他是我杀的，我当然知道，现在你只要替我除了招魂子曹炼，我就会治疗你的毒伤，怎么样，这个交换你不吃亏吧！”

沉吟了一下，敖子青深沉的道：

“在下不想追究你为什么杀了毒圣房狱，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我替你除了曹炼，在下想知道的是，我如何能相信你所言不假，你治得了在下的毒？如果你届时毁了约，在下不是白搭了？”

银鞭卷浪的小眼蓦然扩张，又倏而收缩，不带感情的道：

“你相信我是吗？你中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叫‘银棠花’，中毒初时你并没有感觉，而后感到全身发麻，是不是，年

轻人？”

敖子青不在乎的笑笑，道：

“你说的很对，但由这一点还不能证明你就能治得了它，对不对，朋友？”

没有笑，没有怒，没有任何表情，秦平须又道：

“你能让这种剧毒在体内留了这么久而不毒发身死，的确不容易，可见你的体质异于常人，这是我看上你的原因，不过……你不可能再挨过今天晚上，所以你最好答应我的条件。”

敖子青摇摇头，道：

“为了自己的命，在下就该马上答应你，但是，在下一生从不接受威胁。”

秦平须没有表情的道：

“你不答应？”

敖子青洒脱的一笑，道：

“不是不答应，而是不接受威胁。”

银鞭卷浪秦平须不大相信的看着敖子青，半晌……他才道：

“很好，年轻人有骨气，我不威胁你，算我请你帮忙，你以为怎么样？”

敖子青咧嘴一笑，道：

“不敢当，以在下目前的情况，你可能高估了在下的实力，你的对手可是江湖中一等高的高手，在下如今的样子，只怕有辱重负！”

秦平须那冷漠得不带一丝儿情感意识的眸子微微一亮，急道：

“只要你答应，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说着，他伸手至衣内，拿出一小瓷瓶，缓缓倒出两颗白白的药丸，递给敖子青，道：

“如果你相信我，就把它吃了。”

犹豫了一下，敖子青深深的点点头，接过秦平须手中的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顿时，敖子青蓦然感到内腑一阵翻涌绞痛，全身发冷，虚汗盈盈，内脏如焚如炙，他窒了一窒，咬紧牙根，道：

“这药……”

秦平须沉默片刻，低沉的道：

“那是药性在流动，不过，年轻人，这药不过暂时止住你体内的毒气，等你替我办完了事，我自会帮你解毒。”

隔了一会儿，敖子青直觉的感到体内的一股苦热都被带去，五脏六腑也缓缓的贴熨着一般，舒适极了，他精神一振，立直了身，他试着将一股丹田真气，在体内做了数次流转，澎湃极了。

秦平须深深的盯着他，敖子青用力点点头，道：

“是好多了。”

秦平须缓缓的道：

“药性只能持续一个时辰，所以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赶快行动，你的对手可不是好应付的。”

敖子青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象牙质的闪光在黑暗中起了微微的一丝晃幻，使他看起来有些诡秘，他转身对招魂子曹炼道：

“朋友，你都已经看到了，也已经听到了敖某为了活命，不得不得罪了。”

招魂子曹炼一直冷眼旁观，他毫不在意秦平须利用敖子青

来对付他，他森冷而狠厉的注意敖子青，他阴沉沉的道：

“不必废话，你们两个今天都该死，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谁先上都可以。”

敖子青轻轻抿抿嘴唇，道：

“在下与你虽无冤无仇，但是以敖某平日的作风，并不是个仁慈之人，呆会动了手，你也不必客气，在下可是狠狠的。”

招魂子曹炼冷冷的瞧着他，幽幽的道：

“不必废话，招魂子想杀的人还没有一个能够再活下去。”

敖子青哧哧笑了起来，他淡淡的道：

“你跟秦平须不是已经争了几十年吗？他还不是话的一样好好的。”

招魂子冷哼了一声，单手一翻，他成名数十年的“招魂棒”已握在手中，猝然点戳向敖子青的咽喉，出手极是狠辣。

敖子青淡淡一笑，右臂伸缩之间，已以他的鬼箫将戳来的招魂棒荡开。

招魂子曹炼脸色寒如冬霜，他幽冷的道：

“年轻人，你是鬼箫影敖子青？”

笑了笑，敖子青道：

“不敢，正是敖某！”

招魂子厉烈的一笑，道：

“好，今天我就来会会鬼箫影有什么大不了的能耐！”

“耐”字自他舌尖中进出，连环十九腿已连成一串飞击而来，招魂棒搂头盖脸直砸下。

敖子青突然暴叱一声，鬼箫斜砍倏回，身躯猝转，敌人的攻势在落空下被逼退五步，硬生生将招魂子逼退出去。

招魂子倏进倏退，千折百回的攻打中游移飘浮，姿势美妙而出手狠辣的反反复复纵横，绝式滔滔如长江大河，澎湃汹涌！

敖子青原本澄澈的双目，倏而闪射着金蛇电火似的精芒，与他方才孱弱的神韵完全不同，多凶狠，多厉烈，多威猛！

仿佛是两片落叶在狂风中旋舞，又宛如二条有影无实的幽灵在追逐奔啸，看不清他们的身影，看不出他们的面孔。

银鞭卷浪心头暗暗的一跳，想不到招魂子的武学进益的如此惊人，他利用敖子青也不过是想消耗对方的体力，而今他发现敖子青的实力更不容忽视，“鬼箫影”之名果然名不虚传！

在人们呼吸的瞬间，三十余招一溜而过，快得似天际的流星一闪——

敖子青狂笑一声，右手鬼箫一闪，突然弹出一把弯形的利刃，带着迸溅四射的银亮曳尾，几乎不可抗拒的将招魂子赶得仓惶跳出三丈。

招魂子呆了一下，面色一沉，冷冷的道：

“你的箫藏有玄机？”

敖子青轻淡淡的笑一笑，他尔雅的向招魂子抱抱拳，道：

“在下十分不该，动手前忘了告诉你得小心我的箫，让你吃了一惊，还好没伤着你了。”

第四章

招魂子两只眼睛睁得圆鼓鼓的，毫不稍瞬的瞪视着敖子青，两只眸子里，包含着强烈的愤怒与不满，尖刻的道：

“你不要跟我耍嘴皮，招魂子岂是如此容人折辱？你必须为你的话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位玩世不恭、飘逸脱尘的敖子青耸耸肩，无可奈何的笑笑，道：

“在下实在不愿意跟你拼个死活，在下一直在动脑筋，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

三丈外的银鞭卷浪秦平须急道：

“敖子青，你想反悔，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快动手，把这老头杀了。”

敖子青咧嘴笑道：

“你急什么？敖某答应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你要静一点，别在哪里叫嚷，我自己会看着办。”

秦平须闻言之下不由一怔，他愤怒的大吼道：

“你敢对我无礼？”

敖子青不带烟火气息的笑笑，道：

“你不必动肝火，咱们是互相利用，条件交换，况且是你请我的，你最好不要自视过高，咱们之间是平等的。”

秦平须重重哼了一声，正待说话，招魂子曹炼已冷冷的道：

“你们不要在我面前鬼叫，如果活腻了，两个一起上了也无

妨！”

敖子青尔雅的一笑，道：

“不必了！”

话声甫住，攻势倏出，招招相连，式式衔接，罡烈的劲风呼啸纵横，澎湃回激，在空间织成千百条劲道，交舞成浑厚的气流，浓烈极了，威猛极了。

招魂子的招魂棒倏起倏落，忽上忽下，一会点，一会戳，像一只毒蛇在飞旋织舞，在空中流转，无休无止。

极快的，两人已较斗了五十招左右，招式越来越快，攻击越来越狠，左奔右挪，前翻后跃，穿插大奔掠，快捷绝伦！

这时，双方的招式已越来越快，快得叫旁观的人目不暇给，喘不过气来。

迅速的，五十招又过去了……

敖子青叫道：

“好！好久没有遇见这种狠辣的对手了，在下今天一定好好陪阁下玩玩。”

高手对招，哪有空隙说话，敖子青此招不过是一种战略，借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也可以掩饰自己的紧张，让敌人搞不清自己的实力，任何打斗皆以攻“心”为上，先取得先机！

赤红阎王不搭理敖子青，浓眉突削，右袖倏挥，人已到了敖子青身侧，手掌却插向敖子青的咽喉，招魂棒点向敖子青的双腿，那等快法，简直超出了“人”的所有潜力。

偏身，敖子青猛的暴旋，也不见他伸手作势，他的鬼箫已经砸向曹炼面前！

瞬息间——

赤红阎王曹炼就随着空气飞舞一样，整个人在半空里滴溜溜的旋转起来，他双袖兜风呼呼振扬，有如肋生羽翼，那快，那娇，那凌猛，匪夷所思！

曹炼振袖之间，招魂棒伸缩如电，令人目眩神迷，防不胜防！

如今，敖子青已经知道曹炼的名声所系，确非虚传，他一度消失在江湖上，有人传言他早已作古，此番再出，功力必定又进益不少，敖子青要想赢得这番胜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曹炼的招魂棒在他的精湛功力操纵下，发挥了难以想像的威力，非但能以断柱裂碑，拆人兵刃，据说曾将十匹骏马并排着撞出寻丈之遥，血肉飞溅，把在场找他寻仇的人，吓破了胆，自此再也没有人敢找他的碴，秦平须是唯一的例外。

面对此等天下最强的高手之一，敖子青当然不敢有丝毫狂妄疏忽，他口中虽然高傲嘲讽，骨子里却异常谨慎得连眼皮子都不敢多眨一下。

鬼箫平常时不易使出的断刃，此刻他也亮出来，他十分清楚，强者相搏，只需有一丁点错失，即可能酿成千古之恨！

一支平时与寻常并无两样的洞箫，却突然在尾端多出一把散发出万丈光芒的利刃，见过这种利刃的人极少，因为他们大都成了死人了，死人是无法再形容鬼箫上断刃的威力的。

鬼箫上的断刃在敖子青手上流炼不息，泛着股股的冷焰，以人们瞳孔所不及追摄的快速旋闪飞扬，纵横飞舞，那冷清清，明灿灿的银光光尾，已经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弧圈，仿佛千百个大圆在交叠，一溜又一溜的流虹，无数条毫光在织连。

曹炼的身手也越来越快，招魂棒往返归拍，风声呼呼，劲力澎湃，似巨浪漫空，狂飏横拂，甚至连他的人影也不真切。

斗然间——

敖子青的行动宛如是一片飘忽的风，只是那么一晃，整个身体业已凌空，在半空飞快翻滚，一个空心斤斗紧接着另一个空心斤斗，竟然一口气悬虚做了三十次翻滚，然后有若一朵云般腾飞而下。

曹炼的招魂棒的所有攻势，全部带着呼轰罡力，稍着一线的掠过敖子青的身侧统统落空。

敖子青立刻展开反攻，似飞鸿来自九天，那黑色的袍袖膨胀旋舞，长射而至，手中银芒如曳，璀璨眼目，划破空气，响起尖锐的啸声，那啸声像是鬼哭，“嗖嗖嗖”……

鬼箫上的断刃是一柄奇异的古怪的缅刀，宽窄如人手掌的厚度，软韧似带，长不到尺许的精炼锋利的缅刀。

这种缅刀，是所有刀种类中非常罕见的，不很长，想将它练成自己惯用的兵器也不是件易事，练不到的人只要斗然出手，极可能不但伤不了敌人，自己已先遭了毒手，不过，要是练成功了，则只要抖刀出手立即创敌，威力十足！

暴叱如雷，曹炼钉立原地不动，两手猛挥，旁人眼里仅只看见他这一个动作，其实，他已经劈出了十五棒，二十一掌！

曹炼的招魂棒，含有至精的内家真气，可以碎石粉，洞壁颓革，威势之大，弥足惊人，当今之世，练到他这种程度的人，业已如晨星了……

瘦长的身形运转得如似狂风赶江，曹炼以一种奇特的回步法急速腾挪，只见银蛇也似的电闪一溜溜擦过他的身边，倏现又灭，倏灭又现，串连成一条条的光带，仿佛流星的曳尾在交相穿织，明亮烁耀，令人目不暇接。

于是，很快的，两人的交手又过四十多招了……

斗场中人影在飞，在闪，在转，在奔，看不出谁追谁，也看不出谁迫谁。

空气是寂静的，不，是凝冻的，生涩的，也是血腥与颤栗的，隐隐的，有啸声，宛似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凄号。

两个人幻成了两条淡蒙蒙的烟雾，而烟雾又融隐在弥漫的尘灰里，只见银亮的寒光在以惊人的快速掠射，雄浑的功力在呼号着冲激，双方的出手换招，攻拒挪移，早就不是大家所能看得清楚的人。

一向深沉若谷的秦平须臾此际面上变色，他暗暗吸了口冷气，自语道：

“想不到，想不到……”

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的留意着场中的发展，他眼角也不斜一下，低缓的自己问自己，道：

“如果此番在场的人是我，能够抵挡曹老头儿如此猛厉的攻势？想不到敖子青这小子的功力竟然高到这等地步！”

喃喃的，秦平须道：

“到现在已超过两百招啦……”

蓦然间——

斗场中响起一片隐隐滚动的风雷之声，几乎不分先后，一串尖锐凄厉的兵刃破空长啸也跟着扬起，这两种惊叫声音合在一起，简直就能撕裂人们的耳膜，将人们的神智全部瓦解了。

顿时色变，秦平须脱口惊叫道：

“曹炼在豁命干了……”

其实两人死了哪一个对他都无妨，最好两人同归于尽，省得

自己费事，不过，看到这种激烈的场面，仍然禁不住心惊肉跳！

赤红阎王曹炼的招魂棒像是铁杵似的劲力，呼呼轰轰的挟着雷霆之威，扫荡掠击，一波接一波，一轮跟一轮，串连续合，不止不息。

而敖子青银蛇似的光芒则宛如极西的流电，断刃带着森森的寒气，穿射纵横，幻起无际的光圈、光弧，又洒出千奇百怪的光条、光影。

一时之间，天地之间，似乎在刹哪里全被这些东西所充斥了。

快得不容有人们眨眼——

曹炼狂吼着打着旋转自战斗中连连翻出，每一旋转，由于身体转动，便溅洒起一轮一轮的鲜血。

仔细一看，他的胸前、小腹、双腿，包括面孔，竟布满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刀痕，猩红的皮肉全都鼓挤着倒翻向外。

曹炼其凄厉可怖的形状，加上他原本冷峻，满是皱纹的面孔，煞是惊人，惨不忍睹！

就在曹炼旋出圈子的一刹，敖子青也倒弓着背，宛如突然失去重量似的飞向半空，一大口热血喷洒向下，整个人软软的反栽下来。

这时——

秦平须飞快奋起拔空，想抱住坠落的敖子青，但敖子青闪过他的救援，自己落下来。

秦平须一个落空，连检视敖子青的创伤都来不及，他大声道：

“敖子青，你会不会死？”

蹒跚的移了两步，敖子青轻轻摇摇头，语声低弱的道：

“一时之间，在下还死不了，过阵子就不知道了，还得仰仗阁下。”

赤红阎王曹炼显然在倾尽一切力量以内家真力，来延续奄奄一息的自己一条命，看不清晰曹炼的脸色，但可瞧出他的表情，那是一种——惊恐的，失败的，悲愤的绝望的表情。

呃，曹炼的处境看来比之敖子青更为危险，更为不妙……”

刚才与曹炼苦斗的敖子青，在支撑了近三百招时，他已感到来自对方的压力越形沉重，对方的攻势，更形凶猛，招术也越加深幻难测，敖子青咬牙硬挺着，终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秦平须磔磔怪笑道：

“怎么样，曹老头儿，站起来吧！老夫想与你们再斗个三天三夜，有没有兴趣？”

曹炼大口喘着气，忽然“呸”了一声，有气无力的道：

“你这不要脸的杂碎，自己胆小躲在后头装人熊，现在还敢站在我面前逞英雄。”

微喟一声，秦平须道：

“你的年纪足可以当敖子青的爷爷了，还斗不过一个后生小辈，曹老头儿你未免太不成气候。这话传了出去，岂不有辱你的名声？”

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揭疮疤，展开另一场争斗——舌战，曹炼到了这一种地步，他一点也不肯示弱，仍不断反驳。

两人在江湖上的风评都不甚好，但分别在黑道上占了一席之地，今日一见，敖子青对秦平须的为人更为不耻，反而声名狼藉的赤红阎王曹炼，为人虽然冷漠、残酷，人格却高尚些。

冷冷一笑，曹炼道：

“秦平须今天我们之间的会战，改至明年此期，届时我一定手创你这奸诈的小人。”

豁然一笑，秦平须道：

“你以为你还机有会吗？别说明年了，即使是明天，你也过不了，曹老头。”

勃然变色，赤红阎王曹炼怒道：

“秦平须，你想趁人之危？利用这个时候再对我下手？你……卑鄙、下流、无耻到了极点。”

银鞭卷浪秦平须哼了哼，道：

“要我饶了你也可以，不过……你得对老夫磕三个响头，求老夫饶了你一条狗命，发誓从此不敢与老夫为敌，老夫即可放了你。”

注视对方，目光如炬，曹炼沉重的道：

“好个不自量力的狂妄东西，就凭你？他娘的，你是叫鬼迷了心窍了，老子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回去做你的春梦吧！”

秦平须生硬的道：

“曹老头儿，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杀了你，江湖中人没有一个会为你叹息，你是不值得饶恕的魔头，一个满身罪恶的祸害。”

曹炼嗤道：

“秦平须，我们彼此，你比我高明不了多少，要杀就杀，你不必硬找一些叫人不齿的借口，老子要哼一声，就不叫阎王了！”

踏前一步，秦平须道：

“老夫不信你真的不畏死，我倒要看看你的老骨头有多硬，

我一刀一刀的凌迟你，直至你慢慢痛苦而死，看你嘴硬到几时。”

曹炼的痛苦越来越叫他撑不住，他咬牙奋起撑住，怒道：

“姓秦的，曹炼并不是畏惧你，只是你太过于无耻，不要脸了……”

秦平须双睛中闪身出一片浩烈而果决的光彩，他断然道：

“曹老头儿，你认命吧！怪不得老夫！”

敖子青忍不住心头冒火，但他又强忍了下去，大叫道：

“秦朋友，你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好汉相惜，改日你们有幸再互相切磋武技，不也是美事一件，请看在下薄面……”

秦平须不禁呆了一下，面色一沉，转首对敖子青冷冷的道：

“敖子青，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如果我杀了他，反而是替你下手呢！你应该感谢老夫的相助才是，怎么反而出言无状！”

敖子青想不到对方竟是如此老辣，好像道理全叫他占住了似的。

敖子青笑了笑，依旧缓和的道：

“老兄，两位既无什么深仇大恨，再说，他与在下动手时已受了重伤，你此时下手，对江湖道义来说，太过于……不够光明正大……”

他的语句未说完，银鞭卷浪秦平须已浓眉倒竖，两目圆睁，满面寒霜的道：

“你的命还在老夫手中，还竟敢编排老夫的不是，你命不要了？”

敖子青心里叹了口气，暗忖道：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人真是太小人了，一个弄不好，这条命……”

他舔舔嘴唇，平静的道：

“秦朋友，在下先前已经说过了在下不接受威胁，我敖子青是忍辱吞声之人吗？”

有些愤怒，秦平须冷厉的喝道：

“别以为老夫怕了你，老夫一掌一样可杀了你，谁也不知今天这码子事。”

敖子青不愠不怒的轩轩剑眉，淡淡的道：

“不错，你可以不帮在下解了毒，把自己说过的话，当作放屁，但是凭你要一掌毙了在下，还是留待下辈子再试试吧！”

秦平须那双含有煞气的眸子倏忽射了两道冷电，他愤怒的道：

“敖子青，你狂错了对象！”

敖子青仰天狂笑一声，道：

“比之曹炼，你的武功如何？他的经验就是你的榜样。”

秦平须眼里像要喷出火焰一般怒视敖子青，嘴唇在翕张着，满面孔的愤怒之色！

趁两人对峙之间，曹炼连忙坐下来，运功调息，希望能借此机会稍微恢复一些精力。

在他旁边，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啸天三鹫唯一的幸存者，虎视眈眈，两眼直盯着曹炼不放。

敖子青想了一下，道：

“朋友要在下为你办的事，已经大致完成了，你也应该实践你的诺言为在下解毒了吧！”

摇摇头，秦平须冷冷的道：

“刚才我请求你杀了曹炼，你打败了他，我可以承认你完成

了工作，要我为你解毒，换你开口问我要求吧！”

敖子青心头的怒火突然暴升，怒道：

“咱们是条件交换，互相利用，你应该知道鬼箫影敖子青从不
不做吃亏的事，更不会平白被人利用，你最好不要自找麻烦
……”

此时，突然——

敖子青他“烦”的那个字音始才从半张的嘴唇里吐出，杂树
里蓦然一阵沙沙的声音，空中人影一闪，天三鸷的那人手中两刃
刀倏指一旁盘坐运功的曹炼，去势非常凶威！

他原本以为敖子青忙着与他主人争辩，不会注意到他，曹炼
双目又紧闭，身上的伤极重，更不能抵抗他的偷袭，谁知他料错
了……

以曹炼此时所受的伤，的确无法反抗抵挡，可是敖子青却能

几乎在他的身影才刚才伸出，敖子青已经发现了，他大叫
道：

“你不要命了！”

叫声中，鬼箫就口，猛力一吹，寒光森森，蓝亮凶狠，一支
暗器直飞至偷袭者的咽喉，划破空中的声响，令人心惊胆颤，好
不骇人！

半声号叫，那人已倒了下去，躯体从斜坡上沉闷的跌滚下
去，一条生命就此陨落，在静止，在高潮后趋向幻灭……

这一下的转变，不但秦平须吓呆了，曹炼也惊得微张着嘴，
没想到敖子青的鬼箫中，藏有这么厉害的武器，太不可思议！而
他的反应及出手之准，之快，之狠，更叫人不敢相信！

敖子青脸上浮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摸摸自己的心爱的鬼箫，爱惜的握着它！

秦平须有些不敢相信的愣在哪里，他迷惘着，曹炼已怒恨的道：

“秦平须，你的人跟你一样的卑鄙下流，这笔债咱们一并记下了……”

话虽如此，曹炼自己心里清楚的很，以他身上的伤，拖得一刻是一刻，不见得真能复原而来报仇，可是不愿死在敌人之手。

秦平须激怒的道：

“他娘的，曹老头儿你再嘴硬，你看老子杀不得你，老子可不是那个饭桶！”

敖子青舔舔嘴唇，他相信这次偷袭的人，如果是秦平须本人的话，情势就更为恶劣，那么事情的演变，连他自己也不敢想像。

秦平须有些进退维谷的在犹豫着，他并不是想着自己是否该救敖子青，而是救活了他之后，敖子青会不会对自己下手，凡是小人，他在猜测别人的行为，总是以自己的行径来衡量。

现在，他不敢像刚才那么强硬，如果不救，只怕敖子青会在毒发之前先行对自己下手，以他刚才露了的身手来说，敖子青与曹炼之斗，所受的伤并不如秦平须想像的那么严重。

只有敖子青自己明白，刚才吹动暗器时，他是卯足了劲，他是借此来恐吓秦平须，因为他不能跟他动手，以他目前的情况，只怕胜算不大，而且他还指望秦平须治愈他的毒伤。

他的掩饰作得太好了，所以除了他自己外，眼前两位当代高人都被蒙骗了。

敖子青笑了笑，十分平静的道：

“秦平须，在下不会出言相逼，要不要实践你的诺言，就随你的高兴了，不过，在下决不会让人在我身上占到一点便宜”。

话说的够明白，这比任何威迫利诱来的更有份量，秦平须这老奸巨猾，古怪的道：

“老夫说过的话，一定会遵守，敖老弟未免太小觑了银鞭卷浪了。”

敖子青一点也不觉得讶异，坦然一晒，道：

“不敢，不过在下习惯先把话讲清楚，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秦平须低沉的道：

“现在老夫立即帮你解毒！”

敖子青心里有了希望，蓦然又感到内腑一阵翻涌绞痛，他窒了窒，缓缓的道：

“多蒙费心了！”

秦平须一步步的走了过来，他在每一跨步之间，身躯都是飘飘荡荡的，仿佛他的双腿并没有沾着地面，而是被一阵阵的微风吹送过来一样。

忽然——

秦平须在敖子青身前一尺处，敖子青蓦然出手，在他胸前的要穴一点，不在意的一笑，道：

“得罪了！”

微微一愣，秦平须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暴怒的道：

“敖子青，老夫好意的要帮你解毒，你猝然点了老夫的要穴，到底什么意思？”

敖子青淡淡的道：

“你的为人在下领教到了，为了让你安心替在下解毒，在下只得暂时得罪，你放心，伤不了你的，一时之间，你不会有任何不适，等在下毒伤治愈之后，自然帮你解穴。”

秦平须算是一位武林中一流的角色，他突然被敖子青一出手便得手，难免羞愤难当，他只觉微微一麻，其他并无不适，而且行动并无妨碍，心想：

“敖子青，你未免太小看我了，我双手行动自如，我岂会自己解穴吗？”

想着，暗暗运起内力，将功力移至手指，在被点之处，慢慢的推拿起来，可是，任凭他如何运力，越推拿胸口越感不适，心中不由大吃一惊。

敖子青摇摇头，道：

“你不必白费力气，我点穴的手法，是经高人指导过，别人绝对解不开，一时三刻不会发作，过了时刻，就会痉挛而死……”

秦平须的眼睛睁得老大，带着无比的仇恨，颤抖的道：

“敖子青你不该用这种小人手段，老夫既答应替你解毒，岂会食言，你未免太狠了！”

敖子青闲闲淡淡的道：

“你何必动怒，等在下毒解了，再替你解穴，你不要花样，在下也不会背信食言的。”

秦平须的确想利用为敖子青治毒伤时，一掌劈了他，不想他狠，他毒，敖子青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他自叹不如。

僵了片刻，秦平须生硬的道：

“敖子青我忠告你，你最好遵守诺言，假如你敢生二志，就算你毒解了，逃到天涯海角，我银鞭卷浪会报还你失信的代价！”

敖子青颌首道：

“放心，敖子青永远不会逃的，我们是彼此。”

秦平须冷冷的道：

“坐下，解开你的上衣。”

敖子青了解人性，他毫不迟疑的脱掉上衣，坐了下来，在他坐下的刹那间，右手的鬼箫握的更紧，平放在他小腹前。

秦平须亦在他背后坐了下来，双手在他身上按揉推拿起来，这推拿之力，起初甚是和缓，缓缓的，越渐加重。

每一推拿，秦平须的喉头必低低的嗥叫一声，有些栗人毛发……

推揉之劲越来越强，噪声越来越急促，敖子青脑中一片紊乱，体内五脏六腑火炙如焚，仿佛置身熊熊火炉之中，全身毛孔贲张，汗浆狂涌。

一阵热腾腾的白色气体自敖子青的头顶上升起，他的双眼紧闭着，鼻翼急剧翕张，他现在虽然仍不见红润，气色已稍微转好了一点。

秦平须双掌平贴着敖子青的肌肤，顺着血气流循之路指按，而一阵阵滚烫的，如火炙般的热力，已贯入敖子青的体内。

正在敖子青觉得骨骼欲折，气也欲窒的时候，秦平须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他长长呼了口气，手仍按着敖子青身上，严肃的道：

“这是紧要关头，你慢慢的散去你心头的阳元之气。”

敖子青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用力点点头，秦平须的双手又

开始运作，沉紧澎湃，血管粗亮，在敖子青周身关节穴道推揉，在秦平须一放一缓之间，敖子青体内嫌恶之感渐被带去。

同一个动作，在他身上反复的做，过了约半个时辰，敖子青方才觉得五脏六腑宛如受着一只冰袋在缓缓的贴熨着一般，舒畅极了。

这时，秦平须松了口，他自己已满头大汗，喘息吁吁，但他那冷漠的面孔，却仍然没有一丝表情，缓缓的站了起来，语声低沉的道：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

敖子青慢慢的睁开了眼睛，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等到呼吸调顺，才站了起来，打了个踉跄，蹒跚的原地踱了几步。

静静的，秦平须又自身上摸出了一个红色的小木盒，倒了两颗红色的约丸，叫敖子青吞下去，有一股深深的麝香之味，在喉间发出。

药才到了敖子青腹内，敖子青刹那间觉得反胃，又想作呕，他来不及思虑这是怎么回事的瞬间，一个不隐，他又跌坐在地。

秦平须不说话，再走近他道：

“别压制体内的秽物，吐出来就好了。”

敖子青全身滚热如火，遍及四肢百骸，七经八脉，他痛苦的在地下翻侧，而大量的秽物，已自他口中吐了出来。

才觉得好一点，蓦地体内的热气又迅速上升，七经八脉又一次急速的收缩鼓张，他又一次呕吐了不少乌黑的秽物。

如此反复了几次，他痉挛着，抽搐着，大量的汗水自他身上的千万毛孔中沁了出来，已经吐完腹中所有的东西，他却仍然站不起身来。

过了约一盏茶的时间——

敖子青觉得舒服多了，他站了起来，真正觉得舒服，好像自己从未中过毒似的，不像有任何不快的感受，他松了口气。

他睁开眼睛朝秦平须看，秦平须的面孔仍刻板如昔，毫无表情，但是，面上气色却更惨白及憔悴，正坐在地上调息内力，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他的确耗费了不少内力，如同打了一场硬仗。

在秦平须调息内力的时候，敖子青也试着将一股丹田真气，糅和着心口的一团阳元之力，在体内做了几次流转，再也没有那股翳闷沉重的感觉，也没有那种绞痛如裂的苦楚了，更没有那阻挡消解的现象了。

嗯！他觉周身畅顺极了，澎湃极了，几乎较他未受毒伤更为适意，敖子青小心的站了起来，秦平须正静静的望着他。

敖子青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雀跃与喜悦，他缓缓的道：

“不管如何，在下仍然非常感谢你的疗毒之赐，费了你不少真力。”

秦平须沉默了一下，语声低沉的道：

“我们是互相利用，你的毒解了，我的穴也请你帮忙。”

敖子青不去在乎秦平须那种不带一丁点人味的态度，他轻松的道：

“你的穴不用在下动手，你自己就可以解了。”

秦平须骤而不悦的冷然瞪了敖子青，伸出他的银鞭，摆开姿势，涩缓的道：

“姓敖的，你想毁诺？”

敖子青轻轻抿抿嘴唇，道：

“姓敖的不是那种人。”

秦平须森冷而狠厉的注视敖子青，沉沉的道：

“那你刚才说的不用你动手，到底什么意思？你别跟老夫玩花样，银鞭卷浪也不是好惹的。”

敖子青微哂道：

“在下久经江湖风浪，一个不小心仍中了敌人的毒，人心阴诈，在下不得不防，这一点请你见谅，其实，方才在下并没有真的点了你的穴，不过虚晃一下，也就是说不过是个障眼法罢了。”

心里仍有疑窦，秦平须的眼仁诡异的一闪，平板的道：

“老夫不是三岁孩童，岂能为你三言两语就给骗了，如果你未点老夫的穴，为什么老夫一再运功，就是解不开穴呢？”

敖子青眨眨眼，笑道：

“那是因为你以为自己的穴已被点住了，拼力用力想解，如此用力想解，如此一来，未被点住穴反而被你自己点了，在下故意选个不会致命的穴道，免得你伤了自己，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秦平须的瞳孔映幻出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冷煞的道：

“你狠！敖子青你给我记住！”

敖子青抱拳道：

“在下不敢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可心却不可无，这是在下习惯与本能，其实你不过受了骗，也没有吃什么亏，是不是？”

秦平须那死板而冷酷的面孔，有着一股极难察觉的怨毒与仇恨。

第五章

秦平须的双瞳射出一股毒蛇也似的狠毒光芒来，他幽冷的道：

“你敢戏弄老夫，老夫有朝一日会讨回公道，你最好小心，敖子青！”

敖子青平静的道：

“在下随时候教！”

秦平须愤愤的转身，脱口叫道：

“曹老头儿……”

敖子青哧哧笑了起来，淡淡的道：

“你以为他会傻到等你去把他杀了？早在你运功帮我解毒之时，他已经走了，现在只怕到了另一个偏远的地方了。”

秦平须转首冷冷的瞧着他，道：

“听着，敖子青你未遵守诺言，替老夫除了曹炼，你必须给老夫一个交待！”

敖子青微笑的瞧着秦平须，一笑道：

“朋友，不是在下小看你，以你的功夫根本不是曹炼的对手，如果不是在下出面，你现在已经没有气了，何来指责在下的不是。”

秦平须微微一愣，瞪了敖子青一眼，恨恨的道：

“老夫不会就此罢手的！”

敖子青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无可奈何的道：

“你帮在下解毒，他日如果有缘相逢，第一次我不会跟你动手，以后就难说了。”

秦平须阴沉沉的道：

“我们一定会再碰面的，咱们等着瞧吧！”

说完，转身就走，走得轻悄而虚渺，就像一阵轻风，不，就像一朵云彩，没有任何一点声响，根本就不像个人。

敖子青望着他的身影消失，自己已陷入沉思之中，自己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仿佛生死线上走一番，心中感触颇多，颇深。

他自然想起邵亦虹，但觉胸口一酸，热泪滚滚而下，心中如毒虫般咬噬着，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杀死，自己却不能报仇，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如何释怀？如何心安？

记得那一天，亦虹偷偷从家里跑来找他，告知其父邵化易欲借机杀害他，亦虹要他从此别上邵府，免得她左右为难，他本欲带亦虹远走他乡，亦虹待父至孝，不肯伤其父的心而执意不肯，想不到从此天人两隔，他恨透了邵化易这个人面兽心的禽兽……

但是，他不能杀邵化易，否则，亦虹在天之灵，也会责怪他，他气的是邵化易表面赞成他与亦虹交往，暗地里却另有居心，他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实在太过于无耻了，而亦虹也死得太冤了。

其实，把东西交给邵化易而能换得亦虹，他原是愿意的，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亦虹更值得他爱和珍惜的，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主要是因为邵化易为人不正，如此一来，邵化易如虎添翼，只怕对将来武林大为不利，况且，邵化易从未正面提出要求，他不过从亦虹处隐隐知道邵化易的野心罢了。

他知道这本书关系整个江湖武林的秩序，非同小可，他也同时明白，这本书在他身上的一天，将会带给他永无止境的麻烦，但他身为武林人，当义不容辞。

敖子青深深的沉思了良久，他想他现在最重要的应该到芙蓉山，去祭拜亦虹的墓，他痛心自己未能保护自己的爱人，甚至未能见她最后一面。

他吁了口气，活动了一下四肢，伸伸懒腰，自言自语道：

“人家说我的命大，看来一点不假，如果邵化易知道我中了‘银棠花’犹能不死，只怕会气得吐血，他害死亦虹，让我中毒，我会给他一点教训的。”

他骑来的马，还绑在附近，他走近去拍拍马头，倦怠的道：

“谢谢你，马兄，如果不是你，我还真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也碰不到秦平须，你的功劳比他更大，我真该好好对你，对不对？”

他将兵器放好，翻身上马，轻轻一抖缰辔，马儿已一声嘶鸣，泼刺刺飞奔向。前。

此时，日正当中，从昨夜至今，在碌碌的尘世之中，他失去了一位至爱的人，他险些送了性命，这一切仿佛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世事变化无常，根本不是人们所可以揣测的，到底为什么目的，致使人们你争我夺呢？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那就是——“贪”。

想要到自己能力之外的西，或过份需求，都是因为“贪”，为了“贪”，很多人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来，邵化易害死自己的女儿即是一例。

烈阳散射着炙热的光芒，路上，尘土滚得老高，马儿放步疾奔，鞍上的敖子青精神奕奕，面色红中透白，神采飞扬。

当下转下了大路，这地方叫做陈家集，是在湖北蓝兴县之北，要到芙蓉山，尚要有四五天的路程，他心下有些茫然：

“为什么邵化易要把亦虹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无论如何亦虹总是他的女儿，人死难道他还恨她，故意把她送走，不愿再看到她的墓？”

他假想了很多理由，却找不出一条更为合理的，如果有机会碰到邵化易，他当问个明白，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心会毒到如此地步，为了得到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残害了自己的女儿。

杀个把人，在敖子青眼中并不算了一会事，虽然他不会滥杀无辜，该杀则杀，能饶就饶，不过他深爱亦虹，但愿亦虹地下有知，因此，而痛苦难过，但是以邵化易的行为，他已不值得饶恕。

已到了市集，他有些困倦的甩甩头，用力抹了抹眉心，自己朝自己道：

“再说吧，说不定从此这一辈子再也碰不到邵化易了，万一碰到了再视情形而定吧！”

他先买一套新衣换上，那是白色的丝绸长衫，头上扎着一方也是白色的文士巾，顾盼之间，衬着那俊俏的面容，洒脱韵味，特别有一股飘然出尘的逸致，好一个美男子！

他到一家酒楼，好好吃一顿，出得酒楼门口，只听得喧哗叫嚷，人头涌涌，不少人吵成一团，跟着砰砰声响，好些人打了起来。

敖子青好奇心起，便走近去瞧瞧热闹，只见人丛中，七八条大汉正围住一个老年人殴打，那人青衣罗帽，家人装束。

那七八个人亦是短衣，像寻常百姓，敖子青心想这只是寻常

的打架，没什么热闹好瞧的，正想退开，只见那老人飞身而起，一脚将一名壮健的大汉踢了个斤斗，原来他也是个练家子。

敖子青露齿一晒，他便要瞧个究竟了，旁边瞧的人很多，但无人敢走的太近，免得伤了自己，敖子青便站在内围，看的分明些。

只见那个老家人，年纪不小，又以寡敌众，片刻间已打倒了四名大汉，另外三名有些胆怯，一时竟无人再敢上前。

忽听有人叫道：

“铁虎帮的人来了，铁虎帮的人来。”

本来那些看闹的人一听，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纷纷闪避走开，再也不敢逗留了。

敖子青当然知道铁虎帮。但未正面接触过，双方滋事者不知哪一方是铁虎帮的人。铁虎帮在两湖附近实力不，看那些百姓惊成那副样子，敖子青更想看看这个热闹了。

只见前方一人飞奔而来，后面跟着两人，三人的步履皆颇为沉稳，敖子青一眼瞧去，便知三人身负武功，而且相当不弱。

三人来到近前，前面为首的一人年约三旬，蜡黄的脸皮，留着一撮小胡子，向倒在地下的大汉望了一眼，冷冷的道：

“朋友，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仗了谁的势头，敢到咱们铁虎帮欺人？”

敖子青知道这些话是向那老人说的，原来倒在地上的大汉是铁虎帮的手下，如此看来，铁虎帮也太不济了，出了这些角色。

那老人对来者甚是不屑，眼睛向他望也没望上一眼，道：

“这些不长眼的东西，招子不亮，既然你们铁虎帮管教不严，我只好僭越了。”

那头儿转过身来，向那老人打量了几眼，声如金钟般道：

“朋友尊姓大名，能见告么？如果是误会，只须赔个不是，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动枪动刀。”

那老人自鼻腔里冷然一哼，尖刻的道：

“赔个不是？谁向谁赔不是？”

那头儿双眼一瞪，冷冷的道：

“你伤了我们的人，自然是你向我们赔不是，你需知这已是最大的容让了，阁下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识抬举……”

那老人不等他话说完，已满面寒霜的道：

“你是让鬼迷了心窍，梅林门的人什么时候向别人赔过不是？不自量力的小杂碎。”

敖子青暗吃一惊，暗忖道：

“想不到这位家人打扮的老人，竟是梅林门的人，梅林门在江湖上极有名望，其门主虽为白道上的人，但自恃过高，为人刚愎自用，其声威之隆，叫人敢怒不敢言，他手下高手如云，铁虎帮这回不知何故，招惹了梅林门，只怕不好处理。

那带头的人一听，脸色全变了，脱口呼道：

“什么？你是梅林门的人？”

急忙尴尬的咧嘴一笑，向身旁的汉子，掩饰的问道：

“你们为了什么原故跟这位梅林门的朋友打了起来？”

一名跟老人动过手的大汉，讷讷的道：

“咱们本来在酒楼喝酒，又没有招惹他，他一言不发，从邻桌走了过来，就与兄弟们打了起来，就打到大街上来。”

那头儿抖手就是一个大耳括子，那大汉的左颊已肿了起来，五条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

重重的哼了一声，那头儿破口大骂，道：

“谁不知你们又在大言不惭，讲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大声喧扰，你们丢人到家了。”

挨打的汉子，满脸通红，羞愤难堪，低下头，不敢多出一言，显然是默认了。

原来，那些铁虎帮的手下，在酒楼喝了点酒，难免胆子壮大，又因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更加肆无忌惮，大吹大擂铁虎帮如何如何的不得了，有人提起名头甚响的梅林门，他们就嘲笑一番，辱骂一顿，把个梅林门说的一文不值，却被这老人听见了，他如何忍受得住，一过去，双方就打起来。

那头儿脸色阴晴不定，隔了半晌，才道：

“好朋友，在下管束不严，致使手下多有得罪，在下在此向你赔不是。”

那老人笑了笑，道：

“现在是你向我赔不是了吧，哼，不长眼的东西，不自量力。”

有一名汉子按捺不住，怒道：

“妈的，死老头，咱们大哥不过看你年纪一大把，不跟你计较，你得了便宜，不摸着鼻子快走，还在这里他奶奶的……”

那老人不打话，身形一起，伸手便向发话的大汉抓去，行动极是迅捷！带头的人在铁虎帮也算个小头目，虽然不愿得罪梅林门的人，但岂能容自己的手下在别人面前吃亏，见对方动了手，大声道：

“得罪了！”

“呼”的一掌，便往老人的背心上击了过去，老人回掌一拍，借劲使力，身子已飘在数丈之外。

双方的武功相当，一时之间很难分出胜负，敖子青在旁观冷静的静观其中的变化，心想：

“铁虎帮与梅林门的梁子，只怕解不开了。”

那头儿双臂肌肉堆起，双手一翻，手中已握着双刀，在他双手挥舞之下，幻成一片白光，带着寒芒几缕，仿佛波浪滚滚，不停不止的猛攻敌人。

老人冷笑一声，亦抽出他的兵刃，从四面八方，狂风暴雨般洒砸不绝，威力十足。

眨眼之间，双方已过了二十招……

而这时，铁虎帮的人见自己的人久攻不下，于是群起出手，那老人冷笑道：

“这就是你们铁虎帮的作风了？”

铁虎帮的人不理睬，继续群起攻击，瞬间，情势大变，那老人被打得左支右绌，处境非常危急，他的剑再挡出敌人的十一招，飞腿踢滚了另一个急攻而至的大汉，身形腾空飞起，在一跃中，他大叫道：

“这笔账一并记上了……”

语声在空气中摇曳，他急步疾奔，铁虎帮那头儿眼见追赶不上，立即单手一扬，一道光芒带着破空之声，向老人的背心急射而去。

那老人没料到对方会以暗器伤他，一股儿的发足急奔，没想到暗器已经到了他的身后，眼看那老人就要受伤了……

此刻——

敖子青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顺手提起地下一只小碎石，从侧斜向暗器掷去，只听得“砰”的一声响，暗器已掉下，而那

颗小碎石向前又飞了数尺，这才“碰”的落地。

那头儿发射的是一枚瓦愣钢镖，他内力足，手劲大，去势颇急，眼见那老人不知闪避，满心欢喜，想不到被敖子青击落。

那老人听得背后有声响，回头一瞧，方才知道自己差一点着了对方的道，满脸怒气，傲然而立。

那头儿暗器被击落，恼羞成怒，用手指着敖子青，骂道：

“兀那小贼，你是哪来不知死活的混帐，也敢来插手铁虎帮的闲事？”

敖子青因见铁虎帮的人以多胜寡，又使用暗器，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才出了手救了那老人，他却不愿无缘无故的生事端，他尔雅地对那人抱抱拳，道：

“是在下多事，但见死不救非武林中人之行径，在下十分遗憾得罪了各位，请老兄原谅。”

那头儿双眼一瞪，怒道：

“你是什么东西！竟然动手在大爷手下救人，就一句‘得罪’便可了事么？去你娘的，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敖子青忍不住心头冒火，他舐舐嘴唇，强忍了下来，缓和的一笑，道：

“兄弟，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口下积德为佳，别忘了祸从口出，慎记！”

那头儿“呸”了一声，咆哮道：

“小辈，你跟大爷我称兄道弟，你是哪一条路上的，不长眼睛的狗东西！”

跟着，单刀一搥，向手下的弟兄们喝道：

“上，将这两个人一齐擒下了。”

五六名大汉闻声同时向敖子青扑至，似要将他剁成肉酱，大刀猛砍，一点也不容情。

敖子青“嗤”的一笑，向右一闪，“呼”的却朝左侧暴旋六尺，右手横迎当面三人，左手臂倏曲猝挥，一名大汉已哀号半声，鲜血蓬洒的摔出寻丈之外！

场中人影一花，又有一名大汉被敖子青推击得翻滚而出。

带头的人双目怒睁，暴戾的喊：

“蝎尾镖！”

仅存的大汉倏忽后退，左手齐抖齐挥，一片暗器舞起一片海波似的湛蓝光芒，已飞罩而来！

敖子青一看即知，这些暗器都准有剧毒，他吃过毒粉的亏，此时不由触过他的心事，他嘴里“哼”了一声，猛然迎上，却在相差分许的千钧一发之间，蓦而翻滚在地，所有的暗器全部落空。

身形有如流星的曳尾纵掠长空而起，飞身至敌人身前，叫喝半声，二股热血已怒溅纷飞，砰然倒下。

另外两人正胆颤心惊的跳出打圈，而敖子青的身形已随着他人不敢置信的快速反扑而到，只听得“嘭”“嘭”的两声闷响，两名仅存的大汉，生生的砸翻在地上。

从敖子青出手开始，到六名大汉全部殒命为止，不过是人们急促的喘息地几次而已，而这些动作已在瞬息里完成。

便在此时——

有两骑马自南至北，沿着大街向这里驰来，那头儿面有喜色，道：

“我家少帮主及小姐来了……”

那老人脸色一变，但随即转为高傲，道：

“‘龙凤双侠’便又怎地？哼！在梅林门看来不值一文，只配在此耀武扬威。”

他的话未了，两乘马已驰至众人身前，敖子青眼睛好像被一种强烈的亮光摄住了一样大睁着，两匹马一黄一白，都是高大神骏，鞭辔鲜明，马背上的人，更是出众得叫人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黑马上坐着一个约二十五六岁青年男子，身形高瘦，气宇轩昂，风度俊秀，一看即知来自名家的贵公子。

而白马乘的是位少女，二十岁上下年纪，两只水汪汪的，勾魂夺魄的大眼睛往上挑着，如白玉雕成的挺直鼻子下，配着一张微红而小巧的嘴巴，皮肤白腻如羊脂玉，毫无瑕疵。

她的浓黑的长发像瀑布般自然的泻披肩头，身段窈窕婀娜极了，白衫飘飘，左肩上悬着一朵黄铜制的大花，那股美丽，虽未饮酒，已是以令人沉醉。

如果不亲眼所见，决难相信世界真有这般美丽的女人，大约上天造人之际，把最美最好的都堆砌到她一人身上去了。

两人腰垂长剑，手中都握着一条马鞭，两匹马一般的高头长身，最难得的是黑马全是黑，黑的发亮，白马全身白，白的发光，身上竟都无一根杂毛，端的是人俊马壮。

敖子青长长的吐了口气，不由得心中暗暗喝一声彩：

“好风采！”

那青年向铁虎帮那个带头者，道：

“索元，这里怎么回事？”

叫索元的大汉，指看那老人及敖子青道：

“老头是梅林门的人，这小子不知是哪来的，无故找咱们弟

兄的碴，小的找他们理论，那小子即动手伤了六名弟兄。”

那青年有些不耐烦的斜瞟一眼过去，口中厌恶的道：

“打狗也得看主人，朋友来到了陈家集，动手伤了主人，只怕有失礼节吧！”

少女银铃似的道：

“彼此既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狠出杀手，杀了我们的人，难道铁虎帮得罪了你？”

两人的话都是对敖子青而言的，而敖子青像被对方那份脱俗的美所压制了一样，平素的洒脱，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呐呐的道：

“是阁下的朋友先对在下动粗的，在下是自保，两位可以看看贵帮的人使用的暗器，是见血封喉的‘蝎尾镖’，如此歹毒，不该得到惩罚吗？”

少女有些惊异的睁大了那双足以迷死人的美丽眼睛，话声清亮的道：

“是谁使用这种蚀心腐骨的暗器？我不是早就说过谁也不许再用了吗！索元，你是忘了，还是明知故犯？任凭你的手下再用来打人？”

索元低下了头，惶恐的道：

“小姐，小的一时不察……”

敖子青无意拆开索元的谎言，明明是他下令发射的，他既认错，也就不便再追究，他淡淡一笑，不再表示什么。

那老人微微冷笑，道：

“铁虎帮就出你们两个兄妹像样一点，咱们后会有期……”

转头再对敖子青，道：

“小兄弟，你救过我一命，如果有空请至梅林门奉茶，我且去了。”

拱拱手，转身就走，他语气甚为不敬，但是龙凤双侠显然不愿与梅林门发生争端，因此并没有为难他，让他径自走了。

那年青人对敖子青，道：

“你叫什么名字？”

见他一副高傲的样子，敖子青心中甚是不悦，但看在美丽的少女份上，他淡淡的道：

“你又叫什么名字？”

那年青人脸上登时如罩了一层寒霜，口中“嗯”了一声，道：“自我有记忆以来，还记不起有谁敢这样问过我的名字……”

那年青人的马鞭倏起倏落，一会点，一会戮，一会纹，一会拉，像一无数的毒蛇在飞旋织舞，在空间交舞成浑厚的气流，无止无休。

敖子青骑在马背，依然未曾稍作移动，仅靠双掌之力迎拒进退，而那年青人在黑马上左奔右挪，前翻后跃，好不快捷！

老实说，这年青人的一身功夫已入武学之门，但因骑在马上，精绝深湛的武技不容易发挥，但是较比敖子青，则又逊了一筹，而敖子青一直没有移动反攻，兵器亦未出手，所以场面才便拖延了下去。

极快的，双方已较斗了三十招……

敖子青眨眨眼，高声叫道：

“朋友，打够了吧！”

年青人连击十招二十一式，喝道：

“今天少爷一定要取你的头，以祭弟兄们的冤魂，你认命吧！”

敖子青再出十掌连环，低喝道：

“这可是你自找的！”

左掌蓦的迎向敌自腰际挥来的马鞭，右脚又脱镫飞起，在年青人急忙抽鞭变位的刹那，敖子青长身偏出，单手闪电般一抓一拉，已握紧了那根马鞭，顺着他身躯坐回来的势子，那年青人已惊叫一声，坠落马下！

这瞬息中的变化，可说太快太快了，只几乎是人们意识一闪！

敖子青玩世不恭的磊落劲儿又回来了，他抿抿嘴唇道：

“凡事都有第一次，在下现在不是这样问你了，下回再有人这样问你，你就会习惯了。”

说完，他洒脱的跳上马鞍，轻淡淡的笑了笑，他尔雅的向两人抱抱拳，道：

“在下告辞了！”

那青年喝道：

“你这样就想走脱了吗？本少爷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懂礼貌的家伙！”

提起马鞭，手臂一弹，已猝然点戳向敖子青的咽喉，威猛得活像一头野兽倏而攫来的利爪。

敖子青嘿嘿大笑，挺立马上的身躯毫不动，右臂伸缩之间，已“砰”然将戳来的马鞭荡开五尺。不料那青年的马鞭忽然斜出向下，着地而卷，招数变幻直攻对方下盘的马儿，这马鞭竟似是活的一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唰”的一声破空锐风倏响，马鞭已到了敖子青坐骑的腿前！

真有些愤怒了，敖子青冷厉的喝道：

“朋友，你太不知进退了！”

敖子青脚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点，胯下马儿立时向前一冲，避过青年的马鞭，他反身手掌倏起，片片相连，掌掌衔接，罡烈的劲风呼荡纵横，澎湃回激，威猛极了。

那少女尖声叫道：

“哥……”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朋友，在下已经手下留情，你不要逼人太甚，人上有人，你功力不错，修养则太差！”

那年青人身子不由自主的摔落，空有一身武功，却是半点也使不出来，一落地马上站了起来，“唰”一声抽出腰间长剑，愤怒的大吼道：

“季海奇岂是如此容人折辱的么？小子，你报名受死！”

敖子青尔雅的一笑，道：

“姑娘，你这位兄长非但不感激在下未曾乘人于危的磊落胸襟，怎么反而恩将仇报？”

旁观者清，那少女看的很清楚，对方的确未尽全力，无意伤人，她向敖子青点了点头，示意相谢，敖子青见她容如花绽，娇艳动人，不由得脸上一热，有些期期艾艾的苦笑了一下：

“多谢姑娘……”

那少女看看他，迷人的在脸上漾起一丝倩笑，轻轻的道：

“请你不要见怪兄长的鲁莽，他一向如此，爹也常数落他……”

那年青人叫季海奇，愤怒的道：

“小妹，你不与我联手除了这小子，你还有心情跟他说笑，还编排我的不是，怎么回事？”

少女羞涩的笑笑，道：

“哥，原是你不对，你骂人又先动手，人家大侠……”

季海奇愤恨的道：

“梦寒，她如此护着外人，害不害臊？今天我一定要叫这小子躺在这里，报上名来！”

敖子青闲闲淡淡的一笑，轻轻举起鬼箫，在空中微微一摇，道：

“千万别吓着了……”

蓦地，季海奇张大了眼睛，手指着敖子青，急促而惊惧的叫道：

“鬼……鬼箫？”

这两个字，像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震得这位美丽的姑娘心腔一跳，一声惊噫，道：

“你是鬼箫影敖子青？”

敖子青一拂衣袖，淡淡的道：

“不敢，正是在下区区。”

龙凤双侠这对兄妹瞪大了眼睛，带着极端惊异的神色注视着敖子青，季海奇满脸怒色，道：

“即使你是鬼箫影，你也不必在少爷面前逞什么威风！铁虎帮也不是含糊的，你想怎么样冲着少爷来也无妨……”

敖子青洒脱的一笑，道：

“少帮主言差矣，是你先发制人，强辞夺理，在下本无意与

你为敌，在下不愿多与人结怨，希望再见你时，你狂妄的态度能够稍敛！”

季梦寒有些失望的瞧着敖子青，低低的道：

“敖大侠，你欲往何处？”

敖子青徐徐的吸了口气，轻轻的道：

“来时无处，去时无踪，天涯浪迹，四海为家……”

季梦寒稍微犹豫了一下，低俏的道：

“我们……你还会再回来……铁虎帮……来看我……们……”

敖子青有趣的瞅着季梦寒，半晌，他叹了口气，道：

“人生何处不相逢，有缘自能相逢，今日幸遇姑娘敖某不敢唐突，来日或能再见，将来之事，有谁能够预测，在下告辞。”

季梦寒正想开口，季海奇喝道：

“梦寒，这小子来到咱们地头欺人，你还跟他谈些什么不相干的话，快与我联手，带回去让爹处理才是，快动手。”

季梦寒怫然不悦，小嘴嘟得老高的道：

“哥，人家敖大爷也没有怎么样，你这人就是一天到晚喜欢找别人麻烦，爱惹是非，算了吧！我跟你回去，别……”

季海奇叫了一声：

“姓敖的，你给我下马！”

敖子青实不愿与他为敌，多生事端，冷冷的道：

“季朋友，你不是对手，回去吧！”

季海奇连连大吼，长剑出鞘，青光闪处，声威吓人的往敖子青颈中砍下。

敖子青身子一偏，人已离马倒射而出，冷冷一笑，两掌已悠

悠挥来，这两掌回势不急，但却迅捷无匹，狂猛如风！

掌势待到季海奇近前，刹那又幻为掌影千百，迷迷蒙蒙，纵横交错，像是天网罩坠，强韧的劲风亦似绵密的网绳一样穿织包围。

空气中流起了一阵波荡，季海奇倏而撒手退后，长剑险些捉握不住。

敖子青身形像电光一样，左右两偏，两手成为刁罗之状，滚旋绞缠，像蛇般的缘攀向对方的掌势，他的双手，因为出招太快，已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形状，奇诡之极。

敖子青大笑道：

“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说话之间，二人已迅速的如电光石火般互相攻拒了七招，敖子青语声甫落，滴溜溜的连旋七转，掌腿狂猛如风，疾势环扫，摄人心魄。

季海奇愤怒的再度揉进，连连的递入九剑十三腿，边叱喝道：

“非取了你的命不可！”

敖子青在一次美妙的闪挪中，一连串的缠手涌上，逼退了季海奇，他露齿一笑，道：

“留着脑袋多活几年吧！”

季海奇的长剑挥舞如风，层层重重，像山叠、浪舞、云滚、沙崩……

敖子青忽地似流星的曳尾，欣然退去，仿佛是空气中的一个幽灵，飘然荡出，一片掌影，又如山岳齐颓，呼轰压到！

季海奇只觉狂风袭体，他的长剑来不及收回拦截，只想急忙

跳开，但是，敖子青好像算准了他闪避的方向，他未到，敖子青的掌风已至……

第六章

忽然——

一股窒人的气息，宛如在这瞬息之间已经笼罩了天地，掩遮了万物，敖子青掌影暴散飞舞，纵横交错，有如古洞中成千的蝙蝠惊哗震翼，飘蹿漫天。

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之分一刻，忽从远处一个苍老乾枯的声音喝道：

“手下留人！”

敖子青回头看去，见是一位身穿蓝色衣袍的老者，那人脸上都是斑纹，年纪约五十上下，尖头削耳，却别有一种富贵气象。

在这人的后头又跟了两个，年纪相仿，敖子青知道前者是铁虎帮的帮主铁虎五季全创，后面两位大约是他们的左右护法了。

敖子青仔细看看后面右首的人，生有两道浓眉，一双豹眼，却自右眼角到下巴横印着一道血红疤痕的面孔，满脸杀气，模样凶恶暴戾之极！

另一人满面书卷气息的文士，面色略为蜡黄，自有一股冷酷的威风，双眼炯炯有神，嗯！这人的内力修为极精湛！

三人身形如风，欺近身来，上下打量着敖子青，厉声吼道：

“哪个江湖鼠辈，市井走卒，铁虎帮也是你招惹得起的，报上你的狗名！”

嘴里“啧啧”了两声，深沉的道：

“季帮主贵为一帮之主，不但纵子逞凶，还出言不逊，这也

就难怪铁虎帮这些年，局面始终大不起来了。”

右首的刀疤大汉，喝了一声，怒道：

“乳臭小子，谁指使你来这里大呼小叫的，报上名来送死，老子钢环郭狂风成全你！”

敖子青眯着眼，望着郭狂风一龇牙，笑嘻嘻的道：

“在下还是不说的好的，怕吓破你的胆子，你的小名在下好像听过了。”

郭狂风额上青筋暴起，刀疤红中透亮，他暴厉的喝道：

“臭小子，老子先劈了你！”

刚才险些丧命，一直怔在原地的季海奇，悄悄的对三人道：

“爹，两位叔叔，他……他是鬼箫影敖子青。”

季全创上上下下朝敖子青打量了一阵，诡谲的一笑，道：

“小朋友，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冒别人之名，不怕惹来杀身之祸，你的万儿？”

敖子青愣了一下，舐舐嘴唇，缓缓的道：

“在下为什么要冒敖子青之名？我倒希望我真的不是他，只要是任何人皆可，敖子青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要假冒？”

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的一人，这时走近一步，面色沉下来，神态中顿时显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凄厉与冷酷，低声的道：

“传言敖子青生性狂妄自大，就凭你这几句话，定知你不是敖子青，为什么要冒充人来此闹事，想嫁祸他，让咱们去惹那个大煞星吗？朋友，你打的好算盘，咱们可不是傻子。”

在马上季梦寒跃下马来，轻轻的道：

“郝叔叔，他真的是鬼……敖子青大侠……”

季全创目光如电，向女儿环视一遭，暴烈的道：

“你怎么知道？”

季梦寒脸一红，低下头，嚅嗫的道：

“他自己说的……”

敖子青含有深意的望着季梦寒，伸出腰间的鬼箫，旁若无人的径自吹起“江湖行”，箫声委婉凄冷，悠悠远远，动人魂魄！

季全创霍然睁开眼睛，直直盯着敖子青，半晌，他沉重的道：

“就算你真的是敖子青，那又如何？咱们各行一方，现在你无故相扰，你想如何？”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说的好，在下早欲离开，可是季公子纠缠不清，在下一再容让，他又出手相逼，在下平日作为，早叫他丧命了，他却不知好歹，真是坐井的青蛙，不知天高地厚，你带回去好生教导，免得他日死得不明不白，他人只怕没有在下度量！”

玄天郝幽闻言之下，眼珠子斜吊了一下，皮笑肉不动的道：

“敖少侠好大的口气，少侠固属武林绝材，但是，你在铁虎帮滋事，咱们若不出面处理，岂不令人嘲笑铁虎帮胆小怕事，以后还能再混下去吗？”

敖子青背负双手，双眉一挑，笑道：

“面子事小，生命事大，三位朋友，希望阁下等再加三思，在下亦非庸碌之辈。”

敖子青说完，往众人脸上看，一眼瞥及季梦寒深情的凝注向他，那模样动人极了，敖子青咬咬嘴唇，连忙把头转开。

一阵凄冷的笑声出自季全创口中，这笑声仿佛一千万条小毛虫爬在人的心上，令人难受极了，正待动手，郝幽轻轻摆手，目注敖子青道：

“我等不想与你为敌，但你总得给我一个交待，只要你公开向铁虎帮道歉，咱们这场梁子也就不必结了……”

敖子青冷冷的道：

“你知道姓敖的办不到！”

郭狂风怪叫了一声：

“走着瞧！”

他的语声尚在空气中缭绕的时候，一阵突起的狂风已猛然拂向敖子青身上！

敖子青脚尖一撑，人已滑出五步之外，一个大回旋，有如流星倏掠，暴起十腿踢向郭狂风，双臂一圈猝挥，分劈季全创及郝幽！

季全创“哼”了一声，飘然移出，冷森森的道：

“这是你自找的！”

季梦寒仿佛从一个凄怖的梦魇中惊醒，睁着那双水盈盈的眸子，道：

“你……你们不要打了……爹……敖少侠……”

敖子青后出五掌功向避至右侧的郝幽，一边满不在乎的一笑，道：

“季姑娘你看到了，在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贵帮的人……”

郭狂风在连续躲闪敌人反击之下，毫不迟滞的再度挨上，喝道：

“说什么鸟话，老子叫你从此开不了口！”

季全创身为帮主，一向很少自己出手，现在他又飘出圈外，沉着脸，目不稍瞬的注意着斗场上的转变，他要伺机而发！

玄天郝幽面色冷凄再度揉进，飘忽不定的连连递入十一腿十九掌，在敖子青的盘旋反击中，他多少相信这位眼前人确是鬼箫影敖子青！

季梦寒那美丽的面庞已变得苍白，细凝如玉的肌肤在轻轻抽搐，心狂跳着，冷汗涔涔，几乎快要瘫痪，快要晕绝了……

季海奇很想下场去帮忙，可是场内的人飞舞的太快，连眼都炫花了，他如何动得了，只能瞪大眼睛随着场中的人飞转！

一声尖锐的惊叫，季梦寒眼看敖子青差一点着道，吓得胆破心裂，嘴唇蠕动了一下，目光焦切的向敖子青瞧去！

敖子青在一次惊险至极的闪挪中，一连串的反攻，同时逼退了郝幽及郭狂风，他露齿一笑道：

“多谢姑娘关心！”

季梦寒赧然醒悟，有些窘迫的低下头，但马上又不放心的抬头观看战果！

郭狂风足尖一点，倒射而回，反手就是五掌、八肘、十五腿！

郝幽却似轻烟一缕，飘飘来到，倏然而飞舞的掌影，似落英缤纷，朵朵洒旋！

像一只愤怒冲天的利矢，敖子青猝然在一片拳腿交织中长射而起，一个翻滚，他已伸出他的鬼箫，断刃也已出鞘！

在旁观场的黑虎五季全创眼珠子一转，倏叫道：

“注意，这小子亮家伙了！”

语声未落，衣袖飞舞，季全创已暴袭而上，一道白色闪光，直攻敖子青！

这道白色的闪光甫始展现，已与敖子青断刃掠起的一片银芒碰个正着，一声巨大的金属震响中，两条人影分由两个方向错

开！

在空中一个翻折，敖子青舍去季全创，笑着猛扑郭狂风，在郭狂风的喝骂避让中，鬼箫的断刃斩到郝幽的天灵！

郝幽急忙抛身斜步，如流水行云，泻出七步，季全创手上白光耀耀，摇晃不定的刺向敖子青的腰侧两腿！

在那片如怪蛇伸缩的流芒中，敖子青方才看出季全创握在手中的兵刃，是一柄细窄成半月型的短剑，晶莹澄澈，想必锋利无匹！

他毫不转动，鬼箫用力迎去，几乎同时，一个大铜环，已呼啸卷向他的脚踝，他轻轻移出两步，那铜环带着劲风拂过！

原来是郭狂风的成名兵刃铜环，敖子青哧哧一笑，迅速的道：

“把吃饭的家伙全搬出来吧！这样玩起来兴致或许高一些！”

季全创连出一十八剑，口中凶厉的喝道：

“妈的，小子废话偏这么多！”

敖子青上拦下架，同时挡开了郭狂风的十环与郝幽的八腿，冷冷的道：

“这是给你们一个警告！”

郭狂风的铜环舞得虎虎生风，像山叠，云滚，沙崩，破口大骂：

“你妈的我操，你狂到几时，现现你的威风让老子瞧瞧吧！”

敖子青语声在刹那间变得冷酷而阴森，像是出自另外一个人的口中，像是来自轮回殿上的宣判，冷得如寒风刺骨的道：

“小心了。敖子青的绝活要招待你了！”

季梦寒听在耳中，像是一把冰碴子洒在她的心上，寒透了，

使他禁不住激灵灵的一颤，恐怖的睁大两只眼睛，惊惧的叫道：

“敖大侠，不要……”

不待敖子青答话，季全创猝然后退，冷沉的道：

“让老夫领教领教你的绝活！”

敖子青静静的道：

“季姑娘，如此情况，你让在下如何？”

一阵出奇的悲哀，掺杂着绝望，像一股澎湃的潮水般冲入季梦寒的心田，她忍不住双手捂面，痛苦的啜泣起来。

季海奇平时非常疼爱妹妹，今天见她一再袒护他人，他狠狠的“呸”了一声，吼道：

“哭什么，爹爹与两位叔叔正在危急关头，你想叫他们分心，万一出了差错，你担待得起？”

这位美艳的少女那张粉脸，羞愤中有着痛不欲生的痉挛，她实在慌乱了，她眼前的人，都是她不愿看到有任何伤害的，现在，他们敌对上，她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们火并，她又有什么办法？

敖子青望着双手蒙着脸的季梦寒，怜惜的摇摇头，道：

“季姑娘，请你谅解了！”

郭狂风大叫一声，铜环抖成圆圈，暴卷猛砸，圆环划破空气，带起闷闷的啸声，搂头盖脸来到敖子青身上！

敖子青仿佛是空气中的一个幽灵，轻飘飘的荡出，一片掌影，又如山岳齐颓，呼轰压到，郝幽已同时发难，攻向敖子青！

于是——

敖子青右手一抬，鬼箫上的断刃，突然旋飞，神鬼莫测的劈向郭狂风，这乃是他平生煞手之一“飞刃斩”中的首式——“天神开路”。

郭狂风只觉眼前寒光暴闪，犀利的斧刃已到了头顶，他的铜环已来不及收回拦截，无奈之下，只有狼狈不甘心的急忙跳开。

郝幽哼了一声，避过敌人断刃旋转时所发出的强韧回荡之力，以自己成名武林的“蛇手”猝然抓去，指尖一挑，同时就向对方丹田下腹！

寒芒一溜，抖起滔滔光辉，实在邪得厉害，就在敌人攻势才起，已倏忽飘荡的迅速移开，好像是个有意识的东西！

好几回，眼看断刃就要被袭落，但见敖子青伸手一抓，它像认得主人似又倒射而至鬼箫中，只是一个大意，它又射出，其势威猛，锐不可挡！

翻飞的鬼箫像是无尽无限般自九天之上连连落下，郭狂风心头一震，铜环舞成一道护围，人却离的远远的，不敢靠近！

郝幽的蛇手连抓十几次，劲风贯透中，亦仓皇后退……

但是——

敖子青狂笑如雷，一个大侧身，断刃对准郭狂风而去，鬼箫却在奇妙的三折三转下，猛而击向玄天郝幽的面孔。

这是他“飞刃斩”的第二招：“天王托塔”。

鬼箫在他手中转旋之下，有如在刹那间变成千千万万，似游浮的荷叶，聚集的黑云，而断刃的突然飞斩，宛如在一片迷蒙的云翳中突然射出的强光一道，泼辣而厉烈，令人措手不及，难以防备，奇异极了，诡妙的不可思议！

郭狂风将他铜环的“蛟龙飞腾”已反复用了三四次了，却丝毫未将局面扭转，他直觉的感到力有不殆，好似根本找不着落手之处！

对方的鬼箫断刃砍到，看得如此清晰明显，但却偏偏已来不

及出招相拒，好似空有一身举鼎拔山之威，在与一个没有实质的幽灵搏斗一样，空幻的好似没有成形的东西，无从下手！

郭狂风气得大喝一声：

“他娘的！”

敖子青这一招的主力是在鬼箫，断刃是个障眼法，杀伤力不大，那个郭狂风才自避开，郝幽出于自卫，连连出击，却俱于敖子青的箫影中落向虚空，“砰”的一声闷响，郝幽那瘦长的身躯已歪斜不稳的抢出五步之外，汗水如注！

这时，场外蓦地人影一闪，一条光亮耀目的蛇信剑刃，已幻成银芒漫天，自四面八方刺到。

敖子青澄澈的眸子掠过一片奇异而强烈的光彩，像两股毒红的火焰，他沉厉的大声叫。

“好朋友，不要执迷不悟了！”

没有人因他的喝声而缓慢了攻势，双方越攻越快越急，已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敖子青已被激怒，愤恨的怒吼：

“怨不得在下了！”

他的两臂霍然平伸如鹏鸟之翼，身子却似流光冷电，笔直伸出，双臂同时向内并合，一大片棘林似的尖刃光影已被他抛在背后。

鬼箫的急速旋回，竟使空气波荡排涌，成了一股强劲的暗流，郝幽被这股暗流吸引得向后退，而有如西天的电闪倏亮，锋利至极的断刃已斩到了他的后脑！

双目几乎在这一刹那出了眼眶，一张蜡黄的面孔急成了猪肝之色，在这瞬息间他将原有的冷漠化为一脸的焦躁，手中的短刃在他奋力挥掷下，快绝伦的飞射向敖子青背后！

他这一声已失去了一个武林名手的矜持，也可见出他已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了。

鬼箫在空中一旋，“嗤”的一声沉闷低响，季全创的短剑竟然被收入其中，显然在场的人没有料到鬼箫还能吸入兵刃！

就在不及人们呼吸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呱”的一响热血迸溅，郝幽像一块抛石般飞坠入一堆杂物中！

郝幽以为敖子青的注意力全在季全创身上，想不到一击未中，自己反遭到了断落的厄运，在千钧一发之中，他拼命以心头一口至纯真气逆转三旋，将身形向左方带出，但仍抵挡不住。

郝幽的轻身之术原是超绝无匹的，想不到还是栽在敌人手中，而且栽的不轻！

敖子青冷冷一晒，淡淡的道：

“这是一种新的经验，各位以为如何？”

尾音未收，他又猛扑而下，被收在箫内的短剑急弹而起，直取季全创，他箫中的断刃又脱离飞出，划过一抹冷芒，斩向有些目瞪口呆的铜环郭狂风！

短刃来势甚急，季全创霍然偏身，伸手攫取自己的兵刃……但是——

他估错对方的用意，冷电一闪，倏而觉得手掌像是被炙红的烙铁触了一下似的剧痛入骨而他的右手中指、小指、与无名指，也就在这刹那的痛苦中，被他自己惯使的短剑削掉！

这位黑道上的江湖魔星，又愤怒，又懊恼，他没想到敖子青将他的兵刃抖还之际，还注进了一股至刚至精的功力在内。

郭狂风来不及看季全创的伤，敖子青鬼箫上的断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砍到了，他瞥及短剑削落了季全创的手指，已知敌人

断刃飞来之式，劲道之恢宏巨大，不是他能力可以匹敌！

他经验十分老到，断刃临近身前时，手中铜环如云聚风舞，霍然卷出数十圈卷花，团滚如龙般迎上，他狠狠一跺脚，人以进为退的暴躁而出！

郭狂风脚步急撑，动作快如电光石火，飞斩而来的断刃竟像一个有着灵性的鬼怪，微微一沉之下，并未落地，又斜砍直劈跟到，疾如雷奔！

滚卷的铜环与断刃相撞，在“咔嚓”声中，铜环在被斩飞落地，断刃却奇异的一转一旋，敖子青腾空掠起，握住即将力竭落地的断刃。

敖子青的目光向眼前的三个敌人瞧去，郭狂风额际黄豆大的汗珠滚滚洒落，郝幽已站了起来，面色惨白憔悴，但却沉默无比，以一双充满怨毒的眼光，死死的盯视着敖子青，季海奇扶着他。

季全创的三根指头被斩，血流之势却已缓，他衣衫上，染满了血迹，怔怔的站着，季梦寒正在帮他包扎伤口！

季全创嘴唇紧闭，唇角的肌肉却在急速抽搐，显示着他心中那不可言喻的愤怒！

敖子青汗珠不停的滴下，一人独对三名高手，外表虽然洒脱，其实他也全力以赴了。

敖子青舐舐嘴唇，冷笑一声，道：

“三位见着了吧！或许这辈子你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功夫呢！”

季梦寒似是一怔，那双明媚的眸子像是迷惑的闪眨一下，听得出她是瞥住了一肚子怒气在说话：

“敖子青，我爹跟你有什么仇，你……为什么要断了我爹的手指，你心为什么如此狠毒？你……江湖中传言果然不差！”

摇摇头，敖子青无奈的说：

“在下不是个好脾气的人，也很少对人仁慈，但是今天在一再容忍，他们仍然不识趣，断了他的手指不过是最小的警告，你爹身为一帮之主，理当负起领导教化之责！”

季梦寒愣了一下，讷讷的道：

“我爹固然有不对，你也有不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口气太狂妄！”

敖子青狂笑一声，道：

“在下生性如此！”

这阵猛烈的笑声，短短的六个字，仿佛是六只魔手，一下子猛然攫住了季梦寒的心弦，她打了个寒战，呆呆的望着敖子青，呼吸变得急促而滞重，嗫嚅的道：

“你……你不该如此……”

敖子青凝望着季梦寒淡淡一笑，道：

“姑娘金言，在下本不该不听，但是人各有志，这不是该不该的事，这是个性及原则的问题，如冒昧之处，请姑娘见谅！”

季梦寒勉强颌首，低低的道：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不管人怎么说你，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相信你……”

敖子青一拂衣袖，向季梦寒点点头，温和的道：

“姑娘不但人好看，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令在下十分敬佩！”季梦寒怩媚之极的瞧着敖子青，低俏的道：

“少侠年青名盛……”

季海奇哼一声，冷森的道：

“小妹，他是我们的敌人，断了爹的手指，伤了两位叔叔，你不思如何报仇，还跟他攀什么交情，也不怕人家说闲话。”

季梦寒稍微犹豫了一下，坦然道：

“我觉得敖少侠也没有错，他的确一再希望彼此停止争斗，是咱们……”

季海奇有些粗暴烦躁的道：

“你说什么？如此护着一个野男人，你害不害臊？你不懂得避嫌吗？”

季梦寒如柳的眉儿渐渐郁结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也低沉了许多，道：

“哥，我就对事不对人，彼此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大家作个朋友不好吗？敖大侠你以为如何？大家化敌为友……”

敖子青嘴角的肌肉僵硬的动了一下，“啊”了一声，苦涩的一笑，道：

“只怕贵帮之人不愿就此罢休！”

他像是呻吟般叹息了一声，望着眼前这张美得是以令人甘心为她而死的面庞，他实在不愿与这么美丽善良的人儿结下深仇。

汗珠仍不停的自铜环郭狂风额际滴下，他仍在怀疑眼前的一切它的真实性……

敖子青豁然大笑，道：

“以三位在江湖中的声名，今天此事若传言出去，的确不太好听，不如从现在起，大家都把这回事全部忘了，就当没有这回

事好了。”

以敖子青的个性，他的确给铁虎帮的三巨头找了台阶，如果他们听明白的话，便会拾回自己的兵刃，连忙离开现场，如敖子青所言，就当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彼此也可相安无事。

可是，敖子青这几句话却像针一样刺入他们的心中，他们的神色斗然大变，无比的羞怒浮上他们的面孔，季海奇愤怒的道：

姓敖的，你不必在咱们面前逞威风，假惺惺的，咱们不吃这一套，想怎么样你直说？”

敖子青剑眉一挑，道：

“既然你不领情，在下自不便自做多情，不过，在下奉劝你一句话，几两人说几分话，先掂掂自己的份量，实力比响亮的名号差了一大截，只会贻笑大方，在江湖上扬名容易，但要名符其实！”

他说完了话，又向季梦寒点点头，平静的道：

“季姑娘，如果你要怪我，就怪吧！你的兄长实在太不长进了，心胸狭窄，有空你该劝劝他，让他向你看齐，在下告辞了！”

季梦寒深深吸了口气，艰涩的道：

“你……真的走了……去哪里……”

敖子青长长的吁了口气，缓和的道：

“相见不如怀念，季姑娘咱们后会……不一定有期……”

季梦寒全身一冷，有些寒意的道：

“敖大侠，我们如能再次相逢，我希望……希望你能改变你的作风，我是说……”

敖子青平静的笑笑，道：

“难了……”

季海奇面色一阵红一阵白，气得浑身发抖，强自吸了一口气，道：

“敖子青，我们的仇是结定了，我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敖子青冷森森的道：

“在下记住了，今天各位以多欺寡，要讨回公道，非在下的不是，不过，姓敖的仍然等着，等你有本事的时候再来吧！”

说完才一转身，一条人影快绝的猝然扑到他的身后，掌风如浪，疾速猛劈，的是狠辣至极！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你试试！”

右手鬼箫突然向空侧挥，身躯一斜倏转，断刃在空中带起一片匹练白河似的银芒，空气中发出一阵裂帛似的刺耳巨响，一股强大的压力猛然往回周排挤，就在人们的瞳孔尚未及将这一切景象印入……

一声凄厉得骇人的惨叫，已连着血肉肚肠纷纷飞溅，一个躯体分成两截，抛摔出五丈之外！

这人是——玄天郝幽！

季梦寒惊恐的瞪着身前那头恐怖的头颅，他那失去生命色彩的脸上泛着死灰，一双眼珠凸出眼眶之外，上面蒙着翳雾与血丝，毫无意识的，不甘心的，瞪视着每个看他的人。

她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凛，仿佛从一个凄怖的梦魇中惊醒，她用手捂着心口，惧怕的道：

“你……你太残忍了……你杀了郝叔叔……你为什么？”

敖子青眼角微挑，冷漠的道：

“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我不杀他，他便杀我，这是一件残酷的选择，任何一个人都会做出跟我同样的决定，生活在这种血雨腥风的日子，刀日舐血，剑林打滚，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

季梦寒睁着那双水盈盈的眸子，她了解敖子青的意，可是……

她的双目中有着隐约的泪光，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她不想看，却又移不开目光，呆呆的注视着郝幽那颗脑袋，刚刚还活生生的……

她低哑着声音道：

“郝叔叔从小看我长大，你……你不是逼我与你结仇吗？”

敖子青嘴角微微一撇，淡淡的道：

“已经有一段长久的时间了，人曾伤我，我亦伤人，江湖有江湖中的规矩与生活方式，我抱着一个‘义’字，郝幽背后偷袭，已经该死，在下以杀止杀，以血止血，别人怎么想，在下也就无权过问了。”

季梦寒古怪的瞪着敖子青，良久，她语气陌生而冷峻：

“你是个豪杰，你很残忍，甚至对待一个信任你的女孩子也是如此。”

敖子青轻轻的道：

“你说的对，在下凡事尽力而为，评论如何自由他去！”

铜环郭狂风已按捺不住，心碎肠折的厉吼连声，悍不畏死的扑向敖子青！

敖子青冷冷一晒，像煞流星曳空，一闪而出，又在身形闪出的同时，一连五招十四式，有如狂风呼啸，怒海排山，自每一寸

空间，每一丝隙缝中汹涌压去，威力之大，是令天地为之色变！

刹那风啸气荡，愁云惨雾迷迷漫漫，郭狂风的蛟龙飞腾才施出一半，已觉得口鼻俱窒，耳鸣目眩，他双臂一抖，大翻身，倒射而出！

但是——

敖子青那阴沉幽冷的语声，仿佛冤魂不散般紧紧响在他的耳旁：

“来不及了……”

一片耀眼的冷电，一股寒栗的气息，宛如在瞬息之间已经笼罩了天地，掩遮了万物，全身血液猛然冲上郭狂风的脑袋。

厉号一声，他面红如火，拼命将蛟龙飞腾的绝技一再施出，环影暴散飞舞，纵横交错，有如古洞中成千的蝙蝠惊哗震翼，飘蹿漫天！

二人的动作像是不差前后，像是将时间停顿了，再凑合一起，场中人影翻飞，寒芒耀霍，环卷如浪，而在人飞，环舞的一刹间，已经分出胜负了。

一大蓬鲜血像自一个猛力挤压的气囊中爆溅，喷洒周遭五丈方圆，一颗斗大的头颅，滴溜溜的飞上半空，又滴溜溜的在郝幽下半身尸体的旁边。

空气中一片沉寂，死样的沉默，周遭的强烈血腥味在飘荡，刺鼻而呕心，匹周的空气，都像是在轻微的叹息，幽幽的啜泣。

一个凄厉得不似自人类口中发出的嘶喊声响起宛如地狱鬼泣：

“好！敖子青，我的两名弟兄都走了，老夫这条命也请你成全吧！”

敖子青胸前微微起伏，额际湿淋淋的汗水聚成几颗珠滴下，坠落入尘埃之中。

缓缓的，他睁开眼睛，静静的道：

“我不会跟你动手，算是看在令媛的份上吧！”

季全创双目倏睁又阖，幽幽的道：

“哼！为这笔血债，就算与你同归于尽，亦在所不惜！”

敖子青淡淡的道：

“犯不着吧！留着一条命，以后找机会报仇不是很好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季海奇叫道：

“爹，我回去调动所有的人马，今天务必生剥了这小子的皮！”

季梦寒柳条儿似的眉儿一皱，道：

“哥，你……”

不容分说，季海奇右腿一抬，竟在平地跨上了黄马马背，纵马欲奔，猛觉腰间一麻，已被暗器打中了穴道，力道全无，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敖子青一拂衣袖，道：

“多有得罪了，在下无意再与各位纠缠，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敖子青既不纵跃，亦不踏镫，一抬腿，便上了马鞍，纵马向前驰去，叫道：

“季姑娘，再会了……”

第七章

芙蓉山。

有龙脊的丘岭，这丘岭并十分耸峻，更谈不上雄伟，岭上林木幽幽，茂密苍邃，莽莽深沉，有怪石嵯峨，有玉瀑散珠，够得上美，也温柔！

离开大道，敖子青策马行向一条窄狭但尚算平坦的小路，这路蜿蜒曲折，马儿走的很慢，马上人儿也不急于奔行。

马儿缓缓的踱着步，在这寂寞的林阴山道上，有着一丝儿弹拭不去的凄苦，他想起一句句切切的誓言，那是无可比似的至真，而今想来，这感受，深邃而隽永，像是一片片啜泣的血。

长长的，敖子青叹了口气，他眯着眼，被这份眼前的美、静、冷所影响，他瞧着山峦，望着云天深处的天空，带着浓重的抑郁，他将自己的心灵完全隔入其中，苍凉而凄艳……

一声鸟鸣突然响起，敖子青像被人在幽幽的梦中，骤然浇了一盆冷水，悚然醒悟，他挑了挑眉，继续行去，他还是眯着眼。

这时，马儿停了下来，山风轻悄的吹拂着，敖子青仰首向上望去，空中几点浮云在澄蓝的天幕上飘浮，无牵无挂。

敖子青的表情有着难言的沉重，他吁了口气，道：

“亦虹，我来晚了，虽然来晚了，但是我还是来了……”

一阵冷瑟的感觉在敖子青心头升起，他轻轻摇晃一下自己脑袋，低低的道：

“我敖子青一向恩怨分明，人家如何对我，不管好坏，我必

十分回报之，唯有你，亦虹，我不能全心去照顾你，而你那禽兽不如的父亲，我却不能给他应有的报应，此种心情令我如何释怀……”

心头真有百般滋味交集，以他的个性，邵化易早该碎尸万段，但他却不能，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受，煞星也有感情的困扰。

翻身下马，敖子青牵着马，到达一棵树下，多少年来，他做事从没有如此犹豫过，自己的果断、智慧，道义，都到哪儿去了？

他烦躁踢的飞了一块石子，思忖道：

“邵化易在亦虹死后，他选择了芙蓉山，这是何意？芙蓉山如此偏远，亦虹一个孤弱女子，她如何禁得住寂寞？邵化易你的心比蛇蝎更为狠毒，你一点人性都没有，你根本不配为人！”

空气里有着苦涩，难咽的苦涩，思想就像一条条的流光在掠闪，一颗颗的星儿在眨眼，像雾、像烟，雾散了，烟也淡了，他仍然徬徨，仍然愁闷，依然心痛，他的内心里含蕴了太浓厚的忧郁感！

山是寂静的，林木是寂静的，樵径也是寂静的，偶而有虫声唧唧，却只是把山岭烘托得更空旷与落寞。

转过几片山林，拐数度樵路，一堆耸起的小土堆已映入他的瞳孔中，他看到了——

这座小土堆，前临深壑，后依绝壁，墓前无花无树，亦虹生前最喜欢花，不管什么样的花她都喜欢，落花也一样，她父亲竟没有给她种植一株。

敖子青静静的凝视了一会，深长的吸了口气，他简直提不起勇气再向前迈进一步，他不知道为什么，老远一眼，他即认定这

里就是亦虹埋身之处，那只是直觉，没法解释的感受！

他沉吟了一下，他飞身上前，呆了一下，扑在墓碑上，他心乱如麻，心痛如绞，但是他哭不出，泪也没有，他只是静静的伏在碑上……

良久——

他缓缓的抬起头，看见墓碑上写着：

“爱女邵亦虹之墓。”

这七个字，刺得这位铁铮铮的好汉心头一痛，他冷笑一声：

“爱女，爱女，邵化易亏你说的出来，你真的爱这个女儿么？邵化易你实在不配拥有这么一位女儿，你下辈子也不配！”

经过了这几年江湖的磨练，敖子青早不是个容易伤心，容易流泪的人了，但是当他看到了这座坟，却不能不伤心，眼泪仍然流不出来！

敖子青朝墓的四周略一探视，一切都是如此平静，如此安详，就如亦虹生前一样，静的如一潭水，好似永远不会发生什么事一样。

蓦然间——

只看土坟上有一个空隙，并没有盖紧，不知是入土时过于粗略，抑或是被人兽挖开，心想：

“亦虹死时不但被葬在孤远的地方，也因得不到照顾，而……”

“啊——”了一声，敖子青大吃一惊，他发现扒开的土是新痕，显然是葬过之后，被人再挖过的，他抽了一口凉气，凑近前一看……

脑子里乱得哄哄了一阵，敖子青甩甩头，呢喃道：

“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这样残酷……”

原来，敖子青发现了坟墓的确被动过，不但如此，里面的棺木也被动过，显然有人来偷坟，为什么？目的何在？……

汗如雨下，敖子青面孔已逐渐变得一片惨白，这是极度的失望与悲怆的糅合，他的一颗心，如同浇上冷水的火焰般，没有一丝势力。

他嘴唇颤抖着，虎目中泪光隐隐，体内的血液沸腾不住又消沉了，他喃喃自语地道：

“亦虹，你心地善良，却投错了胎，有一个心狠手辣的父亲，害死了你，谁知你死后，犹得不到安宁，是什么人，如此凌辱你的棺木？这人的心肠，可比你爹还狠，可比‘银棠花’还要毒上百倍，死者入土为安，为什么目的使他再来掘你的坟？……”

说到后面，他已情绪激动得几乎无法克制，语声显得有些哽咽，与凄凉而萧瑟的山风相合，令人深深感到一股死寂的落寞。

敖子青的脸上起了一丝痛苦的抽搐，他大声叫道：

“我要将这入挫骨扬灰，碎尸万段，亦虹，你受的委屈，我要为你讨回——”

昔日的甜蜜，有如比境般在离海中浮现，那骄美而艳丽少女，那如百合初放般诱人的笑靥，又若池水中的涟漪，一圈圈的扩大，在他眼前逐渐移动，亦虹何辜？……

敖子青暗淡的双眸中，映射出她对亦虹的一片醇厚爱意，而这爱意，又是多么地痛苦而深刻啊！

敖子青轻轻地闭上眼睛，两颗含着无限凄苦的晶莹泪珠，在眼角上凄然滑下，他流泪了，英雄最悲壮的不是流血，而是流泪！

敖子青又睁开双目，沙哑的道：

“亦虹，我亲手抓到凶手，带他来到你的跟前，用他的血来涤净你的委屈……”

他热泪盈眶，小心翼翼的扒开亦虹坟上的土，他要重新将亦虹葬过，亦虹地下有知，会喜欢他亲手埋葬她，她是个容易满足的女孩！

他默默祝告：

“亦虹，你要跟着我，看我为你除去凶手，你一定要跟着我……”

他挖开墓土，再掘开三合土封着大石，现出了棺木，因为土壤松软，很快的就扒开，他一看棺木，新的眼泪掉了下来。

他恨透了这人，他心如此狠毒，棺木的棺盖，并没有盖好，在敖子青要重新葬过亦虹的棺木前，他要看看亦虹最后一眼，虽然亦虹不再跟他说话，不再看他，他仍然要看看他一生最心爱的人。

他伸手从棺盖的缝口中轻轻推了过去，他不用使劲，右臂一振，棺盖掀起！

一看——

敖子青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跪在地上，心头一阵凄然，语声有些哽咽的道：

“亦虹呢？人呢？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怎么会不见了？……”

他的面容上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呢喃不清的向空棺木低诉着，眼神在爱戚中有着无比的恐怖，他的神经好似有些迷乱了……

他凑近一看，只见棺木上歪歪斜斜刻着几个字，写着：

“敖子青，我要让你一辈子痛苦难安！”

敖子青心中一寒，一交坐在地下，这几个字显是指甲所刻，那么是个女的了，他一凝思：

“女的？不会是亦虹，如果是她，她不会如此对我留言，那么她仍活着的可能性很小，盗尸之人是为对付我，会是谁如此残酷？用这种方法对付我？这人一定认识我跟亦虹，以死人来打击我，天下竟有这般狠毒的人……”

空气中仍然是一片沉默，敖子青深刻的凝视着棺木上的字，他目光中闪射着极度的愤怒与悲哀，他声音硬冷的道：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我敖子青发誓一定要找到你，为你所做的一切，讨回你应得的千百倍于此的最残酷代价！”

敖子青的英俊面孔糅合着悲苦与刚毅，他已陷入人世间极端痛苦中，他大声叫道：

“我会报复的，你等着……”

在伤心欲绝的高潮过后，敖子青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弧线，他缓缓抽出鬼箫，他声音晦黯的道：

“亦虹，你虽不在，但是你知道我曾在你的坟前为你吹奏一曲……”

一缕幽幽的，极其哀怨的箫声自敖子青口中吹出，曲子非常低沉，像是情人们在细诉哀肠，像久别的游子凭吊破碎的家园故居，有着伤感，也有着浓重的忧郁，凄凄切切的。

一个转折，箫声更加凄惨悲凉，哀哀怨怨，似泪滴洒，像不甘的呼号，似出殡时的呜咽，像阴曹路上凄风苦雨，愁苦在空

气中荡漾，哀痛像幽灵般在无形中流连徘徊……

箫声骤然中止，敖子青面无表情，瞳孔中透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凶煞，冷冰冰的道：

“在下想，假如朋友是来找在下的，那么，应该现身了，在下候着！”

一阵轻悄的嗦嗦声响了一下，一个莲蓬般鼻头，两腮呈多角形，全身散发的冷瑟着气息的人走了出来，他睁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带着冷酷与深沉的表情，向敖子青打量了一下。

这人目光冷酷而尖锐的盯着前方，衬着周围的阴沉气息，他这模样，活脱似阿鼻地狱的索魂使者，像鬼魅一样的。

敖子青站起来，朝前踱了两步，深沉的道：

“朋友来此何事？”

这人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变化，他生硬的眨眨眼，话声僵直的道：

“天下人走天下路，你管得着吗，敖子青？”

敖子青勉强点点头，道：

“你认识我，很好，省得在下再多费口舌……”

他突然面孔一沉，冷煞的道：

“你为什么认识我？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你来此什么目的？你既然认识我，你应该知道我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我会发作的！”

那人细长的眼一眨，向敖子青注视了一阵，道：

“你是个角色，我五雷手贺伏，难道还怕了你这后生小辈不成？”

敖子青仍然站着不动，平淡的道：

“你是五雷手贺伏？你知道你的大名吓不着我，我只想知道你为何而来，如何知道此地？”

五雷手贺伏面色一沉，冷冷的道：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

敖子青轻淡淡的一笑，又慢吞吞的道：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

五雷手贺伏双目倏睁又阖，幽冷的道：

“敖子青，记住你现讲的话，三十余年来，武林中尚没有一个人敢如此斗胆对我五雷手讲话，你是第一个！”

敖子青垂下目光，道：

“在下不在乎，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相差不大，不过你不必自视过高，在我眼里，什么角色都一样，最好别惹我！”

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毒之色，已在这瞬间浮上了贺伏的唇角，但他的声音却出奇的平和：

“敖子青，我相信你是多情种子，你一定会来，果然如我所预料的，你来了，虽然晚了几天，你一样来了，很好。”

敖子青语声有些紧张的道：

“你这几天都在这里等待，那……”

贺伏听得了敖子青语气之中，有着一股无法隐讳的激动与焦急，他故意缓慢的道：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不错，我知道是谁掘了坟，是什么人偷了你的女人的尸体，我看清清楚楚，你想知道吗？”

敖子青鼻腔一酸，眼眶禁不住微微一热，他厉烈的道：

“废话，敖子青本性是狠、是毒，但是有人比我更狠，更毒，我当然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豺狼，我是猎人，我不会饶了

他！”

贺伏像一尊魔像般挺立，冷森的道：

“好，我告诉你，不过，你得先把东西拿来，我就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敖子青毫无表情的进前一步，生硬的道：

“你明明知道东西不属于在下，也不属于你，我受人之托，不可能将它交给你，你最好不要打它的主意，慎重警告你！”

他说到这里，这位江湖魔星平静的望着他，没有一丝惊慌恐惧之色，瞧了一会，他哼了一声，深沉的道：

“敖子青，唬人的把戏拿到别的地方去用，在五雷手贺伏身上，你不觉得可笑吗？小朋友？”

敖子青冷然一笑，道：

“一点了不可笑，在下是担心你年纪大，脑子不清醒，不知利害关系，才好意提醒你，在下不可能把东西交给你，你却不能不把掘坟之人告诉在下，如果你想苟延残喘多活几年的话！”

贺伏呆震了一下，抖索而愤怒的道：

“敖子青，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今天我会让你尝尝五雷手的滋味，不相信你还能狂妄到几时，目中无人的混账小子！”

敖子青冷酷得像煞地狱里的追魂使者，他古板的上前，冷然道：

“告诉我什么人掘了坟，之后如果你有本事就尽管使出来，姓敖的奉陪到底！”

五雷手贺伏的神色已奇异的转变起来，他不眨不瞬的盯着敖子青，面孔肌肉在强烈的扭曲与抽搐，仿佛一张变形的鬼脸，狰狞而狠厉，令人看了心惊胆颤，他咬着牙道：

“敖——子——青——”

敖子青眸子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痛楚神色，他用力一咬牙，语声冷得像冰珠子：

“死者无辜，任何与在下有仇怨的，不管使什么手段尽管冲着在下来，但是对一位善良无辜，而且已经死去的女孩，此人心之狠辣，令人不齿，贺朋友，站在道义上你不该说吗？”

贺伏愕然冷笑，道：

“反正你已经活不过今天了，就算告诉你，你也报不了仇，我就做个顺水人情告诉你，掘墓之人就是包封沙之女包仪心，以及邵亦虹生前的侍女怡人！”

敖子青默默的听着，内心一阵绞痛，冷汗涔涔，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四肢有如千虫万蚁在啃嚼钻咬，他的双手已在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自有生以来，在溅血之前都没有过这种感觉，多么愤慨的感受，他有些撑不住！

包仪心？怡人？难道包仪心因恨我才掘了坟，不让亦虹死后安宁，她此举是为了报复我负了她一片心意？如果真是她，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了。

那怡人呢？她是亦虹生前的贴身侍女，她与亦虹情同姐妹，那时他夜访邵府，还亲眼看见怡人泫然欲滴的模样，不可能，她不可能如此待亦虹，怡人没有任何理由如何残酷！

包仪心真是这么一位蛇蝎美人吗？因爱生恨，真会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来吗？恨，真的会让一个人泯灭本性吗？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真的听到“包仪心”和“怡人”两个名字，蓦的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他的心像突然坠落万丈绝渊！

强迫着头脑暂时不去思维，缓缓的，他长长的叹息了声，这声音，惆怅而虚浮，深深的道：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

贺伏怒道：

“当然是实话，我五雷手贺伏从来不会说谎，况且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更没有撒谎的必要！”

沉重的摇摇头，敖子青道：

“你如此肯定杀得了我？”

贺伏蓦地大吼一声，道：

“当然！如果你还不想死，只要双手奉送我想要的东西，再向我磕三个响头，从此隐姓埋名，我就放过一条狗命！”

敖子青冷冷的道：

“贺伏你听清楚，第一，在下不可能交出东西，第二，在下更不可能向人磕头，第三，在下不会为你隐姓埋名，但是……看在你把掘坟盗尸之人告予在下知道，在下会放过你一条命的！”

五雷手语声凶恶的从齿缝中迸出：

“敖子青，你瞎了狗眼，得罪你贺爷爷，万死不足以惜……”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在下的命轮不到你来支配，贺伏，你年纪不小，当知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如果你不懂得珍惜，永远就不再有机会了。”

五雷手贺伏的面色转为青白，细长的眯眯眼睛里，流烁着冷漠而残酷的光彩，没有一点人的气息，像煞一条昂首吐信的毒蛇！

敖子青冷冷的回瞪他，道：

“来吧……”

“呼”的一声风响，一双手掌已快若电掣般抓向敖子青顶门，这突来的手掌写黑得几乎看不清，五根手指尖削而嶙峋，来得迅捷无匹！

敖子青早已严密戒备，轻轻一侧脸，那只突然而来的手掌已稍差一丝的自他耳边抓空！

耀目的寒芒在敖子青的手臂伸缩下，倏然斜斩袭来之手，闪烁着漆黑亮光的鬼箫连着断刃同时横推而出，借这出手之力，敖子青的身躯已在这幅度极小的适度转挪下，做了十次一气呵成的凌厉攻击！

五雷手似流光般跃然而退，敖子青迅速跟上，一边大叫道：“贺伏，别走！”

鬼箫上断刃的光辉似匹练绕空，挥霍缠绕，尘土飞扬，直逼向贺伏的面前，贺伏巧妙的避过，左三右五，迅速反击了八掌！

敖子青冷叫一声，断刃抖成二十个深厚的光弧，鬼箫一动，蓦然白光弧中施出，身躯倏起，似鹏鸟振翅，急扑而下！

五雷手贺伏衣衫随风飘拂，掌腿齐出，翻折如曳，像煞一个生有多臂魔神在舞动肢体。

鬼箫的断刃似雷神的金戈，自猝然里射戮，在忽然间聚合，刹那间分散，来也虚渺，在瞬息间收逝！

一片片蓬飞的树叶，被劲风扫得肢折体残，在空中旋回，在空气中呼啸！

敖子青嘴里叫道：

“如刺在梗吧！”

话声中，鬼箫连劈九次，三退三进，在躲过对方雄浑猛辣的

交织成串掌风下，又再攻了十刀八腿！

须臾之间，二人已快速的互换的十九招，彼此做着千钧一发的闪击，在不容思议的攻拒里，双方都展出了变幻无穷的招式，像风中之云，瞬息幻异，似水中之萍，游离千里！

贺伏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冷漠木讷得像是石塑，身形却有如一个大风车，呼噜噜的连旋九圈，在九个迥异的角度里，双掌伸缩如电，一口气攻了二十九掌，三十一腿！

鬼箫锋利的断刃，好像生有眼睛一样，亦同时向攻来的的九个方向迎去，耀耀的光芒与飞舞的掌风倏分又合，毫不稍让的奉还了五十二次完全不同的招式！

贺伏他感到来自对方的压力越形沉重，对方的攻势，更形凶猛，招术也越加深幻难测，贺伏他硬咬牙，继续苦斗！

在那似虚幻的飞旋中，敖子青冷冷的道：

“贺伏，你这下子颇有火候，老骨头很硬，你自己认为你还能再支持多久？”

贺伏喉头低吼一声，心有不甘的被逼出三步，汗涔涔的叫道：

“不要太得意，现在还不到你狂的时候！”

一阵猛攻快击中，闪扑如电，敖子青一个大斜斩，叫了一声：“你打算拼命？”

脸上表情是狠厉狰狞，贺伏巴不能在举掌之下，便将敖子青击成粉末，但他显然没有料到，对方艺业之卓绝高超令他有一种惊异的感觉。

严格论起来，两人的功夫其间的差距极微小，就好像九十步与百步之间，所以这一场激斗，敖子青不感到如何轻松，贺伏的

功力是可高列一流强手而有余，恐在二三百招之内很难分出胜负。

但是，敖子青年纪虽比贺伏轻的多，他的修为却比贺伏老练精深，外人看来他反而占了点上风，胜算比较大一点。

此刻，敖子青与贺伏之战已进了一百招，贺伏已经汗透重衣，喘息急促了，也是有些急躁的征候，有些按捺不住……

敖子青额际湿淋淋的汗水聚成几颗珠滴淌下，他攻势越发凌厉，道：

“贺伏，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敖子青的语尾尚未消结，贺伏已蓦地大吼一声，身躯似一条大蛇般舒展开来，却奇快无伦的滑出三尺，右手一翻，抽出背在后面的兵刃已握在手上，一点一收，“嗡”的一声凄布锐响已传荡在阴沉的空气中！

这声锐响仿佛是一根有形的尖锥，不但刺得人耳膜生痛，而在它初响之际，心弦也会跟着震动波荡，安锥吞信如吐！

目光一瞥之下，敖子青才看见贺伏手上握着兵器，把手有一个狰狞人头，大约是赤铜所制，在他出手之间，便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叫！

敖子青的足尖甫始在岩石上一沾，他的鬼箫已快若电火般抡成一个大弧斩向身后，在移挪，抖手就是天神开路！

冷森的光华闪耀纵横，贺伏陡觉劲风来自天地，满眼光影掠奔，手中赤铜尖锥来不及作遮拦，脚步一旋，带有几分狼狈与急躁之意的退出五尺！

贺伏的面色早已经变成紫灰，鬓角、眉际、鼻尖，全挂满了粒粒汗珠，他额头上浮着青筋，双目圆睁，怨毒已极的猛攻着敖

子青，咬牙切齿的叫：

“你不必太得意……”

敖子青冷笑不息，道：

“我说过我可以放过你一命，但是你如果执迷不悟的话，只怕我的慈悲维持不了多久，贺伏老兄，快撒手回去吧！”

他口中一面说话，反手之间，又是一招“天王托塔”！

当冷电一溜，闪泛了令人目眩的光辉时，贺伏手中的尖锥“嗡嗡”不停，上拦下架，左砸右挡，却依旧阻不了对方那似天河倒悬般浩荡的光练银辉，他大叫一声，又向后让出三步！

于是——

在敖子青的“天王托塔”一式尚未用尽，他已阴沉的一笑，倏然大吼：

“朋友，你太不知足了！”

鬼箫蓦的在五个不同的位置三折三转，似乌云千朵，漫空而来，断刃在乌云中突然横斩而出，去势凌厉狠辣，歹毒至极！

贺伏面色微变，拔空而起，“哇”的吐了一口鲜血，令人毛发悚然的悲嚎：

“我不会罢休的！”

敖子青“嘿”了一声，道：

“你不必太心急，急火攻心对练武之人大大不利！”

说话中，他两臂平伸，瘦削的身躯似九天流金急电，猝然上射，双臂同时向内并，鬼箫旋动得空气回荡，翻涌波排，冷光一闪，断刃已残酷的砍向正朝外跃的贺伏，狠得像魔鬼的咀咒！

在贺伏躲让的瞬息之间，他手中的尖锥已带着连成一片的恐怖厉啸，疾快的攻出十八次！

瞬间——

“嗡”的一声暴响，跟着“当”的一声清亮金属撞击响起，火花四溅中几滴鲜血洒落，五雷手贺伏的蓝色长衫已被削下！

敖子青并不乘胜追击，叫道：

“朋友，怎么样？敖子青这两下子还够看吧，嗯？”

贺伏的细眼里有一种古怪的光采，谁也看不出他此刻在想着什么，他的额头汗水盈盈，右手虎口已经破裂，鲜血淋漓！

但他攻击力不减，尖锥狂焰猛扫中，他已在幅度极小的转展里倏出五招，这五掌和一掌并无两样，威力竟大逾寻常，而且，又不可思议的分成数个角度击出，就好似有许多人在同时同地一齐出手一样！

敖子青直飞而起，在空中一顿，又忽然再度劈落，贺伏尖锥抛落，双掌一拍，左右齐出，敖子青不直接与他硬碰，虚空一转，自然而奇妙的落地！

敖子青哼了一声，道：

“你的金钢拳的确不凡，佩服！”

现在，二人已较手近两百余招，敖子青非常知道自己的武功，在中原一带，他已经有很长久的一段日子，没有人能以一对一的，与他拼斗这么多招，而且几乎都是空手时多！

敖子青血液里流汇的那股倔强而高傲的性子已被激起，他速出十一招，二人又迅捷的互斗了十五招，敖子青深沉的道：

“贺伏，今天敖子青必让你大开眼界，你小心了！”

贺伏的眼珠帘的射了一股狠毒的光芒，他一声不响，猝然上下同出二十一掌，他的凶厉面庞已涨得通红，他上下翻飞的二十一掌，在空气中穿射交织，结成一片凌厉猛烈的死亡之网！

敖子青身躯一震，惊道：

“太阳神功！”

是的，这正是在江湖失传的太阳神功，今天如果不是碰到敖子青这样一位劲敌，贺伏也不会轻易的使出来，也难怪敖子青如此惊讶！

贺伏在敖子青的沉重压力之下，已有些吃不住劲了，他一边拼抗，一面大喊道：

“好戏在后头！”

身形倏然奇异的折转，敖子青鬼箫猝挥，劲力万钧里，直将贺伏逼出五步，汗淋淋，气吁吁，敖子青狂笑大声道：

“你的太阳神功猛，还是我的天王托塔狠呢？”

猝然间——

贺伏身形倏变，他像一下子短了一大截似的贴近了地面，就在这身形一改的眨瞬间，他旋回转闪的速度却加快了好多，行动中掌袖齐挥，劲力澎湃，其滑泄折回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就像凭借着空气在飘舞浮游了，更可怕的是他在移动中，竟挟着足以裂石断碎的无比力道！

敖子青的鬼箫断刃，飞旋暴起，银光回绕，风声呼轰，硬生生的反攻了九招，于是，他箫翻腾身，连连避让……

右袖暴挥三十次，劲道呼轰卷出，贺伏猛逼向前，右袖又挥近五十次，狂飙般的力量却由下往上翻，在敖子青的翻滚侧腾下，他磔磔怪笑：

“小子，滋味如何？”

舐着唇角盐腥的汗渍，敖子青在四周流袭圈合的呼呼劲力下飞跃弹避，眼见灰土漫空，贺伏的影子圈圈飞旋，他不禁厉烈

的骂道：

“在下的忍让已经到了最后的限度，贺老头儿，怨不得在下不了！”

手里的鬼箫倏然斜推一侧，整个人似滚桶般腾空翻起，断刃突射廉光，宛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似匹练一条，狂掠猛旋，空气中顿时发出一片裂帛似的刺耳之声，周遭压力骤增，猝然排挤四方——

在这位威烈的内家劲力冲激之下，有些较小的树木及粘在地上的小石块突然摇晃起来，“呼呼呼轰轰”之声清晰响起，于是，有小树倒了，有小石飞起来了……

敖子青知道此刻不能稍微分神，空气中气流澎湃，呼啸旋荡，银辉在闪亮，掌影在纵横，尘土蓬飞。

贺伏施展他的太阳神功的那瞬息功夫，虽只瞬息，却给了他那强大对手——敖子青的可乘之机，敖子青箫、掌连续快扑，掌袖并用，“砰”“砰”已将贺伏震得打着转子冲了出去，他的肩臂吃了一掌，饶是他闪得够快，却也险些被震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心跳有如擂鼓，而且血气翻涌，双眼泛黑，贺伏在方才那生死关头的一刹那拼命挪移，勉强躲过不敖子青击向胸腹的断刃，却没有躲过肩臂的位置，由于他应变迅速，已经算避让过敖子青的重力，但就这力量的尾梢，竟也几乎使他吃不消！

狂笑一声，敖子青蓦而爆起，以泰山压顶之势再度凌空扑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

第八章

敖子青的掌影袖风由四面八方，以万钧之力，似泰山压顶般猛不可挡的挥落！

突然——

敖子青瘦削身体却立即收势，又好不容易的退了三步才勉强站稳！

贺伏强忍着肩膀那欲撕裂的痛苦，面色变色，汗落如雨，一见敖子青的身形暴起，顿时心灰意冷，竟然不退，打算跟敖子青拼个你死我活，大不了同归于尽，没想到对方又退了回去，贺伏自己竟好端端的立在哪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已还活着！

贺伏咬牙切齿的瞋目大叫：

“好畜生，要杀要剐，你施个什么恩惠，哼！我不吃你这一套！”

冷冷的，敖子青道：

“你想死，容易的很，你不必操之过急，在下会让你一偿心愿的！”

喘着气，咬着牙，贺伏形色狰狞狠厉的大叫：

“你以为老子怕了你，别太得意，即使杀得了我，你也不会太轻松的！”

他那一双冷酷得像毒蛇似的眸子，怨毒的，愤恨的死盯着敖子青！

疲倦的吁了一口气，敖子青舔舔嘴唇，他走了两步，缓缓的

道：

“贺伏，这手天王托塔的滋味如何？现在，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包仪心及怡人她们如何盗走了坟墓中的尸体！”

贺伏的脸色有些蜡黄，他瞪着敖子青，半晌……才阴沉的道：

“在两天之前的一个深夜，她们连袂而来，她他带了一把铁铲，一把鹤嘴锄，可见了她们是有备而来，两人始终不出一声，一掘出了尸体，她们立刻离开，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始终守在附近，但是我懒得去理会她们！”

敖子青脸色一变，双目倏睁又合，他冷冷一笑，阴森森的道：

“贺伏，你为什么要对在下说这些！”

愤怒的瞪大了一双细眼，恨恨的道：

“不是你问我的吗？”

面上的表情冷漠得像秋霜，敖子青哼了一声：

“不错，是在下问你的，可是你说谎，你为什么要对在下说谎？你说谎的技巧还算差强人意，可是你选错了对象！”

贺伏细眼一闪，道：

“敖子青，我五雷手贺伏也在江湖响名已久，岂会做出这种事，你未免太小看我，你狂得太不像话了，敖子青！”

敖子青点了点头，不以为怪的道：

“在下承认你的确有两下子，成名也不是侥幸，但是……你也太小看敖子青了，你刚才说包仪心及怡人从头至尾未说一句话，是不是？”

贺伏细目一睁，没有说话，敖子青又道：

“既然她们没有说话，你怎么知道是她们两个人？你认识她

们？如果是包仪心，在下还可以相信，但是怡人你如何认得？一个从未在江湖走动的女孩，又只是一位婢女，并非名门大家，你真的认得她？贺伏，你当敖子青是什么人？”

五雷手贺伏冷森森的注视敖子青，缓缓的道：

“敖子青你很机灵，我自认不及，你虽然聪明，但是这其中的原故，谅你也参不悟，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道：

“就是因为在下为参不悟其中的道理，才得请朋友赐教，还请不吝赐教！”

贺伏的眸子又闪了一下，隐隐流露出一股古怪的而诡异的神色，他阴恻恻的道：

“好，就算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尸体的确是他们两人盗走的，但是她们背后另外有人指使，我虽撒了谎，但并不是全部，我只是一时之间，不愿把幕后指使的人扯出来罢了。”

敖子青静静的听着，觉得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有点毛发悚然的恐怖，他道：

“愿闻其详！”

贺伏喘息了一下，又道：

“我说的已经超出我应说的范围，敖子青其余的事，只好劳你自去调查，不过，我还可以给你一条线索，石拐杖与此事有关，你可以去找他，我能奉告的到此为止！”

敖子青望着他，深沉的道：

“你说的石拐杖，是住在断肠谷的石拐杖？他不是自禁于断肠谷，如何跟此事有关？莫非这次你又对在下说了谎，其中另有企图？”

贺伏不愠不怒的道：

“信不信随你，我并没有一定要你去查，反正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敖子青咧嘴一笑，道：

“是啊！在下也觉得奇怪，你既得不到好处，你为什么会那么好心的对在下说这些话，况且在下刚才还赏了阁下一掌，你不记恨？”

贺伏望了望受了一掌的肩头，疼一阵阵又传了上来，那是他方才与敖子青真力硬拼后的结果，这时，他抬头望望天空，眼睛半瞪，道：

“我当然是有条件，没有一点好处的事，我是绝不会做，你说是不是？”

敖子青撇撇嘴唇，道：

“是呀，这才像你，不过，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我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呢？反正你已经把事情告诉在下了，在下不从，你也无奈吧！”

贺伏毫无表情的道：

“我信得过你，因为你是鬼箫影敖子青，你不是别人，是敖子青！”

敖子青微微一愣，随即仰天狂笑，半晌，他才意气豪放的道：

“贺伏，你很会拍马屁，即使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在下听了心里也很高兴，就算不答应你的条件，好像也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了，说吧！”

贺伏神色怪异的盯着敖子青，道：

“我要你发誓决不把现在的事告诉别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

以，你答应吗？”

敖子青又是一怔，他露齿一笑，道：

“为什么？”

贺伏斩钉截铁的道：

“不为什么，你也不必问为什么，你只要发誓就可以了。”

敖子青洒脱的耸耸肩，道：

“为了报答你告诉我这些事，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在下不会发誓，因为敖子青说过话就算数，没有发誓这两个字，你懂吗？”

贺伏瞪大眼睛，恨恨的道：

“不行，一定得发誓，我才信得过你！”

“嗯”了一声，敖子青双手背后，有带一丝烟火味的道：

“你果然又说了谎话，刚才你不是说你信得过在下吗？怎么才一下子就变卦了，告诉你……”

敖子青口气非常强硬的又道：

“信不信得过在下，那是你的事，在下说过的就算数，不过，如果有人已经知道了，那就不是在下的责任了！”

贺伏刻板的道：

“随便你！”

听了贺伏这句话，敖子青蓦地一凛，表面上毫不在意的一笑，他道：

“为什么突然如此大方？莫非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不是无意中的过客？”

贺伏面色一沉，冷冷的道：

“你早就知道在这附近另有人？你什么时候知道，还是胡猜的？”

敖子青心里暗暗叫糟，林幽里，已有数十条人影闪了出来，距离约三十丈之外！

敖子青尔雅的一笑，道：

“不早不晚，在他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了，不知道这些朋友是哪一条道上的，据在下所知，阁下一向独来独往，你上哪儿借了这些助手！”

贺伏傲然的道：

“他们都是梅林门的高手！”

敖子青不屑的道：

“想不到你会找梅林门的人做你的帮手，前几天，他们的人还请在下到梅林门奉茶，一下子他们就成了在下的对头，世事难料，江湖风险，果然不差，朋友、敌友原是难以骤下定论的！”

贺伏阴沉的道：

“不错，那天你如果不救了梅林门的人一条命，我们也不知道你朝这里而来，是你自己先暴露了行迹，也是你命该如此，怨不得别人！”

敖子青不在意的一笑，反问：

“那又如何？”

贺伏狰狞的踏进一步，道：

“以他们之力再加上我，敖子青，你有把握再闯过一关吗？”

敖子青颌首道：

“既然你有了帮手，为什么还要告诉我那些事，又为什么要跟我谈条件，那不是白费口舌吗？你的用意何在？”

贺伏阴恻恻的一笑，道：

“那只是拖延时间，让他们先做好准备，再者，或许能够分

你的心，我相信，你听了那些话一定急着去找寻答案，即使我现在告诉你我的用意，你仍然按捺不住你的心绪，我说的对不对？”

敖子青豁然大笑，道：

“对，对极了，你的心思极细密，在下佩服，不过等收拾了你们再去找石拐杖，应该也不会太迟，你又以为如何呢？”

贺伏沉沉的道：

“你试试！”

敖子青笑容速收，大声喝道：

“梅林门的各位朋友，敖子青在此，你们还等什么？来吧！”

他的叫声粗大而宏亮，在山壁的回音缠绕下，围绕在周遭的幢幢人影，已往这里慢慢围拢，由他们的步履看来，他们对眼前的这位敌人是极慎重的，他们小心的戒备着，不敢大意轻敌！

缓缓的，可以看出约有六十个人左右，每人都穿着黑色劲装，中间以白色银丝绣缕着一大片盛开的梅花，手擘每一挥动，那些盛开的梅花就好欲在风中轻轻飘舞一样。

敖子青侧立着，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准备应付站在周围的敌人。

这时，他已看清了最前面的二个人，于是，他豪放的笑道：

“孙卡新，孙卡毕你们也来了，咱们真是冤家对头，灵州一别，贤昆仲可好？不知两位何时投了梅林门，高居何职？”

行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年纪约有五旬上下，中等身材，肤色粗黑，面孔精明而沉毅，一双眼睛耀耀有光，留有一撮山羊胡子，却将头顶上的头发剃个精光，只留一根辮垂于脑后！

不错，他正是敖子青的宿敌，一向称霸于灵州，几个月前却让敖子青搞的鸡犬不宁，只得投靠梅林门的孙卡新，江湖上鼎鼎

大名，人称“狂龙”！

在狂龙孙卡新身侧，一个四十左右，体魄修伟，面孔赤红的虬髯大汉，是孙卡新的弟弟，武林中万儿响当当，不逊于其兄的“刀锤”孙卡毕！

这时——

狂龙孙卡新目光毫不稍瞬的向敖子青脸孔注视着，面上有着极度的惊愕与迷惘，在惊愕与迷惘中，尚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与不安！

刀锤孙卡毕似乎也不敢置信的怔怔望着敖子青，尤其当他听到敖子青说话时，那种精力充沛的声量，他的呼吸已开始变得急促与粗重！

狂龙孙卡新直觉的感到有一丝儿凉气自心底升起，他呆呆的看着敖子青，道：

“你……听说你中了‘银棠花’，你真的还活着……而且……”

敖子青接过他的话，笑道：

“不但还活着，而且活的好好的，是不是？你很讶异，也很遗憾，对不对，老朋友？”

狂龙孙卡新咽了一口唾液，干咳一声，装得十分坦然的道：

“敖子青，想不到灵州一别，你经历了一次死劫，竟能生还，你的命的确长，但是没关系，你的命是早晚要没了，反正要活也没有多久了。”

敖子青傲然一笑，道：

“是吗？你现在心里已经有些慌乱了，是不是？本来你以为在下身中剧毒，一定气衰力竭，你们这些酒囊饭袋赶来拣个便

宜，想不到天下不从人愿，在下仍然活的好好的，站在各位面前，对不？”

刀锤孙卡毕沉住气，道：

“打开天窗说亮话，不错，我们兄弟为了报捣窝之仇，认为只要一出马，就能马到成功，如此传言出去，咱们兄弟有仇必报的作风定能赢武林同道的一致好评，可说一举两得！”

“嗤”了一声，敖子青哧哧的笑道：

“唉——你这人也未免太老实了，假如你不说，在下也知道，不过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找鬼箫影麻烦的朋友，往往得不到善终的，这一点，各位一定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有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影微微一晃，已自旁边的暗影来到狂龙孙卡新身侧，他人虽然长得高大，嗓门子却出奇的低细，道：

“孙大护门，还和他有什么好罗嗦的，出手把他干了，两位可报了仇，门主交待的任务也可交差，大家称心如意。”

敖子青以前跟梅林门没有打过交道，亦未曾见过此人，此时仔细一看，只见他一对大板牙露在唇外，说起话来那红红的酒糟鼻子上下耸动，再配上一对大铜眼，头顶秃得比不卡新还严重，他这副尊容，敖子青却耳熟的紧，他思索着……

敖子青有趣的注视着这人，半晌，他淡淡露出一丝笑容，道：

“是了，老兄，如果在下猜的不错，你应是叫龟甲的萨吉化了。”

不错，这高大魁梧朋友正是梅林门门主白尊手下的五大高手之一——龟甲萨吉化！

萨吉化两只大牛眼一瞪，大吼道：

“姓敖的，算你招子亮，老子正是萨吉化，今天奉门主之命

来索你的一条狗命！”

他虽然对敖子青大吼大叫的，但他的声音却低低细细的，令闻者不觉欲喷饭，敖子青摸摸鼻子，忍住笑意，道：

“萨吉化你的嗓子，是不是被开过刀，死里逃生的结果？大男子声音要宏亮有力，你的嗓音令在下不敢恭维！”

龟甲萨吉化一张黄脸气成了猪肝之色，他吼了一声，大叫道：

“姓敖的，你敢嘲笑老子？你该死！”

敖子青脸上的笑容再转为冷森，他阴阴的道：

“在下与贵门近无冤，远无仇，你们为什么无故找上在下，一切都为强出头？依在下看未必，你们的目的何在？萨朋友，有话就明言吧！”

龟甲萨吉化冷笑道：

“不错，咱们是有目的而来的，你很聪明，我们门主想要你身上的宝物，如果你想活命把东西交出来，乖乖的跟我们回梅林门去，说不定咱们门主一本上天有好生之德，可以留你一条活口！”

“哦——”敖子青不屑的道：

“在下一介草民，浪迹天涯，何来的宝物？只怕贵门消息有误，或者根本就中了小人的挑拨离间了，真是遗憾！”

狂龙孙卡新冷煞的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坦白跟你说，我们的确是为了一件东西而来，我们要‘风云榜’，你只要交出来，或许我们能网开一面……”

未等他话说完，敖子青怒道：

“不可能！‘风云榜’是何等重要的东西，岂会交给你，你们别春秋大梦！”

龟甲萨吉化回头大叫道：

“梅林四瓣何在？”

叫声出口，四名身材修长，气度轩昂的青年，已越众而出，手中四柄长剑寒光闪闪，剑尖垂地，四个人站成一线，大有啸天自雄之势！

敖子青正眼也不瞧一下，笑了笑，孙卡新突然又叫道：

“白鹿六使，待命杀敌！”

一个深沉而苍劲的语音，响自身后：

“是！”

敖子青目光一扫，已经看见六上高大魁梧的壮汉，分执着六件不同的兵器，利落而迅速的站在一侧，随时准备攻击！

六人中带领的人是一个长髯如银，双目似鹰，脸上的皱纹重叠，年纪已经不小了，但顾盼之间，却威猛自在，显然也是一个狠角色！

在心里打了一转，敖子青已经想到了这六个人是谁，不错，他们是梅林门五大高手之一，排行第二的“白鹿”俞全右的手下，今天俞全右本人却未出现，只派了副手前来！

敖子青迅速将眼前的情势估计了一番，不知道是否还另有能人隐蔽未出，然后，他笑了，笑得诡异不可臆度！

站在五尺之侧的五雷手贺伏，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一双细目却紧紧的凝视着敖子青，连敖子青也看不出来，他此刻肚子里在转什么念头！

狂龙孙卡新回头低声对龟甲萨吉化吩咐了几句话，与孙卡

毕二人缓缓的到后面，忽然又双手抱拳，向五雷手贺伏道：

“贺前辈，敖子青的实力不容忽视，想要一击成功，还请前辈全力配合，相助一臂，梅林门上下一致感佩前辈！”

贺伏点点头，阴沉的道：

“这是自然，我既答应了贵门，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今天务必除了此孽！”

龟甲萨吉化大吼道：

“两位护门，咱们还等什么？活剥了这小子，有话再说吧！”

敖子青淡淡一笑，蓦然似猛虎般扑了上来，断刃的光芒一闪，连劈萨吉化十七刀，脚步一旋，又“嘭嘭”的挡开了梅林四瓣自斜刺里戮来的八剑！

萨吉化但觉寒气突来，他双手一抖，高大的身躯倒射而出，翻身之间，背后背着一对银枪已拔了出来，猝击敌人！

狂龙孙卡新大喝一声，左右倏晃，仿佛流光冷电，二十一掌成串攻泻向对方上中下三盘，双腿同时飞起，急蹴敌人咽喉，颜面部位！

敖子青冷冷一笑，一式“天神开路”逼开了凌空扑来的龟甲萨吉化，大旋身，让过去狂龙孙卡新的夹击，再一招“天王托塔”，梅林四瓣的其中一位，已狂号一声，满身鲜血的仰跌出去！

萨吉化两只牛眼睁得暴突，银枪似骤两般翻飞勾拉，叮当连响中，他已和敖子青的断刃硬拼了十招，招招凶猛！

像空中流曳的星芒，敖子青长射而去，一记“倒转乾坤”，梅林四瓣之一又被鬼箫击出寻丈之外，另一个却被横折突来的断刃劈成两半，肚肠五脏，含着血浆溅得老远！

狂龙孙卡新双目尽赤，他倏然追上，呼轰五掌，猛劈怒砍，

劲风四溢中，又是神火电掣般的十腿十三掌，威伦无比！

此刻——

一条人影如飞鸟般腾空而起，带着无比劲力扑向敖子青！

敖子青大笑一声，“天神开路”倏出，飞来的人影大叫一声连推十三掌中倒跃而起，同一时间，敖子青亦已闪了五步之外！

萨吉化似狂飙般扑来，一双银枪闪闪生寒，左三右三，前四后四，时为绞，时为勾，时勾拉，时变划，像两条入海的巨龙，翻腾冲刺，锐风呼啸中，金芒织舞如天罗地网！

狂龙孙卡新适时跟上，他成名武林的绝技‘狂龙十八抬’已风云变色的施展出来，快逾电光石火，来去飘渺无影，似雷鸣，如流光，他使招时，快、狠、准、稳，俱已兼备无余！

双方的动作全快得匪夷所思，在孙卡新及萨吉化击向敖子青的一刹，方才被敖子青逼开的那人，此时又已反攻而回！

身影一晃，手上多了一柄“千斤杵”，毫不迟疑的猛逼敖子青，来人力大无匹，兵器出手之间，沉雄恢宏，似有碎碑裂鼎之功能！

“呸”了一声，敖子青问道：

“来者何人！”

目光怨毒的像蛇一样的凝视着敖子青，他尖亢叫道：

“白鹿俞全新！”

敖子青威猛无比的道：

“原来你也来了，好！”

敖子青手中的鬼箫与断刃，攻拒互辅，倏而断刃挥霍，力足横斩九牛，倏而鬼箫拦劈，宛似天顶地盖，前磕、后拦、上架、下砍，招出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又似群星集崩，纷纷洒洒！

他现在所使用是他苦练多年，自创的“断刃斩”中之一——“连环劈法”，一共有十九式，最适宜于以寡敌众之时施展，威猛无匹，仿佛晶盖扣蝶，简直可说是无懈可击！

断刃的光练似带，风锐如号，像怒海之巨浪波波不息，似苍穹之辽阔浩渺无边！

双方的行动之快，俱是起自刹那，终自瞬间，像是一连串的惯性连锁反应，不容人思索，更不容人犹豫，只是眨一眨眼，招式都已完了。

白鹿俞全新一边抵抗，一边大叫道：

“白鹿六使，还待何时？杀！杀！杀！”

语声未落，那六名各待之中的每一个大汉，已齐齐轰诺一声，纷纷冲上，六件兵器的冷芒闪眨，如骤云狂风，自敖子青的四面八方杀来！

敖子青叫喝一声，蓦然长啸一声，在他施展“连环劈法”的十九式中，猝然加入了一式“倒转乾坤”，锐风过境，“当的一声震响，白鹿六使中的一名大汉，已刀折断，血淋淋的横推出七尺之外！倏而伏身着地，银枪在敖子青的背脊上擦过，他的鬼箫猛抬，“天王托塔”、“倒转乾坤”两招已一并展出！

于是——

白鹿俞全新侧身急闪，狂龙孙卡新闷哼了一声，在一连串的叮“当击声中与萨吉化同退了三步！

而惨声突号，热血与肉屑蓬飞，仅存的，一直在旁游斗的梅林四瓣剩下的一人，已在这刹那间血模模的尸横于地！

敖子青气都不喘一下，速使“连环劈法”，身形左晃，又猝然右射，断刃如天外飞鸿，猛砍狂劈龙俞全新，左掌急挥，又一

名白鹿六使的大汉被掌力硬生生的击破了脑袋，血浆迸溅！

敖子青大吼一声，一个大翻身，避过了狂龙俞全新的连挤带打，如长虹来自九霄，“天王托塔”加上“倒翻乾坤”并合，在萨吉化的惊骇挡架中，已“呱”一声削去了他肩头的一大片皮肉，更活劈白鹿六使在下的四人中的二人！

血在洒，肉在飞，人在号，鬼在泣，情景惨厉而凄怖，敖子青他目光如炬，精芒闪射，包含了令人心惊裂的残酷与狠毒！

满地全是鲜血，脑浆，甚至还有细碎的肉黏沾着，看上去，这景象更加怵目惊心，说不出多么的惨厉，更说不出有多么悲凉……

空气中，浮漾着血腥，飘浮着尖锐的死亡气息，浮沉着叫人心悸的残酷意味，这就是江湖风云，也就是武林道上生活的写照……

此刻——

站在远处押阵的五雷手贺伏面容上显露出阴毒的神色，像蛇一样冷，有如鬼魅般，悄然掩上，不带一点声息！

他悄然扑上，右手的尖锥微微举起，细长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紧紧盯着斗场，敖子青在鬼箫猛旋之下，人已转了一个半圈，目光一闪，他已发觉了贺伏逐渐接近的身影！

一抹冷酷的笑意浮上敖子青唇边，他一刃架开了俞全右的千斤杵，倏然厉吼一声，十三招急劈狂龙孙卡新与萨吉化，鬼箫再一个横扫，挡开了白鹿六使仅存的三人攻击！

身形扑向白鹿俞全右，却在跃到一半之际，猝然倒射而回，一记“倒转乾坤”夹杂着他倾力注于招式中的真力同时进出——

五雷手贺伏长叫一声，“太阳神手”手法倏展，“呜”的一声

凄厉声中，尖锥已蓦然抖动，幻成一片白芒的光辉，这片劲气四溢的光芒中，泛着千百条耀眼的光芒！

在他“太阵神功”绝技甫使之际，他宽大的袖突然松开，一大蓬红红细细的粉末，宛如带翅的红蚁，如一蓬红云般飞向敖子青！

劲风在旋回呼啸，光影在纵横穿插，二人的出手俱是快捷无匹，在人们的眸子尚不及追摄情形的变化时，贺伏已狂吼一声，敖子青长射空中七丈之高，再反扑而下，刚好迎上了冲来的狂龙孙卡新！

二人甫一接触，已迅速的相互攻击了十一招，萨吉化及白鹿俞全右二人已率着白鹿六使残余的三人急急围攻上来！

五雷手贺伏强撑着坐起，魔首的尖锥依然泛着寒光，他那没有什么表情的多角型面孔却扭曲着，显然是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刀锤孙卡毕慌忙奔到他的身侧，探视他的伤痕，只见贺伏胸前一大块皮肉已被削落，深可见骨，血丝残肉绞成一团，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在大腿的地方，也有一大口，鲜血狂喷中，隐隐可见肌肉内经脉管的跳动，惨不忍睹！

孙卡毕焦急的道：

“贺前辈，你还挺得住吧！那小子把你伤得不轻，要不要……”

又是激动，又是疲乏，又是沉重的叹了口气，大大的喘息了两次，若凄凄的一笑，道：

“不错，我的伤太严重了，敖子青这小子出手……太狠辣了……不过，还好，我的‘血吟’有不少……撒在他身上……任

你再厉害，也熬不过……一天，届时……他会痉挛而死……”

孙卡毕轻轻的问：

“那‘血吟’是什么东西，这般厉害？”

贺伏努力咽了口唾沫，暗哑的道：

“这是我自己制造的……采用成长在螺山的一种药草……叫冥魂草……配合着蛤蟆……毒蛇的血，加上腐烂的尸体……研制而成，剧毒无比，平常的人……只要稍微沾上一点……皮肤立刻溃烂，但是练武之人，因其内力深浅而不一样……像姓敖的这小子……只怕不那么容易，而且他刚才一闪避……只有少数沾到他，不过那也够他受了……”

点点头，孙卡毕赶忙替贺伏敷上刀创药，把他扶了起来，道：

“贺前辈，你先到一边调息，呆会儿，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取了他的首级，替前辈出一口怨气！”

贺伏摇摇晃晃的站着，语声低哑，无力的道：

“我在怀里有一瓶内伤药，你……帮我取出，我血气伤得太厉害，无法……”

刀锤孙卡新忙探手到贺伏怀中，摸出了一个羊脂玉的小瓶，拔开瓶塞，对着贺伏的嘴巴倒下了白色药末，直到贺伏摇摇头，他才停住。

五雷手贺伏喘口气，道：

“这药性很强，一下子不能吃太多的。”

孙卡毕点点头，道：

“前辈鼎力相助，终能除了这位煞手，前辈内力受损，快至一旁调息，对付敖小子的事，就交予我们来做，今天饶不了他的！”

贺伏沉重的道：

“这回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只千万别让他走了，敖子青这小子不但机智，而且……人非常狡猾，他只要一撑不住，他会立即逃脱……”

不待孙卡毕回答，贺伏狠毒的回头瞪了敖子青一眼，踉跄不稳的行向树林内！

场中——

敖子青力展他的“连环劈法”，攻守如电，上下翻飞，但是，他自己知道贺伏抛来的一大蓬毒药，已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有好几个地方疼痛无比，尤其肩头部份，有如烧红的烙铁在炙烤，而且，这种火热的感觉，更在逐渐的透向其他地方！

虽然他用自己独擅的内家精气，换在“倒转乾坤”重创了五雷手贺伏，可是，贺伏的“太阳神功”绝活反震之力也是极其惊人的，他已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他自己明白，这可能是强弩之末了。

第九章

虽然敖子青此时的功力，不及平素的五六成，但这也是够教敌人胆为之胆颤心惊了！

龟甲萨吉化肩头血浸衣衫，衣服上绣的梅花已染成了一片红花，但他仍然咬着牙，瞪着眼不休不饶的力攻敖子青！

敖子青哼了一声，道：

“萨吉化，你叫龟甲，你的皮好像也比别人厚不了多少，不如改叫乌龟算了！”

龟甲萨吉化怒道：

“你没有多少时日了，你不必管老子叫什么，多为自己操心吧！”

萨吉化与狂龙孙卡新、白鹿俞全右、白鹿六使三弟子站成了一个多角方位，各人出手之间，俱皆不给对方丝毫退路。

过了约一盏茶的光景，敖子青体力渐渐不支，已觉得脑中的晕眩加强，视线也转朦胧起来，他知道那是与贺伏力拼加上毒粉沾上身的结果。

受到毒粉腐蚀的地方刺痛更加剧烈，仿佛有无数柄利刃，在慢吞吞的挖掘着自己的肌肉，令他逐渐有些忍受不住了。

他连出十刀六腿下，一脚逼开了白鹿俞全右及白鹿六使中的一人，口中低沉的道：

“非到彼此伤之殆尽不可么，诸位朋友？”

狂龙孙卡新倏进十一掌三肘，飘然退中，他冷森森的道：

“你在求饶？”

敖子青不自觉的摸摸脸颊，道：

“你知道在下不可能！”

龟甲萨吉化一双眼银枪挥舞更急，泼风似的狠打快攻，边尖厉的大笑，道：

“敖子青，即使你现在求情也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弟兄岂能白白而死，你必须偿命，以血还血，求饶老子也放不过你！”

敖子青左闪右挪，连躲带打，语声悠远的道：

“大乌龟，你太高估自己了，敖大爷是不愿见你死不得其所才动了仁心，想放你一条乌龟去逃生，你会错敖大爷的意思了！”

白鹿俞全右的千斤杵似天外飞来，急捣猛挥，边大吼道：

“姓敖的小子，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吧！你死到临头，尚自嘴硬，咱们今天不活剥你这小子，往后在江湖上岂有立足之地！”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俞老头，你这老匹夫已接近棺材，还在这里对敖大爷大呼小叫，只怕你会死的更惨！”

这个“惨”，方始在他舌尖一滚，敖子青瘦削的身躯已突然一转，手中断刃从鬼箫中飞升一尺，好像是神鬼在暗中施去，又像是恶魔凶厉的诅咒，这柄飞刃在空中“呼”的一转，以令人绝对不敢置信的快速，猝然斩向白鹿俞全右！

这时——

俞全右只见寒光一闪，无法躲避，更无法救援，断刃的刃口已飞切到了他的双腕，本来就已经折断了一般！

在这瞬间，热血迸溅，两只白生生的手掌，像一只抛石般落在地，白鹿俞全右已如雷殒般怔住，那双如鹰的双眸立即黯涩下

来，愣愣的瞧着那双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双手，神情木讷而痴呆。

敖子青方才所使的这一式，乃是在“断刃斩”上苦研了数年才练成了的“石破天惊”，这招可谓是敖子青最为卓绝，最为自傲的几种绝学之一，其威辣诡异之处，令人百思不解！

在断臂的同一时刻——

敖子青脚步一滑，已巧妙至极的把断刃投入自己的鬼箫口中，身影突然一矫，蓦地半旋，断刃又自其肋下穿过，身子随着力量猝而旋为一弧，于是——

根本没有时间给任何人思虑，更没有时间让敌人逃避，“呱”“呱”……的连响中，几声惨厉得不似人类口中的号叫倏起，血肉横飞，肚肠溅洒，白鹿六使存下的三人顿时再死其二，连狂龙孙卡新的右臂也被断刃的尖端划破了一道血槽！

龟甲萨吉化呆了一呆，口中疯狂大叫道：

“混帐东西，你死有余辜！”

银枪挥展如千涛万浪，呼声拦截，他目光映血，使出最为狠酷的拼搏方式，完全是与对方同尽于尽的拼搏打法！

咬牙瞋目，敖子青倒射如虹，他的鬼箫断刃飞扬，以奇快的速度与银枪撞击——“当”“当”的碰撞就彷彿千百大大一起震响，令人们的耳膜有被震裂的感觉。

在这片急速无比的连续撞击声中，团团银芒立即流灿飞旋，四射蓬散，就像是千百烈阳在难以言喻的快速回绕冲激！

团团的银光宛若流星射弹，炫花了人眼，余韵犹在“嗡嗡”，一名偷袭者已经闷哼着被砸滚了六步，满口鲜血如泉，一个斤斗翻了出去，一边面部早已血糊，惨不忍睹了！

这名偷袭者，就是白鹿六使中仅存的一名！敖子青不易察觉

的脚步一浮，他感到一阵皆黑，虽然他咬紧了牙，毅然身侧旁移出，但已觉得身躯沉重的太多了。

狂龙孙卡新何等精明，他久经战阵，见状之下，振奋大吼道：“二弟，快率众弟子上，小杂碎已快撑不住了！”

热痛欲焚，头晕目眩的敖子青右手的鬼箫“呼”一的一声，有如流星般也似的击向孙卡新，银芒灿耀，他狂笑：

“这么容易，那姓敖的也不必混了！”

孙卡新勃然大怒，挺身暴进，掌影撞捣似巨杵铁锤，口中边叫道：

“好杂碎！”

刀锤孙卡毕暴叫一声，抖手之间，右手一柄刺锤，左手一柄红云金刀，已齐齐击向敖子青，同时，围立四周，一直未曾动手的六十来名梅林门弟子，也刀枪齐举，冲刺而上！

敖子青心头一阵，脚步一个踉跄，他全力使上“天王托塔”，再继使“石破天惊”！

忽然——

几声惨烈的号叫连串响起，十颗斗大头颅滴溜溜的带得串串鲜血飞抛三丈，兵刃武器在空中穿舞越跃，落满一地！

又“砰”“砰”两声，掺着“叮当”之声，孙卡毕被震出五步之外，双臂发麻，面色变青！

气急败坏的狂龙孙卡新厉吼道：

“王八羔子，你这畜生，我今天非生啖了你不可，小杂碎！”

孙卡新咬牙切齿的大骂，整个身体风车也似的“呼噜”旋转，窥准时机，“砰砰”三掌，已实实击在敖子青肩背上，而敖子青的断刃，却稍差一线的自孙卡新的衣角“呼”的扫过！

敖子青这时因毒性已发，加上他耗力与几位高手过招，连口气都没时间喘，而孙卡新的掌风，又是挟以如此精湛犀利的攻势挨至——敖子青虽然拼命的想躲过，但还是慢了一步！

龟甲萨吉化银枪伸缩如电，连勾连挂，敖子青只觉的头晕目眩，四肢沉重酸软，他倾力躲避之下，身上被划破数处，鲜血津津溢出！

刀锤孙卡毕又再度扑上，刀与锤齐挥，交舞而至，劲风激盈，喝道：

“该死！”

敖子青在地下一个溜滚，右腕倏挫，断刃“呼”声如流星般飞击孙卡新，又是一记“石破天惊”直取刀锤孙卡毕！

此时——

银芒灿耀，一声闷噪过处，刀锤孙卡毕的半边头颅已经飞出寻丈，白色的脑浆与红色的鲜血四溅，在敖子青才接过自己兵器的刹那，孙卡新已睚眦皆裂，形同疯狂般冲到……

“砰”的一声，敖子青肩头又中了一掌，腰部又为梅林门的一名弟子切入寸许，而同一时间里，敖子青的右肘亦已重重斜击在那弟子的脸上，叫了一声，那名弟子颧骨尽碎的仰跌而去！

敖子青双腿齐飞，又将狂龙孙卡新踢在空中，连转三转，方才砰然摔在五尺之外！

就在孙卡新始才落地之一霎，萨吉化的一对银枪，已分别戮砸在敖子青的大腿及肩骨上，孙卡新亦奋力爬起，如电火似的三掌击在敖子青的身上，敖子青强忍住这些刺骨痛苦，翻滚而出，断刃过处，一名掩上的梅林门弟子被削去了半个脑袋！

就在此刻，一人如一头野兽冲到，合身往敖子青身扑来，此

人扭曲着面孔，咻咻的喘息，喉中低嗥着，亮着一口尖厉的牙齿，硬生生的咬向敖子青的咽喉，他——竟是那双手已断的白鹿俞全右！

敖子青半卧半坐，奋起力量，抖手将断刃掷出，有如一轮极快速度转向的圆弧在流灿，寒光中尖啸着斩向俞全右！

情况的演变是快速得不可言喻的，青汪汪的断刃，在急劲的飞旋下对准了俞全右的咽头，而俞全右觉得一痛，知觉全失了！

在敖子青射出断刃的一刹，萨吉化猛然将敖子青兜起半空，又重重的摔落！

这一摔，差一点就令敖子青闭过气去，他痛得几乎连眼泪也掉了下来，他咬牙强忍住那种难以负荷的苦楚，敖子青觉得内腑翻腾，血气逆涌，整个身体像要被炸开一样，脑袋涨痛欲裂，嗡嗡直响，连一双眼看出去都是晕花的人！

敖子青全身好像被凌迟了一样的痛楚，尤其背上的几掌，更是使他承受不住，他的四肢直觉得宛如千斤之重，不能动弹！

孙卡新凄厉的面孔，在他的眼前迅速扩大，那怨毒的眸子，那狰狞的表情，都是那么接近了，越来越近了……

没有人肯相信的奇迹发生，敖子青突然产生了一股无法言喻的力量，他蓦然大吼一声，双腿一绞，已将孙卡新夹个正着，只听孙卡新喉间低嗥了两声，敖子青再一用力，头骨响起了一阵“咔嚓”轻响，一抛，那庞大的身躯，已被挥出七尺之外！

这只是在刹那之间发生，又已在刹那之间结束，别人想救，根本就来不及了，孙卡新的身躯才抛出，厉叫起处，卫、剑、枪、鞭、掌，已如狂风暴雨般向敖子青身上落下！

大汗淋漓的敖子青，苦涩的一笑，连滚带爬，勉强举箫招架，

他的腿、胸、腹之上各又挨了几次，他连续滚动了十来次，他来到了小树林的边缘……

龟甲萨吉化蓦然一悚，急扑上来，厉声道：

“别让他跑了，快下手，这小子辣手的很，堵住他！”

敖子青面上的颜色灰败得死人一样，他以鬼箫拄地，艰辛的站着，二名梅林门的弟子首先冲上来，刀剑一齐对他刺来！

敖子青无法再举箫拦架，以左掌撞开两人的刀刃，其中一名大汉猛力一踢，竟然将敖子青踢出三步之外，重重的摔下！

龟甲萨吉化两只大板牙怒掀，牵着梅林门众位弟子，围攻而上，他破口大骂：

“敖子青，就算你是九命狐狸，老子一样要活剥了你，为兄弟们偿命，妈的！”

说话中，银枪如风，尽朝敖子青身上要害下手，其他的大汉，又全力使出，各种的兵器，纷纷暴落！敖子青已无力抗拒，奋起全力举箫招架，边拼命连连翻滚，好不容易，他滚到了他坐骑的旁边……

萨吉化一看那匹马，焦厉的大吼道：

“快，劈了那匹马，快——”

四名梅林门返身截去，手中一柄鬼头刀，一柄大砍刀猛然劈向敖子青身旁的那匹马！

敖子青实在无力再挡开这种攻击，又怕他们伤了此马，他脸忽然泛出一种奇异的光彩，冷冷一笑，大吼一声：

“石破天惊！”

萨吉化的银枪，以及十几位的梅林门弟子的兵器，本来都已经同时准厉的攻到敖子青的身体之前，那几名弟子也逼进了马

匹，一听敖子青这一吼声，萨吉化向后急退，其余的人也不敢再进，他们实在怕急了敖子青的这一招威力歹毒狠辣的攻势！

其实，此时的敖子青连抛出断刃的力量都没有，他不过虚吓一声，假意出手，他抓住众人一怔之下的短短空隙时间，右脚一伸一勾，以自己最后一点力量，跃上了马背！

一声“唏哩哩”的嘶叫，马儿四蹄急奔，整个马身已掠过追来的四名梅林门弟子头顶，其中一位还被后蹄翻处，踢出三步之外，一个踉跄仆倒地上！

敖子青在马上，沙哑的大叫道：

“梅林门的朋友，我们会再见的，敖子青必报此仇！”

叫声嘶哑，也十分孱弱，但听在梅林门的人物耳内却回绕未已，另有一种悲毒意味！

梅林门每个人愤怒急惶，龟甲萨吉化追了一段路，回头破口大骂，道：

“都是草包、废物，酒囊饭袋，你们吃什么饭，做什么事，小心回去门主的惩罚！”

汗水流自每个人的面孔，粗浊的喘息出自每个人的口中，他们呆呆的站着，满脸流露着愤怒之色，还有一点难言的畏惧，一层的阴影笼罩到各人的心上，谁也没有说话……

龟甲萨吉化一掀板牙，愤恨的道：

“今天之仇，敖子青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我萨吉化一定要讨回才甘心，你别想逃一辈子！”

五雷手缓缓踱了过来，注视着满地残尸，鲜血四溅的斗场，不觉激灵灵的打了个寒颤，多凄凉，长长吸了口气，他道：

“敖子青的实力，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强，江湖中的传言，一

点也不夸张，他太可怕了！”

龟甲萨吉化也望望与顽石腐木无异的一堆堆死人，咬牙切齿的骂道：

“血债血偿，敖子青这混帐东西此后在江湖中，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了，可恨的家伙！”

五雷手贺伏叹了口气，道：

“他已中了我的毒粉，想不到还能杀了这些人，他的潜力实在不可思议，还好，他绝过不了明天，必定会毒发身死，咱们等着收他的尸身吧！”

萨吉化不以为然的哼了哼，道：

“贺前辈，不是我泼你冷水，这小子前些时日中了天下无解的‘银棠花’，有谁想得到他还活得，连孙家兄弟，俞师兄都断送在他手上，四瓣土。白鹿六使全完了，他没那容易死的……”

五雷手贺伏看了萨吉化一眼，道：

“你不信任我？”

萨吉化朝他瞥了一眼，缓慢的道：

“我只是谨慎一些，咱们千万不可大意，别让这小子又摸回来了才是！”

五雷手贺伏不悦的道：

“你只要记得咱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别让那小子死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叫咱们搜寻不到才是，你自己知道怎么办吧！”

萨吉化愤怒的瞪了贺伏一眼，回过身向仅存的十多名弟子道：

“将捐躯的兄弟就地埋掉，将俞师伯及两位护门的尸骨带回

本门，另派三名弟兄，追踪敖子青的行踪，一看他毒发而死，一定将他带回来，不得有误，大家分工合作，行动要快，！”

各位弟子领命去了，山风在吹，一切都已成过去，有的人得以在日后的生涯中缅怀今日，有的却永远归向冥灭了……

敖子青咬牙瞪眼的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任凭马儿狂奔急跑，不知道马奔跑了多久，直到马儿也累了，才停了下来。

他知道已经脱离了敌人的追搜，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一道土岗前他从马匹上跳下来，其实，更正确的说法，他是从上面滚下来，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身子一歪，人就倒了下来！

脑袋是那么沉重晕眩，心脏跳动得那么剧烈，像要崩出口腔之外，喉咙更干燥苦涩得宛如烧着一把火似的！他难受极了，仆倒在地，粗浊的喘吁着，两眼望出去全是一片迷蒙，闭闭眼，他看见了一块大巨石，他移着过去，衰颓得不像人似的倚在巨石之旁，一阵呛咳，连嗓子都扯出血来了。

半睁着疲乏的眼帘，前面有一片密林，他喃喃的道：

“想不到我敖子青会躺在这里，死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流泪，就这么静静的离开世界……”

说到这里，他不禁微微苦笑，道：

“还好，亦虹先我而去，否则她……如何能够忍受我这副惨剧，她又如何能够独存于世，嗯，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有她在等我，想想也不是太坏的事，不过，被那些家伙送的终，心里可不大舒坦……”

他又艰涩的笑了笑，他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白衣早被血迹染成了紫褐色，破烂不堪，衬着他蓬乱的发髻，全身上下可怖的创口，惨白而瘦削的面孔，实在令人不敢多看一眼，太怕人了。

敖子青轻轻抚摸了手中的鬼箫，他的脸像索债人那般的阴沉，他道：

“你不负我的苦心，给梅林门那些小子一记下马威，不知有谁在我走后会把你拾去，你可别让存心不良的人利用你，知道吗，鬼箫？”

这只箫跟了他十多年，在他心目中，仿佛一位老朋友一样，敖子青一直当他是个人有灵性的东西，无人时常常对他诉说，而今，很可能是要跟他诀别，心中难免有些不忍！

在这时——

敖子青，听到一片急骤的马蹄声那片马蹄声初初入耳，已若雷电来自九天，刹那间到了近前！

全身一冷，敖了青仍然准备做最后一拼，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不愿假他之手，他要自由自在的喘最后一口气！

敖子青蓦然睁开眼睛，一时看不真切四周，他闭闭眼，再睁开，一匹马已昂首扬步，怒奔而来，马上的人——

就在双方一打照面间，彼此俱不由失声的“啊”了出来！

一种罕有的亲切感浸润着敖子青的意念，他振奋了，紧张的情绪至时松懈，他长长吸了口气，人却又歪歪的躺了下去！

马上的人，原来是诡凤双剑的女侠，铁虎帮的大小姐——季梦寒！

她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怕眼睛，她跳下马鞍，飞身至敖子青的身侧，哭道：

“怎么是你……你怎么会这样？你的伤……”

敖子青心弦急速的震荡了一下，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突然有些怕死，是的，他不想死，至少当着这么一位艳丽的姑娘面

前，他想活下去，强烈的希望自己还能生存下去！

敖子青竭力想睁开眼睛，但一下子又闭上了，他沉重的摇摇头，挣扎了一下，声音低哑而乏力的道：

“季姑娘……你为何来此？你……”

季梦寒用她柔若无骨的小手轻轻的抚摸着敖子青的面颊，哀愁的凝视着他，脸上泪水不断，她的样子美的叫人心痛！

敖子青勉强装出一个笑容，道：

“我很高兴……有个朋友来……给我送终……至少死的不会太寂寞……”

如珍珠断了线，一串晶莹的泪珠，自季梦寒的眼睛里淌落，她哀痛的道：

“不……我不要你死……我……我也不要当你的朋友……”

敖子青苦涩的撒撒嘴，道：

“在下业已……至此……还跟姑娘淡什么……朋友呢……我失言了……姑娘勿怪……”

季梦寒流着泪，她摇着头，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不当你的朋友，我……我要当你的妻子……一辈子、两辈子……永远永远……所以你不能死……你不能抛下我……你不能那么狠心……你不能……”

敖子青望着他，不禁苦笑起来道：

“姑娘说笑了……”

季梦寒的眸子里有一股令人觉得胆怯的光彩，他静静的凝视着敖子青，她握住敖子青的双手，一个字一个字的道：

“你真的认为我在说笑？”

敖子青全身抽搐了一下，望着季梦寒真挚而圣涩的神色，他深切的道：

“季姑娘，你很美，美的像月里嫦娥，美得像一朵散发着清新芳香的白莲……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

季梦寒轻轻抚摸的双颊，那么轻巧，那么细腻，她轻轻的道：“我不要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你的心意，你对我的感情！”

缓缓的，敖子青吃力的道：

“你是我认识的女孩子中最好的其中之一，我深感荣幸……”

季梦寒徐徐的凝望着敖子青，道：

“你说其中之一，莫非你……你心中早已经有了意中人了，是不是，敖大侠？”

敖子青的面孔上，有一丝丝痛苦的痉挛，他喘口气道：

“不错，我有，我曾经有，但是她离我远去了，她死了……”

季梦寒似乎不相信的望着敖子青，半晌，她又哭了起来，道：

“让我替代她，替代你失去的意中人，好吗？敖大侠……”

敖子青沉重的喘了口气，他软弱的道：

“敖子青有幸蒙你青睐，姑娘……只是子青无缘消受，只怕在下这条命麻烦了……千万别把心思浪费在我身上……，姑娘之姿……”

季梦寒双手蒙脸，抽噎道：

“我不管，什么话我都不想听，我也不想知道你还能活多久，我只要你说一句真心话，你爱不爱我？你要不要我？我只要你一

句话——”

舐舐唇，敖子青艰辛的道：

“如果真有来生……那就下辈子吧……”

季梦寒急忙用手按住敖子青的手，她忧戚的道：

“先不要谈来生，我要从今生开始与你为伴，我要……你呢？

答应我，不管你到哪里都带着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

敖子青全身的剧烈痛楚使他不能立即开口，闭闭眼，重新睁开，双目仍有些朦胧，他的心底起了一阵痉挛，他叹息一声：

“别傻了……”

季梦寒俯下那张泪痕斑斑的面庞，悲切的道：

“即使我这么做是傻，我也要傻到底，不管怎么样，敖大侠要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为了我，除非你也希望我跟你一齐死！”

敖子青觉得无限的酸楚，这种深刻的感受，可以说在他二十岁的生命里，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他对人生又依恋起来，他苦笑道：

“我是人，非主宰命运的神……否则我又如何肯死……如何舍得离开你……季姑娘！”

季梦寒伤心的啜泣着，抽噎的道：

“好，你既然舍不得我，你就不能死，我会找名医治好你的伤的，你放心，你一定不会死，绝对不会，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一滴滴的，季梦寒的泪水在敖子青的脸上，那么冰凉，那么冷沁，又是那么韵味深长……

敖子青咽了口唾沫，轻轻的道：

“在下不但中了贺伏的独门之毒……又被梅林门数十位高

手围击……在下伤得不轻……此刻，毒性……又发……命是保不住了……”

季梦寒美目泛闪出一道凶光，眉儿紧蹙，她恨恨的道：

“又是梅林门，他们为什么如此对等待你？敖大侠你知道吗？我们铁虎帮已破……我爹跟我哥哥……都被他们抓走了……”

敖子青吃了一惊，他全身起了一阵巨大的抽搐，沙哑的道：

“才几天的功夫……季姑娘，恕在下无礼，才几天的功夫，铁虎帮……就如此不济事，那么……轻易的被破？”

季梦寒才拭去自己的泪痕，新的泪水再滴下，她哭泣的道：

“你走后的第二天夜里，他们突然大举来袭……攻的我们措手不及……郭、幽两位叔又死在……你手下，爹跟哥哥……”

敖子青沉重的摇摇头：

“我知道了，季姑娘，在下很遗憾……贵帮发生今日之事……在下多少担了点干系……可惜在下不能为你效劳……”

说到这里，他双目煞光又现，语声激昂的道：

“梅林门这些鼠辈，算他们命大，如果我能活命，必将他们个个诛绝！”

他的情绪一转激烈，身上的伤口与体内的毒伤又似锥骨扯肤般发作起来，黄豆大的汗珠顺额淌下，他呻吟了一声，他道：

“季姑娘，你原本打算出来……找我，为你救出令尊及令兄的，是不是？”

季梦美丽的面孔像蒙上一层绝望的死灰，她幽幽的道：

“是的，人海茫茫，除了你，我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人来，敖大侠你知道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无依无靠，我怎么活下去……”

敖子青吁出长长的一口气，轻轻的道：

“季姑娘，在下只怕会辜负你……”

季梦寒毫不转瞬的注视着敖子青，小巧的鼻翼微微翕动，她低低的道：

“从第一眼看到你，敖大侠，在我心中就打定了决心，今生除了你，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即使你化成了灰，我一样要伴着你……”

敖子青一怔之后，轻轻摇头，道：

“可惜我们相逢的太晚，直到此时才知……原来我敖子青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很感激你，真的，季姑娘……我别无所求，只希望你珍惜自己的生命……别让我带着遗憾离去……”

季梦寒幽幽的道：

“如果你不爱我，你可以不必勉强，但是我爱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今生今世，我心里只有你一人了，我已无家可归，不跟了你，我又能上哪儿去？孤苦伶仃的，情何以堪？”

敖子青凝视着她，低沉的道：

“季姑娘，你的父兄皆在敌人之手，请恕在下直言……你应该没法搭救才是……岂可为了在下……如此在下不成了大罪人……”

季梦寒泪眼婆娑，哽咽的道：

“只能求爹跟哥哥原谅了，我一个女子，力单力薄，如何能救得他们？否则我也不如此急急找你……敖大侠，这一切好像是天意！”

敖子青的眼角湿润起来，他借着低头而掩饰过去，硬生生的吞忍下去，他道：

“天不假年，生平未能为姑娘分忧……”

心弦在颤抖着，淌着泪，季梦寒凄苦的道：

“当你的影子第一次映入我的眼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不管你的过去，我只要你的未来，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我都不会怪你，你的一举一动主宰了我所有思绪，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任何牺牲，只要你不离开我……”

敖子青舐舐嘴唇，苦涩的道：

“季姑娘，太委屈你了……以你的品德才貌……是能与天下任何出色的男子相匹……你却为了一个临死之人……”

季梦寒泪如泉涌，她啜泣着，低柔的道：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事，唯有你必须答应，你不能死，绝对不死，你可以靠你的意志力活下去，想想我，想想我的痴心，你会勇敢的战胜死神，敖大侠，为我活下去，好不好？”

敖子青的面孔上有一片湛然而耀目的光彩，这片光彩，明亮得使人不敢逼视，他的声音低弱，但却清晰的，一字一字的道：

“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将永远印在我的心坎上，即使我将去了，去找我的一位心上人，但我仍会告诉她，有一个你……在我心目中，你们有着一样的份量……不分先后，我此生已无遗憾……有这么真挚而诚恳的真爱……”

季梦寒的泪水沾湿了敖子青的衣襟，也沾湿了敖子青的心，她啜泣的道：

“那么让我们一起走……找到那位你原先的情人……我们三人永远在一起……你们认识在我之前……我不吃醋，我可以跟她好好相处……”

敖子青的目眶中有大滴泪水在转动，他不能哭，他咽了口

气，道：

“你还年轻，季姑娘你不必如此……”

说到这里，因为痛苦而停住了，入鬓的剑眉紧皱着，他不敢稍动，他怕伤口会崩裂而再度流血，那时，可能就是他生命告终时候了……

季梦寒脸上泪痕未干的道：

“你？是不是痛得厉害？我带你去找大夫，哦，不，你伤得太厉害，我去叫大夫来，你别动，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敖子青嘴角肌肉牵动了一下，本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苦涩的道：

“不要了，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什么不多相处一会儿呢？你陪着我就好了，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你不要走开。”

他的语声，有一股出奇的凄凉与惆怅，季梦寒听在耳中，肝肠寸断，她低柔的道：

“我不走，我陪着你，一直……”

突然，一阵刻骨的痛楚，使敖子青面色全变，他已将下唇咬出血来，他拼命忍住，吭也不吭一声，他痛得满身大汗，几乎支持不住了……

季梦寒关切的道：

“你觉得怎么样？”

敖子青双目突瞪，五脏六腑，有一股可怕的热流在滚荡翻腾，如千虫万蚁在啃噬，他已渐渐不能承受这痛苦的凌迟般的煎熬……

他觉得好像有人在叫他，好像很遥远，听不真切，想用手去抓，又抓个虚空……

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十章

敖子青觉得自己像掉在熊熊烈火中，似绑在炮烙中之铁柱中，这滋味，难受极了，活像十八层地狱的刀山油锅……

忽然，他又觉得全身一凉，随即打了个寒噤，混身的炙热全部泻了出来，可是越来越冷，简直在赤身在冰窖中一般，冷得叫人受不了，身体已经被冰得快僵住了……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如此反反复复，也不知过了几次，他好像也睡了不少时候，身边有人进进出出，他虽然竭力张开眼睛，却又什么都看不见，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不太真切似的。

不知过了多久，第一个念头闪入他的脑际……

“这是什么地方？我没有死？季姑娘呢？”

这是一个小山屋，他躺在一张藤榻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音，身上的痛苦减轻了些，但是那股强烈的疲乏感仍令他不大舒服。

这里实在太静了，连外面也没有一丝声响传进来，他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他四面看看，发现这房间，除了这张藤榻外，只有一桌一椅，别无他物，桌上连个杯子也没有。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躺了多久，他急于想看看季姑娘，问明这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救了他，他牵动了一下身体，仍觉得浑身酸楚而刺痛，像瘫痪了似的乏力，一身骨头都像被生生斩散了一样，但是，原本心头似在被烈火炙烤的感觉已经没有。

挣扎了几次，他还是放弃了，静静的躺着，他的脑中出奇的

清醒，他记得自己正跟季姑娘说着话，似在道别，一下子就人事不知了，再下来，他偶尔被一种蚀骨的痛苦刺醒，但总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有人在他身上拍打，还吃了什么东西，他就记不得了。

季姑娘？自己昏迷时，只有她一人在场，一定是她救了自己，她不懂医术，那又会是什么人呢？自己到底躺了多久？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敖子青哭了，哭的很甜蜜，想不到自己历经如此残酷的劫难，犹能够活下来，不是奇迹，又是什么？倒是苦了季姑娘，他人呢？

一阵细碎脚步声近了，他听到很轻的吸水声音，然后脚步朝敖子青身躺的地方移来，敖子青故意再把眼睛闭住，他直觉这人一直在凝视着……

半晌。

敖子青慢慢的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果然是季梦寒那美的惊人的脸蛋，她穿了一身湖绿色的衣裙，一头闪亮的黑发像波浪似的自然披在肩上，她的脸色苍白而憔悴，叫人看了心痛不已！

季梦寒那双美丽的眸子透射出一股令人见了垂泪的光芒，糅合了惊喜与欣慰，她面庞煞白如纸，她的唇角抖索着，语声带着千万喜悦的响起：

“敖大侠……你终于醒了……我说过我……我一定要在你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我……果然，我去帮你熬药……我很怕你醒了看不到我……”

那双大大的眼睛，瀑布似的长发，蕴孕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醉人神韵，整个娇躯，散发着一片强烈而使人颤抖的韵息……

敖子青强挣着半坐起来，季梦寒急忙又把他按下去，轻轻的道：

“你别动，伤还没有好！”

敖子青颤抖着，以掺杂着无限喜悦，伤感的语声低唤：

“季姑娘……你瘦了……”

季梦寒那一双流露着欣慰的眸子，散发出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光彩，她幽幽的道：

“你已经昏睡了七天七夜，我……我心中一直为你祈祝……可是我又没有把握，我真怕你就这么一直睡下去，不肯醒来，除了帮你熬药外……我一步也不敢离开你，这七天就像七年、七十年一样的漫长，现在想来，我不知是如何渡过的……”

敖子青鼻头一酸，激动的道：

“你受罪了，让你如此委屈吃苦……在下十分过意不去，多谢……”

季梦寒凝望着他，轻轻的摇摇头，低低的道：

“我不要你多说，只要你放在心上就好了，你知道我的心意……”

她羞涩的低下头，目光望着自己的脚尖，敖子青点点头，道：

“我知道，季姑娘……”

季梦寒白净的面孔不由红了一下，她道：

“你该吃药了，我差一点忘了，快来，别让药冷了，会很苦的。”

说着，将手中一个带盖细碗摆在榻傍上，轻轻扶起敖子青，让他半坐起来，伶俐温柔的喂敖子青吃药，他从未有这一种感觉，感激的道：

“季姑娘，我……”

季梦寒盈盈一笑，道：

“有话吃完药再说，我可不想听你再讲什么感激，我们之间再谈这个，未免太俗气了！”

敖子青握着她的小手艰涩的咽下一口唾沫，低哑的道：

“在下何德何能？蒙姑娘……”

季梦寒忙抽出被他握住的小手，轻轻的掩住他的嘴唇，摇摇头，柔柔的道：

“好了，你已经说了无数次这一类的话，你还不打算停止？你不腻，我可听够了。”

说完，拿着瓷碗，转身过去，敖子青一急，道：

“你要出去？”

季梦寒是那么美得使人心碎的，转头笑了，道：

“我只是把碗放好，我要在这里陪着你，我很高兴……你刚才是不是很舍不得我走？我……我觉得好幸福……”

敖子青的脸竟然微微的热了起来，他掩饰的一笑，道：

“在下的确希望你在这里陪我，我还怕你不乐意呢！”

季梦寒平静的摇摇头，道：

“你知道我乐意的……”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

“季姑娘，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救了我？想不到还有人能救得了我。”

季梦寒急忙的道：

“我一高兴就忘了把救命恩人告诉你，我去请他来跟你见面……”

门在这时忽然开启了，一个人大步踏入，敖子青一看此人，心中一悚，心想：

“世上怎有面目如此丑陋之人！”

此人头发稀疏，面孔焦黄，独眼、独臂，年约五旬，一脸丧气相，虽然仅剩一眼，那一只偏又暴突，剩下的一只耳朵又烂一大半，只有那只手臂是完好的，可是手背上划满了刀疤，手指瘦弱面细长，就像枯干的鸟爪一样！

敖子青久经大风大浪的人物，场面阵仗见得多了，可是这一看，却使他全身一震，差点脱口叫了出来，竭力克制自我，他真挚的道：

“前辈请了，在下敖子青，多谢搭救，因创伤在身，不克起立肃……”

话还没有说完，这半面的老人对他摇摇头，独目一眨，道：“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不必谢，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救你，老夫对人早失去了信心。”

他粗砺刺目，样子又十分刺眼而古怪，敖子青心中觉得有点别扭，他表面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由衷的道：

“还没有请教前辈高姓大名？”

这半面老人一直注视着敖子青，淡淡的道：

“你先告诉我，你真的是鬼箫影敖子青，还是冒名……”

敖子青苦笑一声，沙哑的道：

“敖子青有这么大的名气，值得去冒他的名吗？在下当然是鬼箫影，无冒他人之名。”

这老人脸色有着极度的生涩与冷硬，刻板而严酷的语声已传了过来：

“很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的大仇可以报了……”

敖子青一惊，难道这人跟自己有仇？他救自己是为了报仇？他不由全身戒备起来，准备随时应变，应付猝来的攻击！

这老人的语声蓦地冷了下来：

“小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敖子青全身一震，虽然心中非常纳闷，却难得再去多想，孱弱的道：

“怒在下眼拙……”

这老人没有立即说话，过了好一阵，才又开口，他的语声竟似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苍凉：

“小伙子，不是你眼拙，连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这副德性，连我自己都以为自己的是鬼呢？”

敖子青显然是怔了一下，他吃力的道：

“前辈你好像受了极大的打击，怒在下冒昧，如果有在下效劳之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老人感到一点兴趣的望了敖子青一下，缓缓的道：

“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的遭遇，我的血海深仇，我要你去替我去杀了那个万恶不赦的匹夫，我要他凌迟而死，小子，你办得到吗？”

他说这些话时，竟然不愠不火，不带一点火味，这倒令人十分讶异，敖子青对这件事也开始感觉到兴趣了，他问道：

“还请前辈明示！”

老人重重的哼了一声，道：

“你中了‘银棠花’之毒，是不是有人替你治过了，那人跟

你什么关系？”

敖子青一听，呆了一下，没想到他竟然能够看出他中过毒，他缓缓的道：

“帮在下治毒的是银鞭卷浪秦平须，在下跟他没有关系，只是条件交易，他让在下替他除去赤红阎王柴造烈，在下只是重创他，并没有杀了他，秦平须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他还是为在下解了毒。”

老人“呸”了一声，叫道：

“凭他？哼！其实你的‘银棠花’之毒并没有治好，他不过将伤体内的毒压抑住，时日一久，毒性还是会发作的，那老匹夫心狠手辣，心机狡诈，小子，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敖子青整个呆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思想了一下，忖道：

“是了，我的体内的毒一定没有完全除去，怪不得体力大不如前，自己还以为敌人太强，原来如此，真可恶的老匹夫……”

想到这里，他的思潮已忽然被人打断：

“小子，我坦白告诉你吧！我就是人称毒圣的房狱，你银棠花之毒，普天之下，除了我还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治，秦平须不过懂得一点皮毛，招摇撞骗，偏碰上你这傻小子……”

季梦寒大眼睛一眨，温柔的道：

“前辈，他不傻，他聪明绝顶……”

敖子青笑了笑，尔雅的道：

“多谢姑娘谬赞！”

老人瞪了他一眼，道：

“小子，算你命大，那天我出去采药，碰巧遇到这位姑娘，她

抱着你，沿路哭着，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才救了你，等知道你是敖子青，我就决心非救你不可了，因为除了你，实在再难找第二个人替老夫报仇了。”

敖子青他想了一下，尴尬的道：

“前辈，你说你是房狱前辈，在下曾听秦平须说你……你已经仙逝了，这其中有什么玄机？”

房狱笑了笑，直爽的道：

“不错，我死了，死了一次，现在我是获得重生，天不从人愿，秦平须一定没有想到我竟然还能活下去，他如果知道一定会后悔莫及，他报应的日子就要来了，天理昭彰……”

房狱看了敖子青一眼，又道：

“三年前，秦平须与柴造烈拚斗，受了重伤，几乎不治，是我倾全身功力救活了他，想不到他恩将仇报，奸杀了我的女儿，盗走我的药书，事后被我找到，他用计暗算我，他把我关在地牢里，对我下毒，毁了我一目、一臂，让我受尽凌辱之苦，然后把我抛下断崖，他以为如此我必死无疑……”

房狱的眼中饱含泪水，语声却出奇的平静，好像他讲的根本就是别人的故事，与他无关似的，一旁的季梦寒早已泪眼婆娑。

房狱咽了咽唾沫，再道：

“我掉入断崖，凭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救活了自己，但是因中毒太深，我的功力全废，如今已跟普通人一样，没有缚鸡之力，没法亲手报仇，因为这一次我受的刺激太大，也知道用毒害人太深，我已下定决心今生决不再使毒伤人……”

季梦寒一颗泪珠忍受不住，流了出来，哽咽的叫道：

“前辈……”

房狱竭力忍受他心中所受的创痛，咬着牙，他缓缓的道：

“我的仇不能不报，我忍辱偷生，我救活了你，我要你去替我杀秦平须，为我受辱死去的女儿，为我身受的痛楚，小子你不会拒绝吧！”

敖子青喉结颤动了一下，摇摇头道：

“不，这畜生该死！”

房狱连苦笑都做不出来，他摆摆手，呻吟似的道：

“你的名头我早有耳闻，你应该是最佳的人选，我希望把秦平须抓起，让我亲身制裁他，我恨他入骨，要活剥了他。”

敖子青全身一寒，房狱的口气非常平缓，可是却在话中透出一股冷森的意味，叫人不寒而栗，他目光一瞥，见季梦寒脸色苍白，微微颤抖着。

房狱仍然淡淡的道：

“你们以为我不该如此对他吗？”

敖子青舐舐嘴唇，提起精神语声低弱的道：

“应该，像秦平须这种人渣，百死莫赎！”

房狱笑了笑，道：

“小子，我就喜欢你，好一把硬骨头，求生意志强，受了这么大的痛楚，连哼也不哼一声，很好，咱们气味相投，我相信我的眼光没有错，你的本事我信得过，像你中的毒，身上受的伤，换成了别人，十条命也不够活，你却挺下来了，了不起！”

敖子青有些软弱道：

“多谢前辈，多亏前辈，在下有生之日，定将永怀不忘！”

房狱连忙挥手，道：

“只要你替我报了仇，咱们互不相欠，谈什么恩德，你还得

再休养几天，真是不可思议，我玩毒玩了几十年，像你的情况还能活下去，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

敖子青不在意的笑了笑，道：

“在下身负朋友重托，任务未了，大约是如此，所以求生的意志比别人强，唯恐任务未了而身先死，愧对重托之人……”

房狱脸上神色一变低沉的道：

“季姑娘，敖公子这七天七夜未曾进食，只怕饿扁他了，烦你下厨调治些东西，让他充饥。”

季梦寒悚然一惊，道：

“这差一点忘了，敖大侠七日未曾进食，我看他醒了过来，高兴得冲昏了头，我马上去准备吃的，前辈你们聊聊……”

说完，急急忙忙出去，室内又静了下来，好一阵子，房狱才沉重的道：

“小伙子，你身上的风云榜打哪儿来的？”

敖子青，扯动了伤口，痛得他剑眉紧蹙，他舐舐嘴唇，艰涩的道：

“前辈你……”

敖子青不自觉的伸手入怀，摸摸身上的东西，还好，仍然好好的贴在自己肌肤上！

房狱静静的瞧着敖子青，半晌，他若有所思的道：

“我帮你治伤时，除去你的衣衫，发现了你的风云榜，心想，你这小子带着这本武林祸害的根源，竟然还能活命，你的命可比别人硬。”

敖子青垂下眼帘，缓慢的道：

“想得到这本风云榜的人的很多，在下处境非常凶险，但是

君子一诺千金，在下既然答应了替风云榜找到主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亦无怨言。”

房狱喝了声彩，大声道：

“好小子，薛天和的眼光果然不差，老夫也不错，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又叫慧眼识英雄，哈！”

敖子青没有笑，他坐好了身子，吸了口气，道：

“前辈，你知道什么，有关风云榜的事，可否告知在下？”

房狱“啊”了一声道：

“你不知风云榜之事？那为什么风云榜会在你身上？难道薛天和没有告诉你？”

敖子青轻轻摇头，道：

“薛前辈来不及将事情说完就毙命了，我虽然知道风云榜的重要性，却不知它的来龙去脉，武林中有那么多人想抢夺它，却让在下百思不解。”

房狱似乎陷入回忆之中，他慢慢的道：

“此事说来话长，在三十年前，有一位武林霸主，他统治了黑道中的各门各派，此人叫金兀，他的武功甚是了得，黑白两道无人是他的对手，他的为人尚称中允，他因一些白道上的朋友不接受他的指挥，心中甚为气恼，他手下能人甚多，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举行一次武林大会，选拔天下第一高手的名衔……”

他说到这里，门被轻轻的启开，季梦寒含笑行来，亲手托了几色菜肴，一面朝桌上放，一边目注二人，笑道：

“前辈，敖大侠，我做了几道菜，你们来尝尝看，我的手艺如何？”

房狱停了话，笑道：

“季姑娘，才貌双全，小子你的福份不浅！”

季梦寒的面颊倏忽红了，她低垂着粉项，双手在抚弄着裙角，又羞又喜，心里直感到又甜又热。

敖子青有些疲乏的依在榻上，有些尴尬的道：

“前辈……刚才你说到……”

房狱警示的眨着仅剩的一只眼，道：

“有什么事比吃饭更重要的，来吧，小子，先吃点东西，填填五脏庙再说。”

敖子青知道季梦寒在场他不愿多说，季梦寒轻轻的对他道：

“你别起来，我来侍候你吃！”

敖子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全身软得毫无一点气力，微笑的道：

“季姑娘，偏劳你了！”

看到桌上食物，敖子青才觉得自己果然饿的慌，没有推拒，大方的接受季梦寒的喂食，季梦寒轻柔的慢慢将食物送到敖子青嘴里，纤纤玉手却不住在微微颤抖，白嫩的脸孔像染上了一层红霞！

敖子青躺在榻上，缓缓的享用由那双柔若无骨的小手哺喂的食物，他心中有一股异常的温暖感觉，这种感觉是深切而柔软的，就像溶在冬日之下，和风之中的感觉，有着平静的温馨。

敖子青吃了半碗饭，感激的道：

“在下已经饱了，谢谢季姑娘。”

季梦寒愕然一声，道：

“你吃这么少……”

房狱笑了，低沉的道：

“他的伤未愈，所以才吃的少，过几天，保证他食量如牛！”

季梦寒文静的朝两人笑笑，稍微收拾下碗筷，像一只小猫一样无声的走了出去。

敖子青沉思了一下，道：

“前辈，季姑娘不是外人，有关风云榜之事不必瞒她，难道前辈信不过她？”

房狱轻轻摇摇头，道：

“倒不是信不过，不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危险性极大，说不定会惹来杀身之祸，季姑娘年纪轻，涉世尚浅，最好不要牵涉其内！”

敖子青疑惑的道：

“此话怎讲，还请前辈继续说！”

房狱想了一下，道：

“刚才谈到举办武林擂台，当年轰动一时，惊动四方，可谓盛况空前，凡是习武之人，哪一个不想扬名立万，殊不知这其中有阴谋……”

敖子青“啊”了一声，急道：

“什么阴谋？”

房狱有些惆怅的道：

“当年由金兀主持武林擂台大会，其中共选拔了十位，分别列入了风云榜，风云榜内，不但记载了前十名高手的名字，使用的兵刃，还有他们的武功路数，以及出身等等，可谓相当的详尽，这原不是件坏事，谁知事后不到一个月，这十名高手竟然全部投在金兀的手下，供其使唤，为其效命……”

敖子青有些疲倦的倚在榻上，淡淡的道：

“良禽择木而栖，这也无可厚非！”

房狱长长吁了口气，道：

“不明就里的人，大都抱着这种想法，可是，小子你有没有想到，这十人中，有的与金兀的立场原本不同，有的一向桀骜不驯，老夫打个比喻，如果你当年名列风云榜，你是否会选择投入金兀的门下？”

敖子青想了一下，笑笑道：

“在下生性疏散，不喜人管，所以……”

房狱低沉的道：

“这就是了，大凡武功越高的人，大都自视较高，如何肯为人手下，让人使唤，这其中就有问题，这十人的武功都是一时之选，并非浪得虚名，他们投入金兀手下后，他的实力大增，他野心勃勃，妄想成为武林至尊，武林盟主，江湖中只要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当夜即遭到灭门的惩罚……”

敖子青一愣，迅速的道：

“前辈不是说，金兀为人尚称中允吗？为什么行事如此凶狠，杀了当事人已足够了，为什么祸及家人呢？这不是……”

房狱面色凝重，沉和的道：

“一个人如果有了野心，那是一件极可怕的事，金兀也是如此，他的本性被其野心所蒙蔽，变得非常残酷，杀人如麻，而那十位武林高手都成了他的刽子手，一下子天下武林无人敢反抗他，金兀仿佛成了武林皇帝，江湖的盟主……”

敖子青觉得非常疲乏，艰辛的道：

“结果呢？”

房狱嘴角抽搐了一下，道：

“金兀当时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人只要一大意，就容易出纰漏，金兀当时以为整个天下已在他的手上，没有人敢与他为敌，戒备也渐渐松懈，有一天夜里，金兀莫名其妙的被毒死了，想不到一代霸主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

敖子青静静的听着，望着他，深沉的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难道没有人追查凶手？比如他的手下，像那十位武林高手……”

房狱那只突出的独眼露出一股古怪而诡异的神色，道：

“当然有，那十位高手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需要金兀的解药，金兀对他们下了各种不同的毒，只有金兀知道哪一个人中的什么毒，他定期给他们解药，使他们不敢心生二志，对他们忠心耿耿，否则，过了时间没有吃解药，会立刻毒发身死……”

敖子青撇撇嘴唇，道：

“无毒不丈夫，这个金兀手段的确残忍，竟然想得到用这种办法，只是带人必须带心，他如此做法，难免众叛亲离……”

房狱深沉的道：

“金兀死后，这十大高手，人心惶惶，他们翻遍了金兀的住所，希望找到他们各人需要的解药，但是他们一无所获，金兀生性多疑，他做事很隐密，谁也不知道他把解药放在何处，他们也弄不清自己所中的是何种毒药，这事武林中喧腾了很久……”

敖子青脱口而出：

“十位高手都死了？”

房狱摇摇头，缓缓的道：

“没有，其中只有两位，因为年纪较大，如今已不知去向，其余的八人，如今都还活着，而且他们仍然努力在找寻解药，虽然他们年纪都不小了，但是，没有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求生欲望；所以这一本风云榜就变得非常重要……”

敖子青冷沉的想了一会，道：

“事已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没有金兀的解药还能活下来，莫不是他们根本没有中毒不过中了金兀的攻心之计？咄——不对，既是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找解药，这其中……”

房狱毫无表情的道：

“他们确中了毒，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死，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一种金丹，可以抑止他们身上的毒，但是体内的毒无法祛除，每个月会发作一次，痛苦难堪，命是保住，但却要忍受每个月一次的精神及肉体上的双重的折磨……”

敖子青沉吟了一下，道：

“这跟风云榜又有什么关系？这么多人争夺风云榜又是为了什么？”

房狱眼帘半垂，神色淡漠，他平静的道：

“据说金兀曾将对十大高手所下的毒名称，解法都记了下来，所有十大高手都想得到它，以便找出自己的解药，其他的人也希望得到它，借此控制这些武林中绝顶的高手，当然十大高手为了怕自己的命被他人控制，所以极力想杀了拥有这本风云榜的人，因此这本风云榜乃武林罪恶的根源……”

敖子青愣了一下，点头道：

“原来如此，为什么后来风云榜会落入薛天和之手？”

房狱望着敖子青，慢慢的道：

“金兀死后，风云榜也告失踪，当时大家并不怎么在意，直到最后薛天和突然拿着风云榜出现江湖，也因此惹来杀身之祸，这是第一桩因风云榜而遭杀身之祸的事件，以后只怕层出不穷……”

敖子青冷冷的仰视天花板，缓缓的道：

“在下无意间遇到身负重伤的薛天和，他要我好好保护，找到他的主人才交给他，不知前辈可知它的主人是谁！薛天和跟金兀及十大高手又有什么瓜葛，在下当时未及详问，薛天和只道，此物事关重大，落入贼人之手，恐怕武林有难……”

房狱有些感叹似的道：

“薛天和乃是当年金兀的军师，对他忠心耿耿，风云榜就是他们写的，所以他与此事关系重大，至于他说直到找到它的主人此语，我就想不透其中的道理了，金兀及薛天和都死了，风云榜还会有第三位主人吗？我实在想不明白。”

敖子青淡淡的道：

“前辈为何对此事如此清楚？前辈……”

房狱目光凝聚，低沉的道：

“我是当年十大高手之一，可惜如今武功全失，想来令人感慨！”

敖子青迷惘的道：

“前辈是用毒高手，金兀的毒如何奈何得了你？其他的人为什么不找前辈为他们解毒？”

房狱哼了一声，道：

“我也是在金兀死后才埋首研究毒品的特性，我身上的毒是解了，可是其他的人，他们不敢来找我，尔虞我诈，他们怕我弄

手脚，你不知道当年为了争排名，十大高手心中彼此皆不服，尤其我排名第十，他们更害怕我杀了他们，取而代之。”

微微笑了笑，敖子青缓缓的道：

“他们也太小心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此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叫人不解！”

他又想起一事，敖子青再道：

“这十大高手到底是哪些人？”

房狱目光一闪，道：

“你没有打开看过？”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薛天和将他交给在下时，曾一再叮嘱千万别去看它，否则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下当场答应，自不便翻看！”

房狱神色一暗，低弱的道：

“不知道就算了，何必多惹是非！”

敖子青平静的道：

“既是如此，在下不敢强求，前辈，薛天和交付之任务，你的看法如何？在下如何为风云榜找它的主人呢？”

房狱喃喃的道：

“莫非那人还活着？可能吗？除了那人还会有谁是风云榜的主人呢？”

敖子青平淡的一笑，却深沉的道：

“前辈，你说的是什么人？”

房狱募然大吼一声，厉色道：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你不要再多问！”

房狱不知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暴躁，一说完话，即匆匆的离开这个房间，留下莫名其妙的敖子青，望着房狱的背影发呆！

第十一章

很快的，已经过了两个多月，日子那么无声无息的，悄悄的过去了，因为敖子青的伤很重，不得不长久的休养，如此已经康复了。

房狱与敖子青虽然同在一个屋簷下生活，但自从那天详谈后，房狱变得非常沉默，也不跟敖子青再提起风云榜之事，敖子青见他似有隐衷，不便多问，两人之间就好像什么事没有似的。

三人如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敖子青与季梦寒的感情也在直线的上升中，但是，季梦寒心系着其父兄的安危，敖子青也惦着亦虹尸首被盗，当然，房狱也忘不了秦平须加诸在他身上的仇！

现在，敖子青所有的内外伤完全养好了，他又生龙活虎起来，和以前一样，他的重新再出发，想必会比以前更快更狠！

房狱冷冷的道：

“你欠了我一份情，等你把秦平须抓来，咱们之间的账就算扯平了。”

敖子青恍然一笑，道：

“前辈救命之情，那不是任何东西可以后答的，往后有机会在下当为前辈倾全力效劳！”

房狱淡然的道：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记得，我要秦平须的活口，你千万别把他杀了，我知道你下手一定狠毒，无情，这次你得酌量。”

敖子青心里存了一些疑窦，他古怪的望了望房狱，想了想，他不再多问，道：

“在下谨记前辈的吩咐，在下当不辱托付。”

房狱点点头，道：

“这点事我知道你一定办得到，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期限，如果一天拖过一天，老夫年纪不小，只怕生时不多！”

季梦寒柔柔的道：

“前辈正春秋盛年，何故说此不吉利的话，敖大侠会替你报这个大仇的。”

敖子青再度抱拳道：

“前辈，咱们暂别了，三个月内，在下定将秦平须带来交给前辈处理，就算他不陷害前辈，他敢戏弄敖子青，也已经死有余辜！”

两人联袂转身离去，房狱望着两人的背影，他的表情诡异，古怪的令人心悸，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怖意味！

直到敖子青两人消失在松林之外，他才转身走进屋里，他心里颇感得意，他丑陋的面孔此时看来更是凄厉骇人！

两人沿着汉阳河，往宜都县方面走，现在距离目的地只有百十里路了，一路上风景宜人，只是两人都没有心情欣赏，两人静静赶路。

敖子青沉毅的面孔上，掠过一抹奇异而迷惘的光彩，他低低的道：

“想不到我敖子青还有一日有女为伴，我曾以为亦虹死后，在下再也不会对其他的女孩动情，男女之间的感情，实在太奇妙了……”

他说这几句话时，语声里掺杂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追忆情感，他在回忆一段美丽而已成过去的往事，这往事只昙花一现……

季梦寒冷澈的目光静静的注视着他，敖子青好似被尖针刺了一下，他讷讷的道：

“你……你不高兴？”

季梦寒平静却又尖锐的道：

“敖……子青，我不会吃亦虹姐姐的醋，因为她认识你在先，而且又……离开了，但是，我不要成为她的替代品，子青，你知道，我是我，她是她，你不能将我当成她的影子。”

敖子青尴尬的一笑，坦诚的道：

“你不要胡思乱想，梦寒，我永远怀念亦虹，但是我也因此更知道要好好保护你，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

季梦寒甜蜜而温柔的笑笑，憧憬的道：

“只要你这一句话，就是为你而死，我也甘心，真的，我从没有对一个男人好过，我还曾有过永远不嫁的念头，现在有了你，我很满足。”

敖子青握着季梦寒的小手，四目凝注，情深无限，两人靠的非常近，敖子青望望天边，低沉的道：

“亦虹的尸首不知现在何处，她是好女孩，我想她一定也高兴我有了你这么一位好伴侣。”

敖子青尽量不想提到亦虹的名字，但他又忍不住，还是说了出来，他惊觉的望望季梦寒，还好她看起来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

季梦寒仰起面庞，含有深意的道：

“亦虹姐姐会不会吃醋，我抢了你？”

敖子青转过头来凝神季梦寒，平静的道：

“梦寒你没有抢我，是我喜欢你，亦虹不会，她知道我的为人，如果她在，她也会喜欢你，你是非常好的女孩。”

季梦寒怯怯的道：

“她一定很漂亮？”

敖子青轻轻的道：

“她是很美，但可能不及你，可是我爱她不因为他的外貌，是因为她善良、有真情，即使她长的太丑我一样要她，你也一样，我一辈子都会深爱着你，等你年华老去，我依然爱你的心，外表只是短暂的，只有真情才能永远……”

季梦寒默然了，眼圈儿有些红红的，低柔的道：

“我好感动，子青，我也一样，这辈子、下辈子，我都爱你，永远！永远……”

敖子青搂紧了她的香肩，道：

“等我们救出了你爹及哥哥，找回亦虹的尸首，我们就先成婚，我不再让你离开我的身体，我要用我的生命护佑着你。”

季梦寒粉面霞红，她咬咬下唇，声如游丝：

“我永远是你的人……”

敖子青想起亦虹，难免有些感伤，他却故意豪放的大笑，两人手牵手，直向前行去。约半个时辰，沈家店的房舍街道已在眼前不远，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过了沈家店，再过去就是宜都县，咱们的目的就快到了。”

季梦寒听着，有些疑怯的道：

“凭咱们两个人，救得了我爹及我哥哥吗？”

敖子青傲然一笑，道：

“鬼箫影想救的人，没有人能够拦阻，梅林门人再多，也一样无济于事。”

季梦寒蹙着眉，道：

“子青，我觉得你有时候……太狂了，人谦虚一点不好吗？你……”

敖子青豁然一笑，道：

“过份的谦虚，那根本就是虚伪，我喜欢真实，讨厌任何虚伪的东西，梦寒你以后会知道，你的夫君有时是相当谦虚的。”

季梦寒粉脸儿一红，轻声道：

“你皮厚……我们又还没有……什么夫君？不害臊……”

敖子青仰首望着前方，默默陷入沉思之中，季梦寒眨眨眼，低细的道：

“你在想什么？”

那双美丽而水波盈盈的眸子里，在闪放着一片澄澈而晶莹的光彩，这片光彩，有一股子难以言喻的，看了令人着迷的韵味。

敖子青却只是凝神不响，他是在运用着他那机敏而超凡的思想，敖子青的智慧，一直令人惊异与赞美，被誉为有神鬼之能……

季梦寒嘴唇翕动着，她尚要启齿，敖子青已低低的道：

“有人来了……”

季梦寒听了一下，疑惑的道：

“没有啊……”

敖子青含有深意的一笑，道：

“就要到了，大约有十余人乘铁骑，奔跑的很快，大约家里

死了人。

“死了人？”季梦寒迷惑的说了一句，又恍然大悟道：

“你真缺德……是了，有，我听到轻微的马蹄声，不过，那还好远，你怎么听得到？如果你不说，到现在我还听不到呢！”

敖子青深沉的道：

“这就是江湖，无时无刻，都得提高自己的警觉，因为任何时刻，都可能让你的仇家，窥视在你的周围，不过，在下的听力比一般人强了些！”

季梦寒幽幽的道：

“子青，你对这种整日待在血腥杀伐中的生活，你不厌倦吗？自从认识你，我就好怕，我怕我们会彼此失去对方，我不能忍受，当这种念头闪入我心里时，我心就痛的厉害，子青……”

敖子青将季梦寒那单薄而滑腻的身躯搂在怀里，他低低地道：

“别忘了，你也是江湖中成名的龙凤双侠之一，为什么说起话来，就跟寻常女子一样，你成名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季梦寒带着几分惆怅的仰望着敖子青的面孔，她哀伤的道：

“成名有什么用？我也是身不由己，咱们铁虎帮的事业乃是关连在刀山剑林之中，我环境使然，否则一个女孩中动刀动枪的，实在不宜，我也不愿意你再继续过这种生活，子青你知道……”

敖子青轻轻吻着她，深挚的道：

“你不必说，我知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很多麻烦都不是自己愿意的，江湖中人道敖子青心狠手辣，不知如果我不如此，别人必将同样的手段加诸在我身上，没有人会对别人仁慈

点，你知道，大利所在，人会失了本性。”

季梦寒静雅的点点头，目眶中有些润湿，她微微哽咽着：

“我知道他们都误会你，其实你不会滥杀无辜，你受了委屈……”

她激动的哭泣起来，紧紧拥着敖子青，她的娇美与柔媚，足以令天下男子甘心情愿为她而丧生，而不会有任何遗憾。

敖子青拥着她，轻轻的道：

“他们到了……”

季梦寒低低的接了一句：

“老虎来了，我也不怕……”

她正说到这里，从沈家店已忽然冲出十余铁骑，而他们奔驰的速度，已近乎亡命一样，似狂风一阵，泼刺刺的直向敖子青及季梦寒的身边之前奔来。

急短的“啊”了一声，季梦寒叫一声：

“子青，他们……”

敖子青入鬓的双眉微扬，道：

“别理他们！”

马上骑士在距离他们约有十丈的地方，跑在前面一步，单掌一举，于是，后面的马儿昂烈的嘶叫着，人立而起，可见他们平日训练有素。

这十来个体魄修长的彪形大汉，个个面如死灰，神色仓惶，有五六个头破皮开，身上血迹斑斑，形状十分狼狈。

走在最前面的，满脸的络腮胡，一身横肉，他战战兢兢的走了过来，抱拳道：

“借问阁下可是鬼箫影敖子青！”

敖子青默默的瞥了一眼，道：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朋友，我们见过面吗？在下眼拙。”

这几个字似突起的暴雷霹雳，超过人叫马嘶，马上的骑士几乎连滚带爬的慌忙下马，看得出他们内心是如何的恐惧，在前一名大汉带领下，全部“扑通”跪下，哆嗦着大叫：

“敖大侠，救命，小的‘乌字教’大执法横山豹贾况率弟子叩见敖大侠。”

敖子青见这十来人刹时跪了一片，微微一怔，淡淡的道：

“各位请起，有话再说。”

横山豹贾况满脸的横肉直在抽搐，他尽力吸了口气，诚惶诚恭的道：

“不，大侠请你答应救小的等的命，否则小的不敢起来。”

敖子青想了想，沉声道：

“在下尽力而为！”

横山豹贾况顿时如释重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急不成声的道：

“敖大侠，大魔头追来了……”

蹄声猛烈中，二乘铁骑之影已可见到，左首的一人，神色沉冷，双目如缝，生了一颗小红痣在下额之中，约是四旬左右的年纪。

另一人赫然是冷酷狠辣的赤红阎王柴造烈。

这二人一见到横山豹等人，奔驰速度更形加快，怒驰而来，更见声威慑人！

横山豹贾况站在敖子青身边，他乞求的望着敖子青嘴唇泛白，身后的各人更是满脸无告之色，有的全身都吓软了。

当先一骑，正是柴造烈，在只隔五六丈之遥，他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冷峻的道：

“你竟敢逃？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阎王一样要你的狗命！”

每一个字在空气中跳跃，横山豹那些人大大的颤抖一下，似一个个已快到鬼门关口的冤魂，连那乞求的眼色，也变得软弱无力。

敖子青雍容环胸，沉声道：

“老柴，别来无恙？你好大的威风！”

他的语声，沉和而有力的进入了赤红阎王柴造烈的耳内，掩不住又惊又怒的神色，朝着敖子青立身之处看过来。

敖子青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语声含有一种严肃的味道：

“老柴，何故与这些小辈如此过意不去，追杀得这么急躁！”

那一位生有红痣的大汉已翻身下马，一个箭步来到面前，他细眯的眼睛倏忽睁开，精光闪射中，极为不悦的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称柴兄为老柴，你狗眼叫什么给蒙上了。”

敖子青嘴角一撇，道：

“鬼箫影敖子青！”

红痣大汉迷惑的向敖子青全身打量了一番，沉着的道：

“敖子青？就算你是，也没什么大不得的，在此耀武扬威什么？”

敖子青不在乎的一笑，道：

“你是什么人？也敢对在下大声吆喝？你的狗眼又叫什么给蒙上了。”

这红痣大汉面色十分难看的道：

“大罗金杖周古新，以我之名比之你敖子青如何呢？”

敖子青冷冷一笑，他一拂衣袖：

“月亮之光如何比之太阳！”

大罗金杖愤怒的瞪敖子青，大声道：

“敖子青，你狂过头，竟敢如此无礼，你可知我在江湖中成名之时，你尚在你娘怀里吃奶，今日你敢如此狂妄！”

不错，大环金杖是武林中出类拔萃的角色，他专做无本生意，他经过的大小阵仗何止千百，遭遇的惊涛骇浪，生死关头也不胜枚举，可是，这一些，敖子青哪里放在他的眼里！

敖子青肯定的颌首，平静的道：

“这跟年纪无关，有的人年纪大，越不中用，你焉知自己不属于这一种人？”

大罗金杖仍然不服的吼道：

“一派胡言，你这混帐之极的东西，你放屁，满肚子坏水……”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朋友，你太没有风度了，别忘记阁下乃为武林一代土霸，分寸之间要拿得住啊！”

窒怔了片刻，大环金杖周古新讽刺的道：

“我是土霸？你呢？你是什么？”

敖子青不客气的笑道：

“一代豪杰，至少比阁下高明了一点点，你不必太气愤，事实胜于雄辩，你能成为土霸，已是在下抬举了。”

大环金杖周古新暴吼道：

“好小子，算你口齿伶俐，占足了便宜，拳下功夫可容不得

你威风，届时你便知道谁是真人，什么人才是一代豪杰。”

敖子青冷冰冰的道：

“很好，让你明白世界上，还有比死更为深切的惩罚，让你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你会知道说大话的下场……”

周古新粗暴的喝道：

“老子今天把你这胎毛未脱的黄口小子活剥了，呸！老子的事，也有人敢管？你太不知天高地厚，目中无人了。”

敖子青豁然大笑如雷，狂放的道：

“周朋友，你便露两手试试，也好让在下看看你成名的把戏，威风如何？”

周古新暴烈地怒吼道：

“好狂徒！”

“徒”字出口，一条金光闪闪的杖影，已来到敖子青头顶！

这一杖影所挟的风声异常强烈，隐约带着轻啸之声，敖子青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右腕猛力一振，鬼箫快绝的倏伸又缩，“当”的一声震耳巨响起处，周古新已在空中连连翻了三个空心斤斗，落在地上。

此刻，周古新睁着一双骇异而吃惊的眼睛，有些不大相信的瞧着敖子青。

敖子青淡淡的道：

“如何？在下这两下子还够看吧！”

大罗金杖周古新气得用力一敦右手的一根光亮的金杖，大吼道：

“小子，你以为适才那一手雕虫小技就唬住老子吗？你狂的过份了，老实告诉你，还差得远，你没什么了不得的……”

敖子青哼了一声，道：

“那么，请便！”

大罗金杖周古新面色全变，怒吼道：

“看老子今天不活劈了你这小子，你他奶奶的，王八羔子！”

闪亮的金杖呼轰飞旋，有如山岳般盘回扬手而起，敖子青双目凝注，右手鬼箫断刃弹出，光芒已似极速的电火耀闪，一口气戮出三十五刀，好像在同一时间，同一方向有三十五个敖子青，同时向大罗金杖周古新攻击一般的快速。

周古新这时可真是气坏了，他双百像喷火般瞪着敖子青，手中金杖倏而挥起风雷之声，比方才威力十倍的猛攻而上！

敖子青大笑道：

“来得好，这还像点话！”

他的箫已迅速的随着敌人的杖影上下翻飞，忽而上下交舞，忽而左右穿织，忽而前后拦截，忽而四面绕旋，像怒涛、像狂风、成圈成点，凌厉极了，猛辣极了。

只有一刹那，两个人已电光石火般互换了三十余招，而且越来越快。

敖子青冷静的迎拒攻挡，目光却时而向周遭扫视，自然，他不会忘记，还有一位老朋友，赤红阎王柴造烈尚未出手。

极快的，又过了二十招！

敖子青刷刷不息的连连进击三十招，在周古新奋力招架间，他悠悠地问：

“朋友，你为什么不请老柴一起下来玩玩，好助你一臂之力，你的武功尚好，不过嘛，只有入门，尚难登大雅之堂。”

大罗金杖周古新在倾力攻拒中，又猛烈的还攻二十一杖，边

破口大骂道：

“臭小子，鹿死谁手还不知，你稍停便会知道是什么人难登大雅之堂了。”

敖子青在极小的幅度与空间里，快逾闪电般一口气戮出四十三刃，像长虹、像群星，成丝、成圈、成弧、伶俐无比。

一连两个盘旋，大罗金杖周古新躲出五尺之外，又快捷的反扑而到，发亮的金杖甫始而出，敖子青的断刃却又似鬼魅般来到眼前。

周古新不得已的再度闪出，就像这样，周而复始的连续了十一遍，周古新已有些沉不住气了，在他第十二次闪避之后，终于大叫道：

“柴兄，这小子果然扎手……”

于是——

柴造烈那深沉的声音已缓缓的响起：

“敖老弟，暂请住手！周兄且退！”

周古新迅速的挥出五杖，脚尖急旋，宛如狂风般退出十步，他暗中喘了几口大气，慨然抹去额际的汗水，心有余悸。

就他周古新退后的同时，一身红袍的柴造烈已自马上飘然而起，如此轻灵，像煞一个冥灵中出现的仙人，他轻轻的落在两人中间。

周古新快步迎向前去，气咻咻的道：

“柴兄，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他招式十分怪异，不易对付，你得仔细些……”

柴造烈红袍一拂，朝敖子青温和的道：

“敖老弟，几个月不见，越发俊逸了，你……你的毒……”

敖子青冷硬的道：

“托阁下的福，在下‘银棠花’之毒，不但已除，而且身体比以前更加硬朗。”

柴造烈的目光在季梦寒嫣红脸蛋一扫，愣了愣，缓缓的道：

“敖老弟艳福不浅，美女在侧，邵姑娘地下有知，当为老弟感到欣慰”！

敖子青展出一丝微笑，笑得异常艰涩，他沉重的道：

“如果没有邵化易这样狠心的父亲，亦虹岂会花样年华就与世长辞，你还为他出面？”

柴造烈不悦地哼了一声，道：

“邵化易是什么东西？我赤红阎王为他出面？他也配吗？老夫不过……”

敖子青双目倏睁又闭，道：

“老柴你不过目的与他相同，借故来找在下碴，是不是？”

柴造烈神色动了一下，仿佛考虑了片刻，缓慢的道：

“老弟，上回我为邵化易向你一样东西，老弟不给，老夫也没有强你所难，今日异地相逢，老弟何故横加插手老夫的闲事。”

敖子青眨眨眼睛，他沉吟了一下，平静的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些乌字号的朋友既然求助于在下，在下岂能见死不救，再说周古新你这位朋友也太不知礼数，否则在下岂会横加插手。”

柴造烈心中十分愤怒，他望了敖子青一眼，道：

“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一马归一马，敖老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老夫面前逞威风，你未免太不把老夫放在眼里！”

敖子青淡淡的道：

“不知道几位朋友如何得罪你？”

柴造烈重重一哼，道：

“老夫岂是这些小辈所能得罪的！”

敖子青转头望了横山豹一眼，沉声道：

“你说。”

横山豹贾况早已吓得两腿发麻，一看柴造烈的模样，已够叫他吓破胆了，他讷讷的道：

“也没有什么，小的在酒楼内，两位大……大爷一进来，就要把小的等人全部……赶走，只因小的管束无方，顶撞了……两位大爷……有三位弟兄遭了惩罚……小的曾求饶，可是……”

敖子青一听，即知柴造烈及周古新两人的蛮横行为。他心中怒火炽烈，却强行压制着不使它发作，他生气的道：

“予人一条生路，即是为自己积德，况且，天下人走天下路，柴朋友亦是武林奇材，何必为几个小辈而有损你的英名呢？”

柴造烈面色一变，顿时有如寒霜般，道：

“敖老弟，老夫已经容忍你一次，别以为老夫怕你，见好即收，别得寸进尺。”

敖子青毫不在意的一笑，道：

“老柴，尚请看在下的薄面，饶过他们罢了。”

柴造烈冷冷的道：

“如果就让他们如此便宜，将来传言出去，老夫这张脸往哪里摆？敖老弟以前老夫已买过不少次账给你，这一次老夫非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惩罚不可。”

敖子青淡淡的道：

“老柴，你所谓小小的惩罚是欲如何？”

柴造烈狂厉的一哼，道：

“将横山豹这胖小子，开肠破肚，再将腹内的东西叫他的下人生吞，其他的人，一人各断一臂一足，与老夫动过手，再挖其双目，削其耳朵，剁其四肢，再……”

敖子青蓦然仰天长笑，笑声激昂高亢，有裂金石之威，震天动地之能，喻然绕回，历久不绝。

待笑声消落，敖子青不屑的道：

“如果遭此惩罚，他们还像人吗？还能活下去吗？也用不着在下说情了。”

柴造烈心头一跳，暗忖道：

“看来你小子今天是非插手不可，老夫的威名被他减去大半，他的一身武功乃属强中之强，霸中之霸，可真有点棘手，如此与周古新两人，不知胜算有多少，岂不给他点颜色，乌字敖这些小混帐传言出去，说老夫怕了他，岂不……”

柴造烈一拂红袖，道：

“老弟，咱们各走各的路，独木桥、阳关道，两不侵犯，你何必强出手，妨碍老夫的行动？”

敖子青忽然展颜一笑，道：

“只要老柴你放过他们，给在下一个面子，将来狭路相逢，在下乃感念你的好意。”

柴造烈双目一瞪，精芒暴射中，怒道：

“这么说来你是非管不可了？”

敖子青静默的凝注着柴造烈，表情十分古怪的向周遭打量了一下，微笑的道：

“贾执法，柴大当家的，不买在下的账，各位以为如何？”

横山豹贾况像猛然被人砍了一刀似的一抖，双臂高举着“扑通”跪下，急不成声的道：

“敖大侠，小的奉教主之命，出来接一批买卖，如果……不能达成，小的等人死不足惜，但是小的等人的家属也将遭祸连，敝教教规甚严，求敖大侠……救救小的等人的命……”

贾况才跪下，后面的大汉也同时跪了下来，口中不断求情。

敖子青心想：

“乌字教的教主云里赤雷华成还算是条汉子，怎地手下全是贪生怕死的小辈，不过，教规祸及家属一条，未免太不人道了。”

淡淡一笑，敖子青一摆手，道：

“罢了，你们都起来吧！跪在这里好看吗？在下恐怕为你们惹来一身麻烦了。”

横山豹贾况等人一拜再拜，口中唯唯喏喏，方才自地下爬起。

柴造烈强硬的道：

“敖子青，你是明罢着要与老夫过不去吗？老夫不过想教训几个招子不亮的家伙，你为什么一定要跟老夫过意不去？”

敖子青轻轻的道：

“如果你只是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下当然不好多说，可是你出手太狠，如此一来，在下实在看不过去，路见不平，只好拔刀相助！”

柴造烈朝敖子青狠狠的瞪了一眼，吼道：

“敖子青，江湖上混的日子长了，别为了几个吃杂扒地也软骨头的家伙，弄个灰头土脸，毁了你建立不易的盛名。”

敖子青轻蔑的一撇嘴，道：

“不敢，在下还年轻，毁了英名，还可以重新建立，只是老柴你的时日只怕就来不及了。”

柴造烈神色已显明的暴怒到了极点，他断吼一声，红须红眉俱张地踏前一步，厉色道：

“敖子青，你是在逼老夫动手？”

敖子青满不在乎的一笑，道：

“悉听尊便。”

季梦寒轻轻的捏住了敖子青的手，低声道：

“子青，他是个老魔头，功夫很厉害，你……”

敖子青握紧了季梦寒那滑嫩的小手，轻声笑道：

“只怕比你的夫郎还差一点……”

两人声音很小，但是柴造烈已经听到了，气得面孔通红，大吼道：

“小子，你敢狗眼看人低，老夫说不得要好好的教训于你……”

敖子青撇撇嘴唇，目光凝注前面，深沉的道：

“这也是在下正要说的几句话。”

柴造烈满脸暴戾之色，他恶狠狠的瞪视着敖子青。

第十二章

在这凄凉的郊外，幽凉的路上，人与人之间的杀伐又在弥漫，又在酝酿……

敖子青淡漠地笑了笑，身上微侧，对季梦寒等人道：

“梦寒，你跟乌字教的朋友退到一边去，老柴，可不会仁慈。”

季梦寒点点头，悄悄的道：

“你要小心……”

敖子青点点头，转身道：

“为什么还不出手呢？柴造烈。”

于是——

柴造烈大吼一声，猝然冲向前来，就在离敖子青五步之前，又倏而一个大旋身，抖手便是一连串泻星似的十一掌七腿，来势疾劲如万山齐颓，猛辣得无与伦比！

敖子青脚步轻耸，身躯已自对方的闪电般浮游而过，箫掌并出，拍向对方全身十五处重穴，既快又狠又准！

柴造烈十分讶异的“啊”了一声，迅速回身反掌，呼声风啸中，漫天掌势已似天罗地网般向敖子青包卷而上。

像煞梦中的幻影，江中的泡沫，是如此不可捉摸的，敖子青贴着两寸的空间暴旋而回，一般狂飙似的劲风径自撞向对方下腹两胫。

二人在这照面之间，异常快捷，已互不相容的连连以绝招攻敌，几乎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奇式自保，好不惊人。

在两声喝叫中，掌影纵横而起，漫天盖地，有如天瀑倒悬，绵绵不绝的绞糅在一起。

在旁的人，根本看不清斗场上的人影，只有呼轰的劲气在盘旋、在回荡，只有裹着双方身躯的掌影在挥舞，在穿飞……

大罗金仗有些目眩神迷的站在一旁观战，这时，他已在暗暗为自己方才的大胆捏着一把冷汗了。

斗场上，人来掌风仿佛自西极东限，生息发如浪涛汹涌，不尽不绝，交织弥漫。

柴造烈将他仗以成名的兵器——一只烁亮绚烂的红色铁棍拿了出来，狂风暴雨般的，拒敌着敖子青手中闪掣如电的断刃，在二人攻退旋回之中，柴造烈已有些招架支绌之势。

萋萋的野草在风中挥摆，发出一阵阵萧索的声音，气氛是苍凉逾恒，季梦寒紧紧的眨了眨眼睛，嘴唇不住颤抖，喃喃的道：“天啊……”

敖子青手中的鬼箫，几乎与他的身体合并为一，挥起直冲云霄，俯落穿透黄泉，旋舞流星坠殒，纵横使云弥雾漫。

狭窄而锋利的剑身，鬼箫末端，宛如雷神所握击的电矛，闪踏于天地，并射于苍穹，凌厉极了，也猛辣极了。

赤红阎王柴造烈的红色铁棍舞起，仿佛急速滚动的铁球，快得令人不及注目，翻散聚合，如生息不断的暴雷，威烈无匹，他的红色长袍，像双翼般箕张蓬涨，重叠翻飞，劲风强猛。

蛇似的断刃穿拂伸缩，绕旋回转，滚球似的铁棍往来流动，左飞右落，速度之快，招式之奇，可谓叹为观止了。

大罗金仗周古新捉着金杖，心惊胆颤的站在一旁发怔，在两位绝世高手的争斗下，像煞四周都布起了一道紧密的罗网，实在

难以插手介入。

周古新亦属江湖一流人物，在这种情形之下，猛感到自己近乎无能，乌字教这些不入流的角色更不用说，个个恐惧万分，简直到了心胆俱碎的地步，有的连站都站不稳了。

季梦寒的剑术，在江湖中薄有名气，此时一看，她真的怀疑自己有没有习过武，斗场人影快速的转动，她害怕敖子青有失，一张脸白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亦没有一丝血色，混身还不自觉的颤抖着……

斗场上——

拚战的两人，已经差不多明白对方的实力如何了，柴造烈在江湖中近四十年来顶尖的高手，但他对眼前这位结结实实的对手，使他心惊不已，对方武功高强而卓绝，有如魔鬼般，太不可思议。

到了柴造烈这等年纪，他对武学功力之浑厚乃是成正比的，所以柴造烈是当代难有的高手，功力、经验都十足卓越。

敖子青斗柴造烈，亦有着沉重的感觉，但是，他有充分的信心，他在这以前曾经遭过功力只比柴造烈稍为逊色的敌人，两人联手，如此一来，其实力就比柴造烈高，敖子青尚能击败他们，那么，他打败柴造烈，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武学之道，原丝毫不能勉强，没有侥幸，这一点，在拚斗的两人心里都明白，任是断刃如电，铁棍沉着，胜负就快分晓了。

此刻——

赤红阎王柴造烈心绪已有些不宁了，他之所以称为阎王，即是其为人极为残酷、冷漠，现在他表面上虽然仍是十分沉着，他心里已在盘算如何脱身自保，先保住一条老命，再做打算……

敖子青是何机智之人，他如何看不出对方的心思，他身形闪转如风，招式连绵不绝，式式繁复紧密，招招快捷狠辣，在掳掠的剑影寒光中，他淡然一笑，神色自若的道：

“老朋友，悔不当初吧！”

赤红阎王柴造烈不吭声，仍招出如飞，纵横游移，红髯飘拂，像煞在半空中旋飞遨游。

敖子青紧跟着戮出十九刃，边轻蔑的道：

“老柴，假若你此刻住手，不便追究你与乌字教之事，在下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亦不断你四肢，削你双耳……”

柴造烈大吼道：

“黄口小子，老夫教训你！”

铁棍倏而左右各盘旋了三次，上砸下撞，双腿闪电般连蹴出十一次。

敖子青瘦削的身躯冲天而起，像一只怒箭，又在刹那间若滚桶般翻转而下……

于是——

并射光亮的精芒暴涨，裹着他的身躯回舞扩散，尖锐的，划破空气的刺耳啸声，亦随光辉的闪耀同时响起，击向对方。

柴造烈豁然狂笑如雷，沉马立桩，渊停岳峙，面孔红的发紫，手中铁棍平平横举——

仿佛是流光一闪，窄长的雷电猝然似飞虹般戮到，柴造烈胡眉俱张，狂叫一声，铁棍抡起一道炫目的圆圈，带着呼轰风声击到！

敖子青鬼箫一晃，断刃寒光倏而回转，略一绕旋，又挥霍着自十一个不同的方向射出，明亮的光芒，缤纷纷纷，奇迷明目，

美丽而萧煞的自四面八方飞拢而来。

铁棍挥舞的更快，范围更广，一时尘灰并扬，刹那间已与来自不同方向的十一道冷电接触！

在一连串的清脆而响亮碰击声中，火花四溅，喻然的余韵环绕不息，两条人影已倏然分开。

敖子青轻轻的将鬼箫的断刃尖端柱在地上，衣衫随风微微的飘动，衬着他冷冷的一丝笑意，模样儿够叫人寒心了。

季梦寒奔过来，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道：

“子青，他没有伤着你吧！”

敖子青语声发冰，道：

“他的火候还差一点。”

大罗金杖慌乱而紧张的奔向前去，低声道：

“柴兄，你未曾吃了那小子亏吧！”

赤红阎王柴造烈仍旧红髯飘拂，伫立不动，握着铁棍的手在发抖，他两只眼睛仿佛喷火般怒瞪着敖子青，像一只负了伤的野兽，在恶毒中含有极度的仇恨，他重重哼了一声，道：

“周老弟，这是老夫首次碰上的大钉子，往后咱们只怕永无宁日。”

大罗金杖周古新迷惑的向柴造烈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奇怪的道：

“柴兄，你没输，为什么……”

柴造烈瞪了周古新一眼，转过身前，周古新目光一瞥，不由骇得用力咽下一口唾沫——这才勉强止住那一声喉中的惊呼。

原来，赤红阎王柴造烈身上的红袍背后，被刺了一大字“敖”，然而，他的肌肤却没有受到一丝伤害，太不可思议了。

周古新念了一声：

“敖！”

柴造烈怒视而道：

“什么敖？”

周古新吓得面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翕动，久久……，才讷讷的道：

“柴兄，你背后被这小子……写了一个敖字，在衣服上……”

柴造烈不信的冷冷一哼，道：

“这怎么可能……”

说着，他脱下身上的红袍，拿至跟前一看，吓得连心都差一点从嘴里跳出来，他疑惑的甩甩头，再看，果然是一个——敖字。

敖子青满不在乎的一笑，道：

“老柴，其实你也不冤枉，适才这一招在下苦研了十多年的‘流星飞天’，一直找不到够格的角色试试，想不到今日一试，果然不负在下的苦心，虽然与在下理想虽有一段距离，不过已经差强人意了。”

柴造烈极其低微的叹了口气，他一拂红髯，冷森森的看着敖子青，语音阴沉的道：

“你想如何？”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道：

“在下刚才既然没有对你下手，现在当然也不会，只是教你如何做人。”

柴造烈冷冷一哼，道：

“你的一身好功夫，老夫不及，士可杀不可辱，你别妄想老

夫会如那些软骨头的下贱东西，向你下跪求饶，你看着办！”

敖子青舐舐嘴唇，缓缓地将断刃收入鬼箫内，不急不徐的道：

“在下原无意要你下跪求饶，那可是你自个儿想到那上头去。”

赤红阎王柴造烈愤怒的瞪着敖子青，大声道：

“敖子青，你真以为你已经天下无敌了吗？哼！老夫有生之年，一定要讨回这笔账。”

敖子青哈哈大笑，道：

“我们之间有什么账？老朋友，你活到一大把年纪，怎么火气还这么旺盛？成败乃兵家常事，如果你命长一点，再练过四十年来，或许能跟在下勉强打个平手，再多十年，在下只怕就不是对手了。”

赤红阎王柴造烈有些吃惊的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人，他道：

“你自认你的武功胜我有四十年的修为？”

敖子青一拍双手，有着一股特别意味的道：

“更正确的说法，是——至少有四十年，至多嘛……在下也难估算了。”

柴造烈牙齿咬得嘣嘣直响，他恨极了，“呸”了一声，道：

“是你太过自大，太过狂妄，依老夫看，只怕未必，你不过略胜半筹……”

敖子青怪异的笑笑，意味深长的道：

“如果你以为在下所言过于夸大，你不妨再看看你的那双红缎子软鞋。”

柴造烈低头一看，他差一点没有晕了过去，他穿在脚上的软

泥鞋已经被削的不成样子，只要一动，鞋子立即分解开来。

赤红阎王柴造烈老脸涨得乌紫，他狂厉的道：

“敖子青小子，你敢如此戏弄老夫！你给我记住，老夫柴造烈有生之年，必将寻你洗雪今日之辱，你不会狂妄太久了。”

敖子青抿抿唇，道：

“老朋友，何必恼羞成怒，时光悠悠逝去，日月轮转移换，在下为你叹息，为你难过，只怕你的来日不多，此仇只得留待下辈子了。”

柴造烈“呸”了一声，道：

“姓敖的，你不必冷言相向，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老夫遭到了失败，自然有人会为老夫洗雪，老夫要亲眼看你血溅五尺。”

敖子青缓缓摇头，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淡淡的道：

“何苦这般看不开？今日我使人辱，明朝人令我羞，你不也常叫人难堪？”

柴造烈正待张口反讥，远远的横山豹贾况突然插口道：

“敖大爷，小的听到他们要去找什么人来夺你的……什么榜的，小的没有听清楚。”

柴造烈猛一跺脚，厉吼道：

“小子，老夫没有一棍劈死你，你还敢大呼大叫，你这棍帐之极的东西……”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原来，老朋友你还没有死必？你知道风云榜的重要性！在下的东西，你也敢拔虎须？”

窒怔了片刻，柴造烈忿忿的道：

“老夫不愿与你徒费唇舌，如果你不愿惹火上身，还是把风云榜交给我，如此一来，或许你能够多活几年，与那位小姑娘结成连理，要不然叫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为你守寡，太残忍了。”

敖子青冷冷的看了柴造烈一眼，道：

“这是在下的事，不劳费心，你还是多关心自己吧！老朋友，你时光不再，再夺风云榜有什么用呢？难道带进棺材里？”

柴造烈一拄铁棍，暴吼道：

“错过眼前，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老夫我也要找到你，一雪此恨，异日再见，你便知道究竟谁是真人，谁该俯首称臣！”

敖子青毫不客气的道：

“在下随时奉陪！”

大罗金仗周古新有如夜梟般尖刻刺耳的道：

“今天你算是占了便宜，不过，这种事，仅此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敖子青有趣而好笑的注视着周古新，并不出言反讥，他这奇特的沉静与凝视，使周古新低下了头，有些讪讪的样子，再抬起头，表情上，透着十分的尴尬，有些手中无措的模样。

敖子青冷冷的道：

“朋友，在下不愿再沾太多的血腥，但这并不表示在下能够容忍你，你好好听清了，从现在开始，别打风云榜的主意，否则，你会为你的野心而躺了下来，记得了吧！”

柴造烈沉着脸，道：

“老夫记得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总有一天，老夫还会再找你比划一次……”

敖子青没有表情的笑了，这笑容冷酷极了，他语声有如冰珠

般寒瑟而冷脆的道：

“在下等着你，不过，假如阁下你再一次失败，恐怕没有第三次机会了。”

柴造烈长袍一甩，脚才一移动，软呢鞋就掉了下来，他气愤的踢开，回身凝注敖子青，良久，他才阴森森的道：

“你会死无葬身之处！”

敖子青一晒，淡淡的道：

“你的话太多了，老朋友。”

赤红阎王柴造烈仇恨已极的哼了一声，当他的哼声尚在空气里回荡，两人的身形已电射而起，跨上马鞍上，飞奔而去。

敖子青缓缓向周遭环视了一遍，寂静得无声音，风吹着，像是幽怨的哀呼，有如显示着生命的轻渺，四周有着落寞的氤氲。

敖子青轻咳一声，沉声道：

“贾执法，你们去吧！”

横山豹贾况等一行人，一直守在一旁，动都不敢动，现在如获大赦，朝敖子青一再拱手，道：

“小的不敢相忘大侠救命之恩，等小的回去禀告教主……”

敖子青一摆手，道：

“不必了，在下救你们，难道是指望你们报答吗？以后在江湖上混，就该把招子刻亮一点，像他们两个，岂是你们招惹得起的。”

横山豹贾况连连称是，唯唯诺诺，直发现到敖子青神色中有些不耐烦，才赶紧上马，纷纷扬蹄而去，这一次，不像刚才时那般惶恐！

季梦寒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低悄的道：

“子青，你没有杀他们，我很高兴，你原本就不是个残忍的人……”

敖子青搂住她，低下头来吻着她的鬓角，轻轻的道：

“有你在，我不愿让你看到令你恶心的血腥，我打抱不平才与他们动手，彼此之间，还没有到了生死相搏地步。”

季梦寒突然有着极重的伤感，幽幽的道：

“等我们把事情都办完了，我们就离开武林，找一个永远没有血腥的地方，我们住下来，这辈子、下辈子，十辈子……”

敖子青轻啁的道：

“没有认识你之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一天是一天，如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只有离开这个环境，我们才有平静，幸福的日子，有了你，还有什么值得我去追寻的……”

沉默了片刻，敖子青更搂紧了季梦寒一点，他可以察觉出她跳跃迅速的心弦，那凝脂肌肤的滑腻，那一股强烈的清幽的处子芬芳……

他低低的道：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季梦寒又贴近了他，羞怯的道：

“我多么希望时间停止了，我们就这样永远的拥抱在一起，子青，真的，这辈子，我没有这么满足过，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敖子青轻轻吻着她，深挚的道：

“我也一样，走吧！我们来日方长，目前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先救出你爹及你哥哥要紧……”

季梦寒的目眶有些润湿，她微微哽咽着：

“如果没有你，现在我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那一天夜里，梅林门的人到铁虎帮来大残杀……死了好多帮里的人，眼看爹爹跟哥哥被抓，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要找你……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朝着你离开的方向一路找来……大既是天意……我找到了你，可是你……你的样子差一点把我吓死了，我心想一切没有希望了……如果你死了，我只有跟你去了，我爹及我哥哥他们要怪就让他们怪好了，我无法失去你，而独自活下来，子青，你知道，永远都不能……”

她激动的哭泣起来，紧紧拥着敖子青，就好像她稍一松手，敖子青就会乘风而去一般。

风，吹拂的更强了，萧萧有声，季梦寒纤弱的身躯，耐不住寒冷，在轻轻的抖索着，敖子青解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轻轻的道：

“走吧！如果一切顺利，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救出你爹及你哥哥了……”

季梦寒温驯的点点头，走了几步，她又有些担心的道：

“子青，梅林门人多势众，我们只有两个人，势单力薄，我们真的能救出我爹及我哥哥吗？”

敖子青严肃的道：

“可以，也许辛苦一些，不过，你放心拚，了我一条命，我也会救出他们的。”

季梦寒全身一震，激动的道：

“不，子青，为了我，你不能有任何差错，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无事……”

“当然，没有人能够分散我们两个。”

两人继续向前走进，突然敖子青停下了脚步，面色凝重，他向来路观望了一阵，微感一怔，低沉的道：

“梦寒，又有人来了。”

季梦寒一惊，悄细的道：

“会不会是梅林门的人，已快到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了。”

敖子青丝毫也不紧张，沉稳的道：

“不知道，光听马蹄声，实在分辨不出，兵来将挡，而水来土掩，别怕。”

说着，他温柔的在季梦寒的额角吻了一下，季梦寒低柔的道：

“只要和你在一道，什么我都不怕，我知道你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我……”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我不会让你有任何闪失的……”

这时，一片如雷的急剧马蹄声，已经清晰而骤密的传到二人耳中，敖子青凝望向来路，道：

“梦寒，蹄声很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们心里可能非常急躁。”

季梦寒怯生生的道：

“这马蹄声响的怪吓人的……”

敖子青已经看到来路尘土大起，尘沙滚滚，一行铁骑，正风驰电掣般向这边狂奔而到。

敖子青舐舐嘴唇，道：

“我实在不愿再闻到血腥，不愿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死尸……”

季梦寒淡淡的道：

“是啊！若非逼到头上，我们最好少杀人，每个人都有父母兄弟……”

在二人说话间，无数铁骑已杂乱的纷纷停下，又在起落不息的马嘶声中排开一个半包围的阵势，极迅速而利落的，马上骑士都已抛镫落地，兵器出手，空气紧张，如临大敌。

每一双眼睛俱是毫不眨动的瞪视着敖子青及季梦寒二人，在包围着二人的骑士中，一个瘦小老者越众而出，傲然而立。

他全身劲装，气度沉稳，双目冷冷的瞥了敖子青二人一眼，不屑的道：

“小朋友，你是梅林门的什么人？莫非想来刺探咱们的实情？说！你叫什么？”

敖子青一听，心放了一大半，原来他们不是梅林门的人，听他的口气，好像跟梅林门有什么瓜葛，彼此过不去的样子。

敖子青静静的望着他，从他的打扮及口气，一时倒想不出他这一号人物。

这老子两撇出羊胡子一翘，怒道：

“小子，老夫要不是看你年纪轻轻的，早一掌劈死你，别人怕了你们梅林门，咱们大雷教可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哼！什么梅林门，自大妄为，他敢惹到我们头上来了……”

敖子青心里道：

“原来他们是大雷教的，莫非这人是雷教的第五教头惊天魔马威足？”

他想着，十分镇定的道：

“请问阁下，是否就是扬名红马一带的惊天魔马威足，马朋

友？”

老人微微一窒，道：

“朋友认得老夫？不错，老夫正是马威足。”

敖子青拱拱手，淡淡的道：

“在下敖子青。”

马威足悚然醒觉，瞪大老眼，脱口叫道：

“鬼箫影敖子青？”

敖子青平静的道：

“不敢，正是区区敖某。”

惊天魔马威足惊喜交加，叫道：

“好风采，敖大侠，果然人中龙凤，怒老夫眼花，误当敖大侠是那梅林门的小辈，真是失敬的很，大侠千万别见怪！”

敖子青清脆的一笑，道：

“言重，不知大雷教此番大举前来，为了何事，莫非与梅林门结有梁子？为何一见面，就认定在下二人乃称梅林门的细作呢？”

马威足兴奋的咽了一口唾沫，沉声道：

“此事说来真是气人，梅林门原本也是名门正教，最近不知为了何故，连续做了几件黑心的事，咱们大雷教与他们原本井水不犯河水，各据地称霸，彼此相安地无事，谁知他们连连抢了咱们不少买卖，本教原本打算息事宁人，他们竟然变本加厉，破了本教三处机构，扬言踏平大雷教，教主忍无可忍，方才命我带人前来煞煞他们的威风，大雷教也不是好惹的。”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道：

“原来如此，又为何认定在下等是细作呢？”

马威足缓缓的道：

“咱们这次大举来犯，声势浩大，梅林门也不是泛泛之辈，沿路出现了不少他们的人，要不是老夫小心应付，只怕还没有到达梅林门，即遭了他们的道，因此刚才一见两位在路上，一时……”

敖子青撇撇嘴唇，笑了笑，道：

“这就难怪了，只是……主教头，贵教如此明目张胆的来，目标过于显著，岂不给对方有所戒备，对各位大大不利，恕在下一直言。”

马威足脸上毫无表情的道：

“咱们大雷教行事一向光明正大，不干偷鸡摸狗之事，咱们摆明了，要跟梅林门好好干上一场，大雷教可不是任人宰割的。”

敖子青清清喉咙，深深的道：

“王教头，俗话说，忠言逆耳……”

马威足威肃的道：

“敖大侠有话但请直言，对于你的英名，本教教主常常提起，言谈之间甚是敬佩，老夫虽未亲见，耳濡目染之下，对敖大侠亦是尊敬，有什么高见，但请敖大侠明示。”

敖子青拱拱手道：

“不敢，王教头，在下觉得贵教固然实力坚强，但梅林门亦非弱小，如此硬拚，并无绝对胜算，反而造成贵教惨重的伤亡，如此大大不利。”

马威足怔了一下，缓缓的道：

“敖大侠说的是，教主为人甚是诚实，他只道咱们明来，对方也会明着跟咱们硬拚，如今大侠一提，倒令老夫不安了。”

敖子青笑了笑，道：

“贵教行事正大，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教头不是在下浇你冷水，一路上，既然遇上梅林门的细作，阁下当知他们早知各位欲来，岂有不作准备之理，难道他们会坐以待毙？而且……各位的人手好像也不够……”

马威足面色凝重，忐忑不安，讷讷的道：

“敖大侠，依你之见……”

敖子青正待说话，一个魁梧的身形一闪，语声低沉的道：

“王教头，难道咱们怕了梅林门不成，即使铜墙铁壁，咱们也要一举把它踩平。”

马威足怒冲冲的瞪了大汉一眼，低吼道：

“退下，我在与敖大侠商议，有你说话的余地？你懂什么？”

大汉不敢再说，恭谨的抱拳行礼，慢慢的退入队伍之中。

马威足缓缓的道：

“敖大侠你有何高见？”

敖子青深深的一笑，道：

“在下正巧也跟梅林门有点过节，或许咱们可以联手对付他们。”

马威足松了口气，兴奋的道：

“太好，有敖大侠相助一臂，要破梅林门当不是难事，此乃大雷教全体之福，但不知敖大侠与梅林门有什么过节？”

敖子青笑了笑，牵着季梦寒的手，缓缓的道：

“王教头，这位是在下的红粉知己季梦寒，她是铁虎帮季帮主之女……”

马威足双拳一抱，宏烈的道：

“原来是人称龙凤的季姑娘，听说铁虎帮前阵子也被梅林门所灭，不知季帮主现在……”

季梦寒颌首致意，幽幽的道：

“我爹我哥哥都被梅林门的人所擒，我与他……敖大侠，正要前去搭救。”

马威足细眯的双目倏睁又闭，肃然道：

“原来如此，可恶的梅林门，莫非想成为武林霸主？否则为什么不肯和其他帮派和平相处，偏要干戈相向？季姑娘你放心，这一次我们不但要给梅林门一点教训。一定会救出季帮主及令兄的。”

季梦寒衿衽施礼，低柔的道：

“多谢各位，小女子代父兄先向各位致谢……”

马威足回礼道：

“不敢！”

敖子青沉和的道：

“王教头，咱们好好商议个计划，梅林门野心勃勃，只怕不好对付。”

马威足深沉的道：

“这还不是仰仗敖大侠的才智，老夫……老夫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当初只是抱着一拚死战，哪有什么顾忌。”

敖子青来回踱了踱，平静的道：

“现在各位的行踪已现，不可能再攻个他出其不意了，如今只有拚杀一途了。”

季梦寒紧张的道：

“子青，你刚才不是说，如此明战，对咱们大大不利吗？”

敖子青点点头，轻声道：

“不错，硬碰硬，胜算不大，而且可损失惨重，但是我们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马威足持重的道：

“怎么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敖子青沉重的道：

“既然各位前来，梅林门早已有备，咱们就不攻其本部，明下战书，约他们在虎脑背决战，以一对一，分出胜负为止，不伤人命。”

马威足喜道：

“这正合本教之意，本教原不想多残杀人命，只是教训一下梅林门的人，不可再如此妄作胡为。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敖子青撇撇嘴唇，嘲弄的道：

“王教头你宅心仁厚，在下甚是敬佩，不过，你们如此未免太高看梅林门的作风了，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个寸草不留，他们可没有你的仁心，你能任人宰割吗？”

马威足莫名其妙的，道：

“敖大侠你用意何在？”

第十三章

敖子青背着手，踱了几步，严肃的道：

“王教头，无毒不丈夫，况且对这一群无恶不作的小人，我们要痛下杀手，教他们永远不能翻身，没有机会残害别人。”

马威足含有几分忧虑的道：

“敖大侠，莫非有什么万全之计？”

敖子青颌首道：

“如果这一仗，必须牺牲贵教此次前来大多数的弟兄，王教头你可愿意？”

马威足用力的点头，沉重的道：

“大雷教虽然不愿多惹血腥，但是全教的教主以下，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即使流完最后一滴血，不会有人皱一下眉。”

敖子青松了口气，沉缓的道：

“王教头，适才在下道，咱们下战书，约其至虎脑背决战，有几点用意，第一，可以免去他们事先设下埋伏或陷阱，第二，虎脑背位在梅林门的后方，梅林门有什么举动，因地势较高，我方也可监视。第三，在下可趁其内部虚空，潜入救出季帮主父子，由此一来，咱们可说没有了后顾之忧。”

马威足正待开口，敖子青顿了顿，又道：

“依在下判断，梅林门的人在决战场中，不管输或赢，决不可能放各位再回大雷教，他们会趁机杀害我方的人马。”

马威足有些紧张的问：

“那比斗不是没有用吗？如果打起混乱，只怕我们要吃亏了。”

敖子青深沉的一笑，道：

“你不必太紧张，在下既然想得到这里，当然另有打算……”

马威足松了口气，笑道：

“你看，老夫一大把年纪了，还不如敖大侠你沉着，惭愧！惭愧！”

敖子青一笑道：

“王教头，当你率领部属前往虎脑背时，由在下带领二十位弟兄，潜入敌区，待在下救出人质时，再由这二十弟兄放火烧了梅门林本部，让他们前后无法兼顾，如此一来，可以减轻我方的损失。”

马威足双手一拍，道：

“妙计，敖大侠亏你想得出来，真乃奇才，奇才！”

敖子青尔雅的一笑，道：

“过奖，不过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不过，王教头，这其中个个环节，咱们要配合的好，在在下未救回人质之前，千万不可与他们打起混战来，越慢功夫越好，如果能待在下回来，那是最好的，所以要尽量投法拖延时间。”

马威足颌首道：

“都照大侠的指示行事。”

敖子青深沉的道：

“好！咱们好好商议一番，王教头，咱们先下战书，再仔细琢磨，看是不是还有漏洞，这一战是场艰苦而火辣的血战，我们

“只准赢不能输。”

两人低低的、细细的商谈起来，冗长不断的语声时徐时疾，而在没有多久，很多人将会在这些字眼的跳动里生存，或者，死亡……

这其中，季梦寒一直温驯的依在旁边，大雷教一千人，个个凝神戒备，没有一个人有不耐烦，惊惧的表情，这给了敖子青极大的信心，他想他们可以好好的跟梅林门大干一场。

大雷教与梅林门约好了正午时分在虎脑背相见，双方分出个胜负。

此时，已近正午时分。

在大雷教扎营的地方，禁卫禁严，明卡暗桩，处处布伏，充满了一片战云沉翳的紧张气氛。

在帐篷内，敖子青正在滔滔而言，大雷教此番前来，重要的角色共有二十余位，都凝神倾听着敖子青的言谕，个个表情严肃沉穆。

秋风栗人，天空中乌云浓重，被山风吹得翻滚游荡，令人看了，兴起一阵深沉的，孤独而苍凉的感觉。

敖子青的眸子澄澈得有如的两颗黑玉，那只斜飞入鬓的剑眉轻皱，那一股傲然不屈的气质，令人心折的在无形中散发着……

外表看起来一切十分宁静，不过，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场震天撼地的血战即将来临，静，是暴风雨的前兆。

静寂使人心头惴惴而翳闷，空气中仿佛有着隐约的血腥，隐隐的残酷，隐隐的凶戾，自然，缺不了沉闷与焦急。

敖子青凝注着各人的面孔，缓缓的道：

“各位一定要记得，咱们以智取，千万不可贪功，能不混乱，那是最好的。”

马威足沉声道：

“敖大侠，你什么时候出发？”

敖子青脸上毫无表情的道：

“算算路程，梅林门的人大概也快出发了，只要他们一离开，在下立即潜入救人，然后尽快的赶到虎脑背后与大家会合。”

季梦寒低低的道：

“子青，我跟你一道……”

敖子青摇摇头，道：

“不，你出现在虎脑背可以混乱他们的戒心，你放心，我一定会救出你爹及你哥，你相信我的能力，我会很平安的。”

季梦寒点点头，不再多说，敖子青又道：

“王教头，选派入潜敌区的兄弟可已准备好了？”

马威足答道：

“都在外头候着，只要敖大侠一声令下，他们便可以动身。”

敖子青长长吁了口气，沉重的道：

“咱们这一次的行动，危险性极大，为了不愿让对方起疑，咱们故意选在大白天，这也增加了咱们行动的困难，希望大家全力以赴。”

大雷教的各位首要向敖子青点头，表示自己的信心及决心！

敖子青站了起来，大声道：

“各位，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好好的大干一场吧！”

肃立两侧的劲装大汉，已蓦然暴雷似的齐喊二声：

“大雷显神威！大雷显神威！”

他们已将人马分配妥当，由敖子青带领的二十人，因为必须潜入敌区，故不得骑马，其他的人个个神勇威勇，神采奕奕登上马鞍，在马威足的带领下，朝虎脑背方向而去。

待他们走后，敖子青回头对二十名弟兄道：

“你们照在下原先设计的位置埋伏，一看在下救出人质，立刻放火，确定火势大起时，马上离开现场，不要跟他们照面，如果听到在下与人打斗时，亦不可现面相助，记得吗？”

有一名大汉沉声道：

“敖大侠，你只身进去内部，不是太危险了吗？让几名弟兄陪你一块儿……”

敖子青摇摇头，道：

“你们的任务是放火，其他的就别管了，放了火就赶到虎脑背与大家会合，你们放火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吗？”

“妥当了。”

敖子青点点头，厉声道：

“走！”

“走”字尚在空中打转，他已如一头大鸟腾空而起，瞬间，已成了一个点，二十名大雷教的手下亦不敢怠慢，个个飞身而起，跟着敖子青的身形，迅速的朝目标前进。

一会儿功夫，敖子青已经来到了梅林门总管的外头，他伏身前进，他感觉得出，里面真的有些安静，只怕大多数的精英都已到了虎脑背，他们没料到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人敢摸进来。

一栋恢宏而广大的巨厦完全是由光滑而整齐的黑色大理石所砌垒，自然流露出一股耸天立地的森森气息，慑人极了。

敖子青望着这幢巨大的屋宇，那绵延伸展的黑色大理石围

墙，他早先根本没料到梅林门的范围如此辽阔，建筑如此恢宏，威势如此厉烈，一般公侯之府第，亦不过如此，他们的野心可想而知了。

巨厦内静寂无声，两扇门重逾万斤，金晃晃的巨门紧闭着，门上所铸的一对金狮兽环，与门上突出的浮雕相映辉，门耀炫目，门楣上，斗大的三个金色篆字：“梅林门”。

门的两侧，有纯白的石雕猛龙各一，雕工非常精细，栩栩如生，四只巨眸注视前方，似有监督来人的神威，神态狂猛，气魄浩壮。

在两座石雕白龙的石基之下，有十数名兵丁连袖至肩，纷缕着一片白梅花，看得出这些梅林门的弟子异常紧张，他们每一只眼睛都大大的瞪着，额上青筋暴露，因为，他们身负重责。

敖子青渐渐的接近，他当然不会傻到从大门前硬闯，他不愿打草惊蛇，他已经看到了在右侧有一扇窗户半启，他以一种令人不敢相信的速度，移到窗下，确定里面空无一人时，他一跃而入。

倚立的一名大头目，探出身子来查探，他好像看到一团白影子，飞了过去，可是，他又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他不敢相信有什么飞禽，飞的速度有这么快，他简直觉得莫明其妙！

有一个尖锐的声音，道：

“张老三，你在看什么？贼头贼脑的。”

另一个粗砺的声音，道：

“怪事了，大白天的，老子像见了鬼似的，好像有一团白白的东西飞过来，老子眼睛才一眨，怎么也见不着了。”

原先那个尖锐的声音又起：

“妈的，你真没有用，见不得大场面，各位师叔去痛宰大雷

教那些狗养的，咱们乐的轻松，难得一天当大爷，你就疑神疑鬼的。”

叫张老三的不服气的道：

“老子宁愿到虎脑背去，在这里面缩头缩尾的，地牢里又关着两个人犯，心里真不好受。”

又有一个沙哑的大汉，开口道：

“老大，上头为什么不把那两个家伙砍了不是省事？留着总是祸根啊！”

张老三老气横秋的道：

“你懂什么？上头是想让那个季老头重整铁虎帮，归属咱们梅林门，老头骨头硬得很，就是不答应，如果要早些答应，铁虎帮也不会垮……”

“不知好歹……”

“沿海五省，什么人敢惹咱们梅林门，那他们自找苦吃……”

那一边——

进到里面，才发现整栋大厦是四合院的建筑，中间的一大片庭院，有树林、有假山、流水，还有一条白石小道笔直通往一排高大的龙柏之前，而这条碎石道的尽头，有一幢大厦，有十数人在看守，看来是四合院内戒备最森严的地方。

四周依旧是无声无息，巡逻之人穿梭来往，俱皆不发出一点声响，时间仿佛停顿了一下，敖子青伺机而动，不敢大意。

他来到了一间寝居前，里面没有人在，有名大汉走了过来，他退入房内，那名大汉鬼鬼祟祟的摸了进来，竟在里头翻箱倒柜。

敖子青藏在衣柜后，一切情形都尽入眼底，他抿唇冷笑：

“好大的胆子！”

这名大汉如雷殒般了一怔，面孔五官扭曲着，心胆俱裂的道：

“你……你是谁？”

敖子青慢慢走了出来，平静的道：

“在下正想问你，你是谁，进来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这名大汉猛一哆嗦，窒息的道：

“你……你是细作……”

敖子青轻视的道：

“那你呢？在下大约跟你差不多，想做一件不让别人知道的事……”

那名大汉嘴角抽搐了一下，全身抖得站不住身，急促的道：

“你是什么人，你别说我来过这里，我就放你走，不叫其他的师兄弟，好不好？”

敖子青咪咪的笑道：

“原来你这个贼在跟我谈条件，你至少得告诉在下，你到这里的目的，否则在下一嚷嚷，只怕你会吃不完兜着走。”

这名大汉看清了敖子青，他黝黑的面孔起了一阵痉挛，颤声道：

“你再不走，我……我就叫……”

敖子青面色一沉，森寒的道：

“有胆你就试试，在下如果不能在你开口出声之前撂倒你，敖子青也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大汉“扑通道”跪了下来，不断磕头求饶：

“爷，你饶了小的命，小的给你磕头，小的……只是想趁师叔不在时，拿点盘缠，小的想离开这里，小的没有什么大过，爷你同情小的，家有老母，小的不能为梅林门卖命……”

敖子青挺立不动，冷森的道：

“你说，铁虎帮季帮主父子关在什么地方，你最好说实话。”

大汉全身抖索，恐惧得很，声音都变了调，结巴的道：

“在曲桥……的下面有个地牢，不过……看守的人很多……而且你也不容易进去……爷你……你还是回去的好……”

敖子青冷酷的道：

“少废话，你只要告诉我，地牢怎么走，曲桥下面有没有暗桩，多少人在把守，有没有机关，快说，你只要有一个字虚假，在下立刻叫你毙命！”

大汉呼吸急促，断断续续的道：

“在假山内……有一块石椅……将石椅前转四后转三……有一条通道下去……就可以到了……不不过……下面的弟兄……都有两下子的……”

敖子青抿着嘴唇冷酷的浮起微笑，沉声道：

“咱们互相合作，你既然坦白的告诉我，我当然没有为难你的必要……”

他话未完，那名大汉突然冲上前来，叫道：

“我杀了你这奸细……”

敖子青的身躯，巧妙极的让开了这名大汉的攻击，单掌一出，“咔”的一声，这名大的脑袋被打的稀烂！

他冷眼一瞥，叹息道：

“太不聪明了……”

敖子青不想与梅林门的弟子动手，好戏在后头呢！他小心翼翼的来到了曲桥前的假山，里面一声音蓦然响了起来……”

妈的，根本没什么事，要咱们哥儿守在这昏天暗地里……”

“是啊！今天早上我还跟马头目商量过，换两个人来，他妈的，这个老家伙狐假虎威，还数落了我一顿，王八羔子……”

“你想，咱们梅林门成立了几十年，还敢来动咱们一根汗毛！偏偏大雷教的不知死活，竟然下战书向咱们挑战，活的不耐烦……”

“说真的，老子还真想去看看热闹，看那些被宰的家伙跪地求饶的样子……”

“可不是吗……”

当他们发现敖子青站在自己面前，一时愣住了，怎么这人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名生有蒜头鼻子的大汉，那双眼睛射出的光芒，又是恐惧，又是愤怒，又是疑问，一颗颗黄豆大小的汗珠子，正从他的额上滴落。

敖子青冷酷的一笑，没有一点人味的道：

“朋友，有请了，昏天暗地的日子不好过吧！”

假山内的光线非常黯淡，映着的两名大汉，脸色近为惨淡。

另一名留着山羊胡子大汉，嘴里喃喃的着：

“你是人，还是鬼……”

敖子青如一尊黑色的魔像般挺立洞内，他没有表情的看着两名大汉，平静的道：

“你们想不想出来透透气？”

那个生有颗蒜头鼻子的大汉痉挛了一下，低弱的道：

“你……你是什么人？”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铁虎帮季帮主父子在地牢里吗？”

留着山羊胡子的大汉，艰涩的吞了一口唾沫，讷讷的道：

“你……你怎么知道？不……不，他们不在这里……你……”

敖子青狂笑一声，肃煞的道：

“你们很合作，不打自招，好！在下喜欢你们这种人，你们的命在下可以不要。”

大蒜鼻子的大汉激灵灵的一颤，沉重的道：

“你是什么人？你敢来梅林门救人？你不要命了……”

敖子青哼了一声，道：

“你再噜苏，不要命的，只怕是你们！”

留着山羊胡子大汉口水上咽，逞强的道：

“你未免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难道我们还怕了你不成，你最好快走，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敖子青进了一步，声音冷得可以凝冻人们的血，冷吟的道：

“在下只要一动，你们两条小命就没有了，你们信不信？”

两人握紧了手中的缅甸刀，山羊胡的大汉怒道：

“你放屁！”

当大汉嘴里个“屁”字才出口，一个身形已暴闪而到，两人本来双目凝注，手中缅甸刀半举，全身肌肉都紧崩了起来，当他们的视线甫始发觉，甚至连如何躲让的意念尚未及兴起，两人同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双双躺了下来，连最后一声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敖子青毫不犹豫，找到石椅，照那人所讲的，前四后三，果然石椅慢慢移动，漏出一个大洞，敖子青滑了下去，一条狭窄的甬道，两盏灯光黯淡，有一股地下特有的潮湿味道。

“什么人？”

一名大汉偏着头，鼻孔大大的张着，狂冲上来，口里叫道：“不要命了！敢闯禁地……”

敖子青不吭声，猝然长身，断刃的光芒暴闪，“呱”的一声，这名大汉的脑袋已被削去一半！

就在断刃闪过，血溅闪飞的时候，四名大汉又冲了上来，敖子青的双脚如电掣般伸缩，四人仿佛被强力弹起的圆球一样，滴溜溜滚摔而出！

仅存的一名汉子，恐惧得连手中朴刀也握不住了，他想冲出去，可是甬道太窄，敖子青又抢在前头，他大叫一声，像喝多了酒的醉汉，踉跄不稳的往甬道尽头奔去。

敖子青猝然起身，在空中一个起落，很快的追上那名魂颤魄散的大汉，敖子青冷冷的道：

“你怎么好苟且偷生？”

那名大汉一张脸孔，简直已被惊惧充塞得变了形，面色惨白如纸，全身抖索得使他的朴刀“呛啷”一声落在地下。敖子青冷笑一声，断刃“霍”然掠起一片银流，暴施掠起一片银流，暴施之下，那名大汉被拦腰断成两截！

这时——

从甬道的尽头又奔来了七八名大汉来，个个脸色青白，惊惧不已，前面五人手中大砍刀“嗡”“嗡”一阵响，他们齐齐的向敖子青的面前砍来——

敖子青叫大一声，鬼箫猝飞，断刃倒掠，左翻右斜，前后施展，血肉纷飞里惨号不息，五名梅林门弟子恐惧地堆成一片，五具尸体，血肉蓬洒，连肚带肠的被绞得块块片片，似无数魔爪活生生扯裂，又活生生的用力投掷在石壁之上，再摔下来。

仅存的三名梅林门看守天牢的弟子，望着血泊中的兄弟蓦然嘶哑着大叫：

“快向吴师叔禀告……有奸细……”敖子青残酷的在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他生硬的道：

“朋友，你既然喜欢跟你的同伴一起上路，在下只好成全了。”

敖子青抖手一摔，鬼箫呼噜噜的纵横翻飞，“噗”“噗”两声，那两名兄弟立即血溅命丧，身上的白梅花被鲜血染得赤红！

敖子青收回兵刃，迅速奔至天牢前，原来天牢里关着不仅季家父子两人，一大间牢房里挤了满满的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个。

敖子青抓紧大牢的铁锁，用力一震，“嘣”一声闷响，锁已被震开了。他急速的道：

“季帮主，季兄弟你们在这里吗？”

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响起：

“是哪一位朋友，老夫季全创，小儿季海奇，你是……”

敖子青低低的道：

“在下敖子青来救你们出去，季姑娘正等着两位出去，快出来。”

季全创披着散发，满脸皱纹，才几个月不见，好像苍老了不少，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与季海奇相互扶持从人群里缓缓走了出来。

敖子青见两人行动慢，道：

“你们受刑了？”

季全创吸了口气，沉重得像脑袋有千万斤一样点了点头。

季海奇脸上神色透出无比的苦涩，道：

“敖子青，你为什么要来求救我们？”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快走！”

他转身对牢内其他的人，再道：

“各位朋友，在下只有一人，无法救出各位，但是现在你们可以自行离开，呆会儿这里可能有一场大火，现在大家快走！”

牢内的人，并不仓惶失措，听了敖子青的话之后，一个接着一个走了出来，敖子青目光一瞥，怵目惊心，暗忖道：

“这些人年纪都不小，看来也都身负武功，为什么被囚禁在此？而且他们都像都受了酷刑，这是什么原因？他们好像也不急于逃命，对生命竟然如此漠视，是看透了生死关，还是根本对人生绝望？……”

敖子青不敢再多想，道：

“各位都还能走吗？季帮主你呢？”

大家朝他点点头，没有人开口答话，敖子青轻轻的再道：

“好！你们跟着在下出去，尽可能不要跟在下同路，因为在下很可能成了众人矢之的，现在梅林门内虚空，重兵外出，各位只要稍微留意，逃出去应该没有问题，在下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说完话，敖子青左右挟着季全创及季海奇走在前头，又从原路走了出来，一出甬路，即到了假山内的石椅旁，敖子青将他们一个个接出，然后再把石椅合上，地上两具尸体仍静静的躺着。

敖子青缓缓的道：

“各位，各自保重了，季帮主咱们走！”

敖子青领着季家父子，沿着进来的路走，一路上虽有巡逻，不过大都只是虚应故事，敖子青等三人稍一回避，很容易就过关了。

突然一阵人影嘈杂，敖子青拉着两人，藏在一个暗处，他心里明白，梅林门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异样，他得尽快离开。

一个声音蓦地自不远处响了起来，恐怖的叫道：

“出事了，我们三个弟兄被宰了……”

接着引起一片骚动，梅林门弟子在迅速搜寻追查，语声嘈杂传到敖子青耳里：

“遭了，全部的人犯被救走了，快……快找吴师叔，不得了——”

“情形不妙，到处都有弟兄被砍，怎么办……”

“啊！这里又躺了五个，吴师叔呢？”

“他到地牢里去了……”

敖子青轻轻闭闭眼睛，忖道：

“刚才我并没有动手杀那么多人，为什么梅林门弟子会损伤那么多？莫非是牢里那些囚犯？……”

不知为什么，敖子青直觉得有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他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决不单纯，可是其中的道理他又想不透。

人潮汹涌，大约所有留在梅林门的人全部都出来了，几个大汉带着人左奔右跑，一面大声吼叫，一面指挥手下的人搜寻。

一个冷厉的声音寒酷的扬起：

“他娘的，你们叫什么！你们这些死人，奸细来了都不知道，

你们吃不吃饭，给我搜！如果不把奸细给捉回来，提脑袋来见……”

随着这人的声音，人声才静了下来，只有匆促慌忙乱的脚步声，纵然规律多了。

待人声稍静，敖子青领着父子快速的寻路出来，两人受伤非轻，自己走路勉强可以。如果要以轻功飞行，事实上不大可能，所以他们走的很慢，一路上还得躲避搜寻的队伍。

三人躲躲藏藏，好不容易出了梅林门，眼角有人影微闪，敖子青冷冷转首，一名大雷教的子弟已到了他的身边，低促的道：

“敖师叔，怎么回事，你进去那么久，又听到里面人声嘈杂。有几兄弟快按捺不住，一直想要冲进去，怕师叔有失。”

敖子青沉声道：

“人已经救出，但对方已经发现了，不过我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敖子青吸了口气，断然道：

“在下保护季帮主父子先到虎脑背去，你们放了火，不要现身，尽快离开。”

这名弟子微一躬身，倒射而回，厉烈的大吼：

“兄弟们，开始了——”

语声甫落，二条人影手中拿着易燃之物，分朝梅林门四周奔去，个个行动快速利落！

敖子青快捷的道：

“季帮主，咱们快走，还有一场硬仗等着。”

季海奇狠毒的叫道：

“只要我还有一条命，誓报此仇！”

抿抿嘴，敖子青朝季海奇瞧了瞧，缓缓的道：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梅林门会付出他们所应有的代价，等着吧！”

虎脑背上。

两方人马对峙而立，已经打了三阵，大雷教输了两阵，梅林门也损了一员大将，双方约定共比十阵，输的那一方，从此不得再与对方争夺地盘。

第四阵即将开始，梅林门方面带头的是他们的门主，“千手佛”白尊，他双目如凤，脸色有股湛然的光采，使人一见心中即生畏。

千佛手白尊此时双目倏寒，沉猛的道：

“该谁在这一阵出点风头了？”

在白尊身后，右面的“第一瓣”中，一具满脸横肉，相貌粗陋的“绝精刀”高青成已应声走出，他先朝白尊躬身为礼，道：

“门主，这一阵由属下来会会大雷教的角色。”

说完，他朝大雷教这边，用手指了指在王教头马威足右侧的一个粗犷汉子，声如雷鸣般道：

“小子，老子看上你了，滚出来！”

呆了呆，那汉子不由顿时大怒，怪叫道：

“好啊！高青成，你这狗操的野种，你他妈拉个巴子，你敢找大爷我，你当大爷收拾不了你！”

“你是活腻了，你等着——”

绝情刀高青成狰狞的大笑：

“要嘴皮子没有用，上来挨刀，让老子试试手吧！”

惊天魔马威足低叫道：

“奇禹，你给老夫退下！”

这名大汉，乃是大雷教的杀手之一，他和高青成同样使刀，武林中人称之为“刀邪”奇禹。

刀邪奇禹斜眼变青。暴跳如雷道：

“王教头，那头瘟猪欺到我头上来，我如何咽得下这一口气，王教头说什么这一阵也应该由我上，我看看是绝情刀绝情，还是我刀邪的刀邪！”

马威足猛然大吼，愤怒如狂的叫：

“老夫叫你退下，混账！”

奇禹立即垂手低头，噤若寒蝉，他仍是满脸怒色，咬牙切齿，欲要生吃了绝情刀高青成！

绝情刀高青成十分狂傲嚣张，他放肆的道：

“怎么，马教头，贵教已经没有人了吗？如今弃权投降，大约还来得及，咱们门主慈悲为怀，说不定放你们一条生命。”

冷冷的，马威足道：

“高青成，你不必大呼大叫，本教自然有人招呼你，你候着，有人来招呼你入土的。”

突然面色大变，高青成咆哮：

“马威足你奶奶的，莫非你想自己上来和我动手不成？老子决不含糊，你来吧！？”

“呸”了一声，马威足不屑的道：

“就凭你？老夫在行道的时候，你还赖在你师母怀里吃奶呢？你要和老夫动手，小丁，你恐怕连个边也沾不上吧！”

勃然大怒，高青成吼道：

“臭老头，你跟老夫卖老？还差得远，你也活够本了，滚出来吧！”

马威足回头一呼：

“一指神通行阳何在？”

人影一闪，一个面目粗犷，留着一大把胡子的豪士，大步踏出，宏声道：

“高青成，这一阵就由在下陪你玩一玩，试试你的绝情刀是不是真的绝情。”

双目如火，红丝满布，高青成叫道：

“你是谁，老子以前没见过你，二三流的角色别白白的来送死，滚回去！换一个像样的，马威足听到没有？”

一指神通行阳哈哈一笑，道：

“在下一指神通行阳，没听过那是因为你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场面。”

额际青筋浮突，鼻孔箕张，高成青厉声道：

“是你活得不耐烦，怨不得你老子了。”

第十四章

此刻——

高青成已自背后抽出他那柄缠着红绸的锋利钢刀，他脸孔凶狠恶毒，咬牙道：

“行阳，虽然老子想放过你，可是你却拚命往鬼门关闯，老子只有成全你了，姓行的，你认了吧！”

一指神通行阳宽大的脸腔越发赤红鲜亮了，他粗狂的：

“姓高的，别在哪里装你娘的人熊，有种你就快亮招吧！咕咚些什么，要干就干吧！”

行阳手中的“大环刀”微斜，“哗唧唧”的金属震抖声响清脆的扬起。

目光冷酷生硬，高青成一字一字的道：

“你准备上路吧！”

这几个字出自高青成的口中，有如凭空响起了旱雷，而随着这叱喝，一抹寒光已掠向一指神通行阳的咽喉！

蹲身、侧首、移位，三个动作化成了一个，行阳的“大环刀”在一片“哗唧唧”暴响中猛斩高青成的双胫！

猝然凌空反弹，背朝行阳，高青成的钢刀蓦地换在左手，由下往上，飞快挑削！

斜掠，行阳大喝一声：

“来得好！”

刀光如雪，猛斩狂砍，凶悍反扑，而高青成行动如电，弹跃

穿闪，左手完全采取不同的路数出招，一下由左往右，一会由下挑上，且大多数的动作都是背朝敌人，以一怪异莫测的反手方式挥刀，其攻势之凌厉迅捷，简直已入化境！

只见刀如链，芒似电，蓝汪汪的寒刃，宛似已化为一波波、一溜溜的流光碧浪，那么汹涌澎湃，围向一指神通行阳！

于是——

在二十招以后，行阳业已险象环生，心浮气喘，攻拒之间，已经看出迟滞缓多了。

梅林门这边，自千手佛白尊以下，每个人都流露出既得意又振奋的神色，他们好像已看见敌人在不久之后，将溅血横尸了！

大雷教的弟子，有些沉不住气的，已经暗暗的鼓噪起来，大有不顾原先的双方规定，届时要冲上去混乱一场的样子。

惊天魂马威足回过头来，向他的手下狠狠瞪了一眼，勉强镇压住他们的激怒，低促的叱道：

“不要丢脸，沉住气！”

斗场中——

兵器的撞击声震得人耳膜发麻，火星四溅，刀光辉映得耀人的眼。

马青成突然单足拄地，连连旋飞，在旋飞中，刀挥如虹射电掠，逼得行阳步步后退，局面越来越恶劣！

他倏忽翻身，刀走偏锋，“呼”的一弹，由肋边反臂倒切，只见血光立喷，行阳狂嚎一声。

“大环刀”业已脱手坠地！

当“大环刀”落地的“哗唧唧”震响犹未静止，高青成又猛的转身，正面二十三刀暴挥，行阳四肢分脱，头颅抽空，甚至连

他粗大的身躯也被斩成了一块一块，浓稠的鲜血混合着花花绿绿的肚肠，瘰疬流淌了一地，他的脑袋在地下骨碌碌的滚动，直到三丈之外还停止不再动。

马威足正面如死灰，周身不可察觉的簌簌轻颤，微微抖着声道：

“这畜牲——”

高青成身上染满了行阳的血，连正眼也不向地下分尸数处的行阳看一下，狂厉的大吼：

“怎么样？大雷教的乌龟孙们，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的榜样，看见了吧！你们再横，再傲，下场就是如此，知道了吧！”

马威足双目圆睁，握拳透掌，仅从紧闭的牙缝里吐出了三个字：

“你等着！”

在一阵死寂之后，突然——

像来自九天的神鸟，快速如电的，一条白色的人影跃入场中，毫无表情的望着高青成，冷冷的道：

“朋友，你的行为跟禽兽没有两样！”

高青成盯着敖子青，大吼：

“你是谁？莫非想跟行阳作伴一块儿去！”

敖子青淡淡的道：

“听清楚，在下鬼箫影敖子青！”

高青成毫无笑意的一笑，道：

“小子，老子不管你是人是鬼，你看到了行阳，你应该知道当人爪牙的结果，命只有一条，好好珍惜自己一条小命吧！”

敖子青舐着唇，冷煞的道：

“朋友，双方约定，点到为止，武林中人，最重信诺，你——这张脸还像张人的脸么？江湖中还有你立足之地吗？”

高青成不由气涌如山，双目尽赤，愤怒已极的咆哮道：

“你敢来教训你老子，我毁约背信？他娘的，大雷教还不是宰了我们一名兄弟，你们的信约何在？你分明讨死！”

一旁的奇禹恨得一个劲的寒着脸：

“娘的皮，是你们先杀了我们两个人，我们才下手杀人的，他娘的，现在你……你简直把行阳凌迟了，你还算人吗？”

高青成狂笑道：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的规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本事你就下场试试！”

敖子青冷笑一声，道：

“你的意思是，大家拚斗至死，谁也不能有怨言，是不是，朋友？”

高青成高傲的一笑，道：

“不错，大家凭真本事！”

敖子青倒背着手，闲散的道：

“好，客随主便，朋友你为什么不出手？”

高青成往前冲出，口中叱声喝道：

“让你去跟行阳作伴，大雷教的走狗！”

千佛手大吼：

“高青成站住，他不是你碰得的！”

可是，业已来不及了，高青成已经抢出了五步之外，红绸钢刀猛砍敖子青！

就在这一刹间——

斜刺里，一条乌黑闪亮的皮鞭已“嗖”的锐响，有如一条怪蛇般飞卷而出，比闪电还要快，一下子到了狂扑中高青成的足踝

敖子青毫不考虑的稍一低身，右腿一拗倏弹，快得令人不能摄视的蹿到了高青成的胸前！

高青成似乎估不到对方的攻势来得比他更快更狠，他的一柄钢刀尚未递到位置，已怪叫着倒翻而出！

梅林门中甩出皮鞭的人更惊得张大着嘴，他快，敖子青比他更快，跟着皮鞭就快拉回高青成了，谁知道对方的攻势先到，已把高青成蹿倒！

高青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后摔倒，“扑通”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自己人的皮鞭偏在此时，一个闪躲不及，打到他的脸上，一下高青成的脸上一条血沟，血流不止，他已晕头晕脑的。

梅林门的弟子飞奔出两位，急忙把他抬了进去，大雷教的手下，也有三名下去场中收了行阳的残骸。

千佛手白尊皱皱眉，道：

“敖子青，你替大雷教出面？值得吗？老夫劝你，命只有一条！”

敖子青怨毒的盯着白尊，四只眼睛，彼此毫不稍瞬的凝瞪着，半晌，他沉静的道：

“在下不为大雷教出面，此次不过来向你讨回一点公道，咱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却卑鄙的令人围攻我，请问这是什么理？”

白尊呵呵一笑，道：

“小朋友还真会记恨，老夫为芙蓉山一事向你致歉，你的确

名不虚传，咱们来谈谈交易，如何？”

敖子青淡淡的道：

“说来听听。”

白尊连连点头，口中道：

“老夫虽然第一次见着你，可是心中一直十分的欣赏你，如果你愿意前嫌尽弃，投到梅林门来，老夫可以给你一个副门主的职位，享有绝对至高的权力，只对老夫一人负责。”

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条件很优厚，实在动人，但……敖子青有个怪脾气，只准别人听我的，我不打算去对别人低头，要麻，门主换在下当如何？”

白尊似笑非笑的乾哼了二声，目光阴阳怪气的在敖子青脸上转了两转，轻蔑到了极点的道：

“在江湖中你是块材料，不过凭你那一点道行，当门主？还差得远！”

敖子青冷板的道：

“如此说来，咱们的交易是谈不成了，不过没关系，买卖不成情意，在下记下你的好意了，容他日有机会再报！”

白尊冷森森的道：

“你太放肆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比斗是不是还继续举行？”

白尊怒道：

“当然，梅林门还怕了大雷教不成？今天让你们一个也逃不了，下一阵，该谁上！”

一个背脊微驼，满脸疙瘩的六旬老人此时缓步行出，他一抹那风干橘皮似的脸孔，道：

“稟门主，这一阵由老夫会会大雷教的小子。”

沉吟着，白尊道：

“二瓣主，你小心了！”

老人躬身道：

“老夫会意得！”

说着，他大步踏出，目注着敖子青，冷冷的道：

“我来请教鬼箫影的绝活！”

敖子青冷淡的摇摇头，道：

“敬老尊贤的道理在下还懂得，阁下虽然不贤但也老了，再跟你动手，岂不大大的不敬，有别人陪你玩，在下不奉陪。”

马威足深沉的道：

“哮狼康易何在？这一阵看你的。”

一个身材修伟，面如重枣的老者，身形一闪，语声低沉的道：

“朋友，老夫来请教！”

形色狰狞的老人，即是梅林门第二瓣的瓣主“驼叟”凌忌仲，他是出了名的狡诈百出，心黑手辣，缠不得惹不起人的物。

凌忌仲狂笑道：

“康老头，你不留在家里，安享余年，却跑来这里，死无葬身之地，可惜哪！”

康易不动声色的道：

“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凌忌仲你休得无礼！”

凌忌仲怒傲的道：

“老夫不信你还能翻上天！”

侧身，凌忌仲右手一柄满是锋利尖刺的大铁锤，看起来十分狠毒隼利。

康易的家伙是一柄锋利微弯的“青虹刀”，刀身青芒如霜，澄莹闪泛似一泓秋水，他看着凶神恶煞般的对手，山停岳峙般动也不动。

怪叫一声，凌忌仲跋扈的道：

“老头，大爷我出手了——”

冷冷的，康易道：

“请吧，姓凌的！”

“的”字才自康易嘴里滚出一半，凌忌仲的兵器那么快伦无比的来到了他的鼻尖，仅只闪了一闪：

“驼叟”康易当然不是泛泛之辈，鬼号着翻跃，在锤尖与锤尖的极小空间穿掠回舞，动作的快速简直匪夷所思，他那微驼的身驱却有着这么灵活的旋纵，委实太出人意表！

蓦地，凌忌仲的铁锤凌空兜下，其准已极，稍差一线掠过康易的耳边，康易倒侧而出，青虹刀翻戮成滚荡的青碧浪花，在他突兀的折转下，左手暴挥，他衣袖之内射出一道寒光！

凌忌仲在一个大转之下，才险险躲过了这致命一击，他狂挥着铁锤，一次又一次的兜向康易，边扯开喉咙怪叫道：

“你这狗杂种，竟然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看大爷怎么收拾你……”

康易身形疾如蛟龙，冷笑道：

“兵不厌诈，还不是贵门的指导……”

青虹刀刹时前，刹时后，一会西，一会东，青虹刀神出鬼没，隼利如电，倏然上指下削，蓦而又左斩又砍，变化莫测，刀锋带

起锐啸，宛如连漫天的风云全招引来了。

凌忌仲等行动凶猛，铁锤“呼”“呼”的响声里旋荡飞兜，往四面八方攻击，非但准头丝毫不差，其快捷的程度更是令人心悸！

有如流云般绕开，康易刀走似流光飞虹，层层叠叠，活溜如织，一下子便是五十六刀各自不同的方向，却在同一时间攻上！

凌忌仲毫不示弱，他的攻拒速度一快起来，简直就像有数十个铁锤在空中穿射飞舞一样，威势实在凌厉的吓人！

这时，双方的拚斗将近四十招……

搓着手，马威足低声的对敖子青道：

“敖大侠，你看……”

敖子青冷静的道：

“马教头，不管哪一方胜，他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马教头别心慌，人质在下已救出，等着看咱们的人火烧梅林门的巢，胜利会属于我方的！”

马威仍然担心的道：

“想不到梅林门高手如云，行阳的惨死情况，你也看到了，康老又每攻不下，真是急煞人了……”

敖子青冷笑道：

“放心，康老比对方沉着，他稳扎稳打，胜算较大。”

两人虽低声说着话，可是目光仍然一瞬不瞬的注视搏杀的进展，片刻也没离开过，敖子青淡淡的道：

“是时候了。”

已经到了胜负将分的关头，拚战中的两人已突然展开了生死一发的豁命狠斗！

凌忌仲异常的暴躁，狂啸连连，左掌暴挥，在一波波的强劲罡力中，他右手的铁锤交互攻击，越来越快，越快越急……

康易则步步紧贴，闪挪游移，彼此间的动作俱是甚快无比，逐渐险危，空气中，似已飘起隐隐的血腥味道了。

蓦然——

迎着搂头罩下的铁锤，康易平射而起，捷如脱弦之矢，“咔”的一声，血光暴现，这位大雷教的长老，左边面颊连皮带肉的，整个被括掉了一大片，连耳朵也被削成一小半。

就在康易血肉横飞的一刹，他的青虹刀已猝然斩向对方的铁锤，不分先后，他急速滚进的身体也仿佛一团球似的，撞进了凌忌仲的怀中。

于是——

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尖长嚎叫颤悠，拔尖入空，响彻四周，凌忌仲双手紧捂胸口，踉踉跄跄的往后退，在他往后到退时，可以清楚看见这位梅林门第二瓣主的胸口竟被开了个小洞。

两只巨眼瞪得铜铃也似，嘴巴张得老大，凌忌仲扁大的鼻孔粗重的喘息，他那凶恶可怖的面孔上，是一种无比精巧愤怒的表情，虽然张大了口，却连一个字的音韵也吐不出，喉咙里咕噜着一阵阵的疾响，他的五官猝然扭曲，脸色急速转灰，沉重得似半截山一样的仆倒于地，两名梅林门的大汉快步扑上，但也仅能抬回凌忌仲的尸体而已。

康易疲倦而又冷漠的卓立着，他的左边面庞已经变成血肉模糊，腥赤一片，他是赢，可是对方留给他的记号，一辈子也消失不了。

康易吸了口长气，步履坚定徐稳的走回大雷教队伍来，两名

大汉忙上前挽扶着他。

苦笑一下，马威足道：

“康老，辛苦你了！”

微微欠身，康易沙哑的道：

“份内的事！”

那一侧，白尊满面怒容，踏前一步，对着马威足忿道：

“姓马的，现在把你的人带回大雷教，从此不与梅林门争买卖，大雷教还是大雷教，今天的帐老夫可以勉强放过。”

马威足面如严霜的道：

“你说的倒好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梅林门却破本教的分支，该算帐的是我们，不是梅林门，十场拚斗还未了，咱们继续！”

狠毒的盯着马威足，白尊酷烈的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怪不得老夫了，大瓣主该你上场了。”

一挥袍袖，敖子青笑道：

“白门主，如果贵门这一场再输的话，还有角色可以上场吗？”

白尊凛烈的道：

“不劳你费心！”

敖子青转头对马威足低声道：

“现在出来这位身穿黄袍的人，可不是简单的角色，他叱喝江湖二十年，不知道使多少黑白两道武林中人见而飞魂，他就是九魂君子留刚。”

马威足有些焦急的道：

“他什么时候入了梅林门？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敖子青轻声道：

“要沉住气，莫露怯气，他也是这两年才在梅林门出现的，他能以资浅的梅林人而高居第一瓣主，其实力可想而知。”

长长吸了一口气，马威足沉缓的道：

“看来老夫只得亲自出马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看来也只有马教头才够得上这家伙。”

场中——

九魂君子留刚一身黄袍，闪闪映光，有如流灿着一身的黄金，雍容而尊贵，这位武林顶尖高手，在场中冷漠站定。

留刚冷酷又阴森的开了口，道：

“这一场，贵教找那一位上来试试身手？”

马威足生硬的道：

“你以为哪一个称得上你？”

那么冰冷的一笑，留刚用手指着马威足道：

“你！”

微微颌首，马威足毫无表情的道：

“很好，老夫也想会会梅林门第一高手的能耐，是不是真如传说中的一样能够翻上天了。”

寒冽冽的一笑，留刚慢吞吞的道：

“我想，凭我的身手，来宰你刚刚好！”

马威足气得筋浮目赤，咆哮道：

“就凭你？留刚，你是叫鬼迷了心窍啦，老夫今天非好好教训你这个不自量力的狂妄东西不可！”

敖子青低声的道：

“马教头，对方的实力不容忽视，别动怒，先平平心，静静气，习武之人最忌心浮气躁！”

做了个奇特的表情，留刚道：

“敖子青是对马威足面授机宜？临阵磨枪只怕是来不及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留刚，对付你，还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你太高估了自己了。”

留刚寒森森的道：

“你别想激怒我，敖子青，等马威足躺下了，下一个就是你，你别得意。”

敖子青淡淡的道：

“在下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只要贵门还有人材，在下乐意奉陪。”

阴恻恻的笑了笑，留刚道：

“姓马的，咱们别浪费时间了，早晚得走，你留恋什么呢？让我送你一程吧！”

厉烈的，马威足道：

“你试试吧！”

敖子青低声道：

“马教头，留刚的功力之佳，业已达于顶峰，千万小心，免为所乘！”

轻轻点头，马威足道：

“放心，老夫不会含糊的！”

场内——

马威足已经和留刚对上了，两个人距离，大约只有五尺左右。

冷冷的一笑，留刚道：

“马教头，几十年来，听说你素无对手，在大雷帮的教头中，你因年纪而排名第五，实际上你是帮内的第一高手，真是幸会之至！”

哼了哼，马威足狠厉的道：

“彼此！姓留的，在江湖中也闯出一片江山，老夫亦是幸会，有缘得很，今天可以看看是梅林门的第一高手猛，还是大雷帮的高手强。”

留刚冷笑一声：

“请多指教！”

怪笑一声，马威足沉声道：

“你不必假惺惺，你的狠在道上赫赫有名，你不用说老夫早就耳闻过，大家各为其主，手下见真章，生死无怨！”

微退半步，留刚刁滑的一笑，道：

“不错，你到了黄泉路上时，别怨我没有事先通知你！”

“嗤”了一声，马威足气涌如山，道：

“有本事拿出来试试吧！”

留刚的行为宛如是一片飘忽的云，只是那么一晃，整个身驱业已凌空，有若一朵黄云般腾飞而下！

马威足原地不动，两掌交叉猛挥，旁人眼里只看见他一个动作，其实，他已经劈了三十一掌了。

动作是连成一气的，快得不能再快，而其掌，劲，含有至精的内家精气，可以碎石如粉，洞壁颓革，威势之大，弥足惊人！

敖子青微微点头，心想：

“马教头的威名并非朝夕，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的功

力当真少见。”

刀邪奇禹站在敖子青身旁，低沉的道：

“敖大侠，依你看，这一场我方的胜算有多少，有没有把握？”

敖子青目光一扫，又快又轻的道：

“四比六，马教头当可以胜，不过，至少得拚过两百招，这一场真是硬战，还好贵教是他出面，否则真不容易。”

奇禹还不放心，他低促又紧张的道：

“可是对方的功夫非常老辣，若万一有失——”

敖子青决断的道：

“奇兄，任何的打斗，谁都不敢说自己有绝对的胜利把握，有时也会阴沟里翻船，尤其像他们两人实力如此相近，只要有一方稍一疏忽，他就会落败，所以在下不敢说我方一定胜，不过依在下看来，马教头不应该输，如果他没有大意的话——”

奇禹疑惑的道：

“我看他们拚斗的那么激烈，招式狠辣，可看不出那一方会胜……”

尔雅的一笑，敖子青道：

“你等着就是了。”

这时——

似赤红来自九天，留刚长射而起，黄澄的袍袖膨胀旋舞，手中银芒如电，璀灿耀目，一柄觉窄如人食指，软韧似带，长逾丈尺的精链锋利的彩虹剑闪出！

闪耀的剑刃划破空气，响起尖锐的啸声，那啸声凄凉的像是鬼哭，也宛似一头受了伤的野兽在哀号，“嗖”“嗖”“嗖”……

马威足脚步奇幻的一旋，颈项迅速摆动，堪堪躲过留刚那溜

寒芒的同时，他的右掌连挥了一次，闪电般劈向对方肋下！

留刚在半空飞快翻滚，一个空心斤斗紧跟着一个空心斤斗，竟然一口气悬空连做了十一次翻滚，而马威足的十一掌，便全部带着呼轰罡力，稍差一线的掠过留刚的身侧统统落空！

马威足的身形连转得有似狂风赶云，只见银蛇也似的闪电一溜擦过他的身边，倏现又灭串连成一条条的光带，仿佛流星的电尾在交相穿织，明亮灿耀，令人目不暇接！

八十招过去了……

斗场中两人幻成了淡蒙蒙的烟雾，而烟雾又融隐在弥漫的灰尘里，只见银亮的寒光在以惊人的快速掠射，雄浑的劲力在呼号着冲激。

人影在飞，在闪，双方的出手换招，攻拒挪移，早就不是旁人所能看得清楚的，真是一场名符其实的龙争虎斗。

奇禹不禁面上变色，暗暗吸了口冷气，忧虑的压着嗓门道：

“敖大侠，看不出谁打谁，留刚这小子的功力高到这等地步，实在……”

敖子青也有点惊讶，对方的实力比他想像中高明的不少，他日不转瞬，全神贯注的留意着场中的发展，沉沉的道：

“想不到这小子如此凶悍，梅林门的第一高手，实力不容忽视……”

奇禹一听敖子青的口气也无甚把握，他焦灼的道：

“敖大侠，马教头是这次行动的主子，他可不能败啊——”
舐舐唇，敖子青低声道：

“应该会赢……”

留刚的身法非常凌矫，招式狠厉峭险，锐不可挡，马威足出

手捷猛，有如雷电，劲力倏长，镇定稳健，这一仗胜负难卜。

斗然间——

场中响起一片隐隐滚动的风雷之声，几乎不分先后，一串尖锐的兵刃破空长啸也跟着扬起……

这两种声音合在一起，简直就能撕裂人们的耳膜，将人们的神智全瓦解，双方人马，个个提心吊胆，惊惧不已！

两条人影猝然离开，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再度缠斗于一处，两人都已经拿出各人压箱的绝学做着豁命的搏斗！

像是铁杵似的劲力呼呼轰轰的挟着雷霆之威扫荡掠击，一波接一波，一轮跟一轮，串连续合，不止不息！

而银蛇似的光芒则宛如极西的流电，带着森森的寒气，穿射纵横，幻起无限的光圈，光弧，又洒出千奇百怪的光条，光影，天地之间，似乎在一刹里全被这些东西充斥了！

极为迅速的，场中二人的龙争虎斗，已在短暂时间里，互展了一百余招……

霎那间——

留刚倒弓着背，宛如突然失去重量似的飞向半空——大口鲜血喷洒向下，整个人软软的反栽下来，彩虹剑也抛出了老远！

就在留刚抛向半空的一刹，马威足也狂吼着打着旋转自战圈中连连翻出，每一旋翻，由于身体的转动，便溅起一轮一轮的鲜血！

敖子青上前扶住了马威足，只见他浑身上下，包括面孔，布满了道道纵横交错的剑痕，腥红的皮肉全都鼓紧着倒翻向外，其状凄厉可怖，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敖子青急切的道：

“马教头，伤得如何？”

业已陷入虚脱的马威足无力的摇摇头，敖子青向左右道：“再设法治伤！”

大雷教的弟子，七手八脚的把马教头扶下去。

敖子青对奇禹道：

“马教头，在下只得僭越，放肆一遭了。”

奇禹点点头，悲愤的道：

“全凭敖大侠作主！”

白尊朝着敖子青露齿狞笑：

“看来，敖子青只剩你一个角色唱独角戏了。”

敖子青心中难免有些焦急，梅林门那边仍未见到浓烟，如果不能顺势的按照计划行事，大雷教只怕会遭受重大的伤害。

冷冷一笑，敖子青：

“白门主，你们人数比大雷教多，但是兵在精不在多，你不要太乐观了。”

摇摇头，白尊道：

“事实胜于雄辩，敖子青你犹自嘴硬，仍然无济于事。”

敖子青轻拂袍袖，道：

“人算不如天算，白门主再怎么精明，总也有疏漏的地方。”

双目睁大，白尊疑惑的道：

“姓敖的，你此话何意？”

敖子青平静的道：

“白门主早知道大雷教将大举来侵，贵门原可以好整以暇，为什么还要答应到虎脑背来作一决战？如此不是多此一举吗？”

豁然大笑，白尊道：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大雷教不自量力，竟敢大举来侵，

咱们梅林门为尽地主之宜，表示诚意，移军至此屠宰大雷教，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换个地方，又有何妨！”

微喟一声，敖子青道：

“白门主果然好度量，不愧为一方霸主，只可惜瞻前不顾后，贵门此次胜算不大！”

勃然色变，白尊怒道：

“姓敖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要不是因为本门主爱才，早就将你这个狂妄之徒收拾了，你该有心里准备了。”

注视对方，目光炯亮如炬，敖子青沉重的道：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窝，成了丧家之犬，不知道是什么样，在下真想看看那副傍徨无依的样子。”

白尊警觉的转头看看梅林门本部，一切无异，他哼了哼，嗤道：

“小子，你别以为如此就能逃过此劫，老夫今天要收拾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敖子青淡淡的：

“这是必然的结果。”

这时——

第十五章

一挥手，白尊双目如火的嘶哑叫道：

“梅林儿郎，狠宰啊！大雷教的鼠辈们一个也不能留！”

敖子青大吼道：

“白尊，你乃武林尊长，岂可背信？怕江湖同道不齿吗！”

狂笑入云，白尊叫道：

“胜者为王，什么人敢对白尊不耻？那你活得太久，腻了，给我杀——”

一声石破天惊的杀喊声响起，敖子青移目瞧去，数百余名的梅林门弟子立即分向两边冲上！

眼见对方的人马已经迅速的往这里冲了过来，敖子青叫道：

“大雷教的弟兄你们还在等什么！”

须臾之间，梅林门、大雷教两方面的人马已经混战成了一团，只见刀赛雪，势如虹，杀气腾腾，惊天地而泣鬼神！

刀邪奇禹对上了梅林门第五瓣瓣主苦心鬼头施少云，驼叟康易则与绝情刀高青成及一名白汉子厮杀在一起，有人虽然已负伤，但仍勇猛无比！

“金狐狸”易连航手中一条三节棍，力敌梅林门第一瓣瓣主“鬼爷”黄天。“神铃”葛全浪手中一只长逾丈二的纯铜“二郎棍”，独挑了梅林门的二大高手尤昭及官蔚，在芙蓉山铙羽而返的龟甲萨吉化也出现在战斗上。

梅林门不但兵多，而且将广，大雷教却显然差多了，为了不

使自己的弟子伤亡太多，大雷教的要角几乎一个人都要面对数名梅林的厉害人物，所以时时险象丛生，处境危急！

敖子青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虎脑背今天要成了修罗场了。

非常尖锐而刺耳的，一个声音蓦然响起：

“梅林五煞，把敖子青一并宰了！”

敖子青向语声传来之处飞快一瞥，已然看到白尊站在远处，对着他的护身五人吼道：

当白尊那“了”字音落之际——

人影倏闪，“响雷”冒广急掠向前，同一时间，“白煞”韩仰山、“镇天”巫鸣、“九剑士”徐勇、“穿心枪”洪忠明已自左右冲上夹击，同遭寒光映日，兵刃纷纷，像潮水般围攻而至！

就在响雷冒广尚差两分触及敖子青的鬼箫之际，他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动作，快得不能再快的，锋利的断刃已如怪蛇般倏而闪缩，径向自己咽喉刺来！

这像是一张连串而模糊的图片在急速拉扯，动作是连成一气的，响雷冒广完全没有时间看清一切，已被那突来的断刃逼得狼狈翻出七步！

敖子青身形闪晃如雷纵电驰，剑光上下翻飞，几招之下，已将梅林门五煞逼得连连倒退，手忙脚乱！

虽说敖子青的一身绝活已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但梅林门五煞是白尊的贴身护卫，都是相当高强的人物，他们过于自大，以为一两人联手或许奈何不了对方，合五人之力应该轻而易举，他们太低估了自己的对手，所以一上来，即露出破绽！

敖子青目光冷峻而残忍的平视着，没有一丁点情感存在，手中断刃再次长掠之下，蓦而圈回，匹练过处，有两名偷袭的梅林

门弟子已被拦腰斩死在地！

就在他断刃上的血滴甫洒落之际，两股白光已似箭般交叉绞到，来势之急、之猛、之狠，可谓至极！

“当”的一片震响，已巧妙无比的挡开了正自后面追到的那两道飞箭般的白光。

脚尖在地上急旋，他已轻灵的转过身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三角形的面孔，长发迎风飘拂的镇天巫鸣！

敖子青冷冷一笑，反臂架开了九剑士徐勇还攻而至的剑，猝然右掠七尺，剑尖自镇天鸣的腹下划过，在宛鸣捂腹长号里，他又如疾风般连连挡出了九剑士徐勇的九次猛击！

又是两次回旋，一度长剑，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各位朋友，滋味如何？”

九剑士徐勇长剑挥霍如电，寒光白芒，仿佛风起云涌，又似流虹飞织，一口气劈出十三剑后，他不甘示弱，寒森森的道：

“梅林五煞之名将令你永世难忘！”

他的语尾尚未收住，长剑似带般缠卷而出，同一时间，洪忠明的穿心枪已猝然飞来，响着一片沙沙的响声，惊心动魄，而又力道沉雄的袭向敖子青的全身上中下三盘。

敖子青一点也不惊慌，鬼箫上下点戮，左右砍截，断刃连串的光影，划裂空气，强悍而辛辣的劈到穿心枪洪忠明。

鬼箫像煞九天的游龙，倏而狂翻疾舞，连片的光芒扩展中，九剑士徐勇的利剑已被斜荡而出的敖子青嘴中“嘖”了一声，大笑道：

“好个梅林五煞，好个九剑士，五人中你最行，只怕会死得更快，天忌英才！”

在他语声传扬里，他人又如魅般飘掠出来，手起箫落，只在人们的呼吸间，又被他一路斩倒五人，替一名大雷教弟子解围！

双眸环视，他发现季梦寒正在吃力的陷入层层包围圈中，数十名凶神恶煞似的梅林门弟子在周遭往回围攻，遮天蒙地的刀光剑影，好不惊人！

季梦寒的剑术不弱，尤其她身材窈窕，身法灵活而狡钻，纵跃术极为高明，她完全凭靠超绝的身法应付她的敌人，但是，渐渐的，这位美艳的姑娘已有些招架不住了。

奇禹的“邪刀”闪击流灿，凌厉无比，冲起如飞虹，翻转似龙腾，金芒弹溢，令人目眩神迷，真不愧是大雷教的一名猛将。

和奇禹对敌的苦心鬼头施少云，也施出混身解数，密云二十闪，双掌沉雄威猛，快捷犀利，再加上一个虬髯大汉的助阵，已逐渐占取上风。

这时，人声叱喝，呼喊不绝，刀光剑影，闪耀生辉，双方的拚杀充满了血腥。

敖子青的断刃一颤一动，一道浑厚的光墙已蓦然筑起，“当”“当”连响，三柄兵刃被震起老高，微微一闪，敖子青已飞身而起，在空中猝而转侧，又将追来的响雷冒广的攻势逼退。

在一轮如极光电火的快攻中，再度杀退，满身大汉的白煞韩仰山，于是，有如一颗星，优美的落向季梦寒身旁。

季梦寒正架开了两柄单刀，全身一缩，又巧妙的躲过了一名大汉劈来的三鞭，另外还有一只花枪，已泛着精亮的光芒刺向她的背后。

就在那只花枪隔着季梦寒的背部尚有三寸之际，便仿佛忽然间所有空气都凝结了一般，再也刺不进去——敖子青强而有

力的手掌，正紧紧的抓在枪杆之上，任凭有撼山之力亦动弹不得。

持枪的梅林门弟子，是个黑脸的大汉，他急忙转首瞧去，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是什么人，抓枪的手掌已倏而抬起，正好打在大汉的下巴上，那壮硕的大汉，像朵棉花似的一个跟斤斗翻跌出五步之外！

季梦寒目光回转，正好看见那只枪在其身后落下，敖子青正朝自己露齿一笑。

梅林五煞除了受伤的镇天巫鸣外，四人见敖子青游斗之余，还有余力对付其它梅林门的弟子，不由气得齐吼一声，一哄围了过来。

敖子青手中鬼箫趁势前递，断刃一抖一颤，已准确无比的拨开九剑士徐勇的长剑，一个大旋转，右腿飞起，三名梅林门的额角血如泉涌，惨号着栽倒尘埃。

洪忠明穿心枪泼起风似的汹涌的挥来，敖子青洒脱的笑笑，断刃如蛇似的黏上了对方的兵器，又猝然顺着滑溜的穿心枪削下，在洪忠明的枪影纵横里，他独能拿捏如此正确，的是不易了。

于是——

洪忠明的面孔一变，亡命似的抽枪后跃，趁着这个空隙，断刃微一伸缩，像煞蛇信吞吐，又自一名梅林门教徒的目眶中穿进拔出，连带出一片血浆残珠。

季梦寒长剑隔开了两件兵器，有些寒悚的叫道：

“子青，怎么对方人这么多……我……我杀得有些手软了……”

敖子青断刃如云河群星，点点洒洒，一口气逼开了周遭的围

攻中，口中低促的道：

“放心，梦寒再用不了多少，我们会赢的。”

他又狂涛般连出二十一招，道：

“你自己小心，人多，有时我顾不到你。”

季梦寒被逼退了两步，急促的道：

“你也小心，我应付得了……”

有点点汗渍自敖子青发际渗出，他顾不得抹拭，双腿连续翻飞踢去，几声“砰”“砰”大声倏起，二名梅林门弟子满口鲜血的倒栽出七尺之外。

极为快速的，响雷冒广露着狰狞的杀气，一个箭步冲上来，抖掌便劈！

敖子青厉叱半声，回身拦截，他的脚步适才移动，一股如带似的白光已霍然卷到，寒气袭人。

像是一块顽石，敖子青蓦然倒向地面，身驱一旋，宛如一个大轮盘般转动起来，攫来之人正是九剑士徐勇，他狂笑一声，剑光赛雪般纷纷飘落，招招式式，俱是袭向敌人要害。

电光石火般二人连交换了十招，敖子青双手忽地一拍地，头下脚上直飞而起，双脚竖立如锤，奇异的蹴向扑来的白煞韩仰山。

白煞韩仰山不由大吃了一惊，速忙撤身微退，敖子青的身驱已似劲矢般奇妙而不可思议地倒飞着自韩仰山肩头穿过，左掌倏出，当敖子青身形落地，韩仰山已脑浆并流的尸横就地。

敖子青一口气尚未喘过来，洪忠明的穿心枪呼啸中，自敖子青的右胸前划下，他忍着胸腔痛苦，猛然吸了一口气，断刃削去了洪忠明的握枪的手指，一声惨叫，洪忠明退到了七步外！

梅林五煞伤了三名，现在只剩下响雷冒广及九剑士徐勇两人了。

响雷冒广像疯了一样，悍不畏死的冲过来，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冒广退下！”

一听这喝声，冒广像泄了气的皮球，恶狠狠瞪了敖子青一眼，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垂头丧气的从场中退下来。

敖子青虽击退了梅林五煞，他身旁的敌人仍然很多，他的断刃寒光倏闪，在空中划了一道诡异的弧形，又连连闪了五个小圆，似一条寒森森的光影，在大弧与小圆中穿过，直到敌人的前胸。

这精绝狠厉的刺势，仿佛是西天的金光一闪，又像是恶魔的咀咒降临，在人们的意识上，几乎是永远无法躲避的一击！

于是——

一个活生生的魁梧身驱翻滚而出，在翻出五尺之外后变成了两截，上身滚在前面，下半身却身斜刺里飞出，红嫩蠕动的肝肠流溅一地，呕心而刺目！

突然一声闷噪，敖子青目光急忙回转，发现了一幕惊人的惨像，在五丈之外，康易浑身浴血，面孔扭曲，双目怒瞪欲裂，手中却在挥舞着一具尸体，因为他的兵刃已失，竟以尸体做为阻挡敌人的攻击。

每挥舞一次，康易鼻孔与嘴巴里便冒出一股鲜血，仔细一看——那具尸体是绝情刀高青成，他用高青成的尸体招架着四名大汉的攻击，地上，尚躺着一个，头颅已被击得血肉模糊。

康易的脸早已被凌忌仲削去一半，看来已经非常可怕，而今

他身上更被剖开了好多条血肉翻卷的恐怖伤口，肝皮上更被刺破了一个洞，蠕动的肝肠，已有小半截溢了出来。

敖子青愤怒不已，毫无感情的喝道：

“你们也到了时辰了。”

“了”字出口，人已电射向围攻康易的大汉身侧，他身形甫落，抖掌挥出，一大片连绵掌影，有如天网骤罩，劈向二名大汉，刃芒如虹，直取右侧两人！

就在这同一时刻，二名大汉被敖子青逼得东蹿西跳，而二人更是魂飞魄散，急急想跑，敖子青冷叱一声，口中叫道：

“朋友，来不及了！”

四名大汉无一幸免，个个连连翻滚了数次，带着骨折肉裂之声，带着如泉的鲜血，沉重的飞跌出寻丈之外，砰然落下。

目光一瞥，敖子青恨得咬牙切齿，季梦寒正头发披散，仿佛疯狂般拒敌着响雷冒广的猛攻，另外，尚有六名梅林门的大汉在协助围攻。

敖子青红着眼大叫一声，抖手便击向六名大汉中靠右边的两个。

一名大汉冷哼一声，反手就是连环五刀，另一名抖手便是三剑，泼风似的搂头盖脸砍向敖子青，芒影挥霍，寒光凛烈！

敖子青在刀芒剑影的交织下，丝毫不做躲避，身形略一摇晃，已奇妙无比的猿身而进，两名大汉同声大叫一声，刀剑急削

仅是慢了一分，犀利的刀锋冷光才泛，两名大汉的内腑六藏已在狂喷的鲜血中被敖子青的断刃破腹抓出，一大团血淋淋黏糊糊的蠕动肚肠，流在地上，红红绿绿的，呕心至极！

季梦寒的手中剑被响雷冒广一掌震飞，她的衣衫上染满了血迹，秀发披散，她无助的瞥了一眼脱手飞去的长剑，冒广的狞笑下，梅林门四名大汉同时自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劈落。

敖子青的身影，在这时恰好赶到，他像煞地狱里闯出的厉鬼，不顾一切的冲入刀光冷芒之中，“嗖”“嗖”的刀锋擦贴而过，敖子青衣破肉绽，血肉并溅，同一时间，他的双腿也似横地的铁杵，猛扫而过。

于是——

四名梅林门的教徒齐声惨噪，每个人的下场都自膝盖以下被生生扫断，白森森的骨骼附沾着腥红血肉，似乱柴般暴飞四迸！

响雷冒广顾不得白尊不准他与敖子青斗，免得五煞全遭伤亡，他此时一张紫脸已涨成血红，他喉中像野兽低吼着，掌风腿影狂舞猛砸，骤雨般重重落向敖子青！

敖子青全身是血，右手倾注全身之力，猝然一挥，一阵尖厉的长啸倏起，当他的左肩一连被对方猛击了十二掌时，响雷冒广也像一堆废絮斜斜摔去五步之外，他的额心眉际，不偏不倚的深深拂着一件闪亮物体——鬼箫中的暗器闪魂矢。

一丝残酷的令人不敢正视的冷笑刹时浮上敖子青唇角。

一旁的远处注视着敖子青的白尊，目睹之下，不禁又急双怒，狂吼一声：

“敖子青，老夫来会会你！”

敖子青用力吸了一口气，内腑一阵抽搐绞痛，像是有人在用力扯动着，缓缓的，他强自定了定神，缓步向白尊走去。

白尊大马金刀的站在哪里，朝着敖子青露齿狞笑，道：

“你虽然勇猛，但是对整个大局仍然无济于事。”

汗水自敖子青的发脚眉尖流出，他吸了口气，淡淡的道：

“到目前为止，贵门的确占了上风，不过，在下大概也折了你不少爱将吧！”

好整以暇的轻拂袍袖，白尊道：

“梅林门所属，个个效忠，死而无憾，你不必为老夫惋惜，多替自己的处境设想吧！你好像伤得不轻。”

摇摇头，敖子青道：

“在下这一点伤也妨碍不了在下的实力，呆一会你会知道，在下是越战越勇。”

冷冷一笑，白尊道：

“你也太狂了！”

敖子青冷硬的道：

“本性如此！”

勃然色变，白尊怒道：

“听着，敖子青，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答应改投到梅林门来，今天的血债咱们一笔勾销，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老夫绝对答应。”

敖子青冷淡的撇了撇嘴，道：

“在下有两个要求，你可以任选其一，你放弃梅林门由在下接掌，或者你干脆自毙在在下眼前，彼此不费一兵一卒。”

仿佛被人踢了一脚似的，白尊蓦然暴跳起来，大叫道：

“好个乳臭小子，本门主多年来向未曾见过如此张狂之徒，老夫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的狗胆倒真不小。”

敖子青依旧没有生气，缓缓的道：

“老朋友，在下已为你退一步想了，你如果执意下去，你的老骨头会被扯开的。”

白尊瞪着眼珠子，手指敖子青，咬牙切齿的道：

“老夫纵横江湖四十余年，刀山剑林，水里火里，全都上过下过，出过进过，今天老夫一定要掂掂你的份量。”

敖子青语气冷冷的像万年玄冰一样：

“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怕你已经比不过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子了。”

白尊哼了一声，粗着嗓子吼了起来：

“你试试！”

白尊右袖倏飞，才一挥袖的功夫，他人已到了敖子青身侧，手掌却插向敖子青的咽喉，那等快法，简直无法比喻形容。

敖子青蓦而一个旋身，身形旋转中，以几乎不易察觉的速度攻出二十三掌七箫，出手之快，宛似所有的招式在同一时间，一气使出。

白尊暴吼一声，就像随着空气飞舞一样，整个人在半空里滴溜的旋耀起来，他双袖兜风呼呼振荡，掌爪伸缩如电，令人目眩神迷，防不胜防！

但是——

这一连串凌厉的掌势，却全然在瞬息间落空，敖子青瘦削的身躯神冥至极的做了一个弧形的转折，角度之妙，恰巧在白尊掌势威力边缘！

白尊狂吼一声，电光石火般跟身而上，掌腿齐出，无边无际的急攻狠打，出手的确威猛绝伦，之快、之狠，简直匪夷所思！

敖子青见白尊举止稳健，精气内蕴，知道其名声所系，千佛

手之名确非虚传，他的掌力真可断柱裂碑，拆人兵刃！

敖子青双眸凝聚，嘴角含着一丝淡淡的冷淡，身驱上下翻飞，有如一股虚幻的烟雾，在一片片犀利的劲风中掠走，一阵阵刚烈的巨力中游移，几乎不可思议的做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腾挪之术。